

 禾林小说
HARLEQUIN®

风火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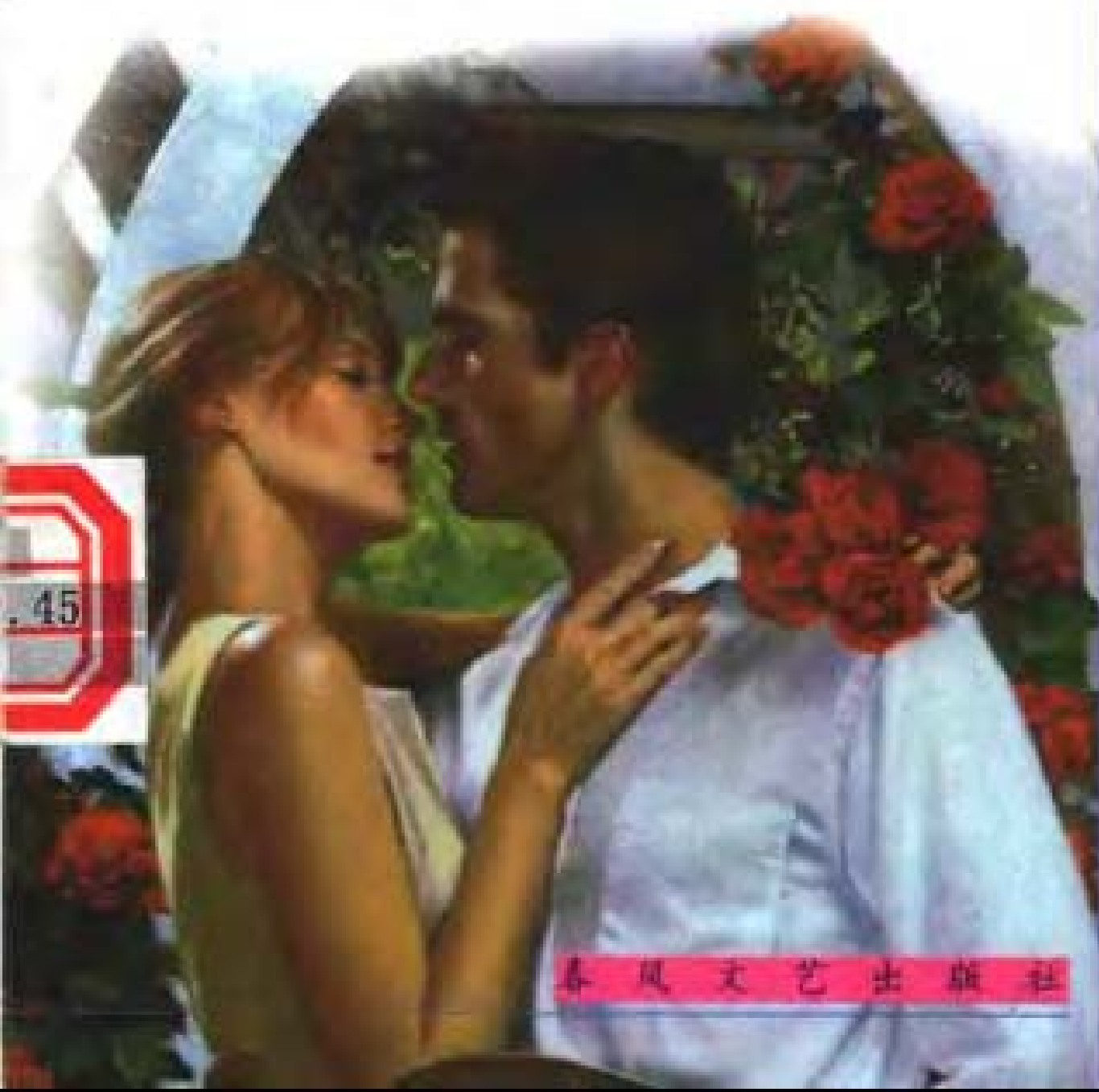
A Faulkner Possession — Margaret Waj

[美] 玛格丽特·韦 著 李立梅 译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 磨新初夏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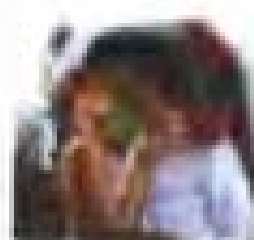
禾林小说

初夏的清新感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禾林小说—让天下有情人成眷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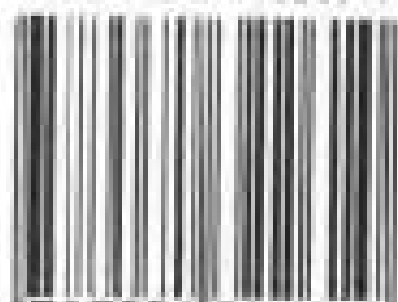
【读者禾林】

读禾林，就像旧梦重温，读禾林，充满无限企盼。在文字的音符中，我的心情也在随之翩翩起舞。

——大连读者

她是风和火的化身。时而热情似火，时而飘忽如风，让人难以捉摸，令他无法忘怀。他是主人的儿子，她是佣人的女儿，来自家族的重重阻力横亘在他们之间，最初的爱恋遭到了伤害。她远走他乡，企盼着能找到忘情之水，却不知他的身影早已闯入她的心湖，萦绕不去，无法挣脱……

ISBN 7-5313-2261-7



9 787531 322610 >

ISBN 7-5313-2261-7/1.194

定价：11.00元



* T165684 *



禾林小说

HARLEQUIN®

禾林系列小说丛书 爱情罗曼司系列

风火恋人

[澳]玛格丽特·韦 著 李卫冰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火恋人 / [澳] 韦著; 李卫冰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5

ISBN 7-5313-2261-7

I. 风… II. ①韦…②李… III. 长篇小说 澳大利亚 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0745 号

A Faulkner Possession

Copyright © 1996 by Margaret Way Pty.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ranslated by Li Weibing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
全部或部分内容及进行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

*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Harlequin®、禾林, 及 Jocx Device (谐角图样) 商标
为加拿大禾林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05 千字 印张: 7 插页: 4

印数: 1—15000 册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邵 丹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何海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261-7/I·1964 定价: 11.00 元

初夏的浪漫魅惑

初夏的脚步踩着金色的阳光一路蹁跹而来，南来的熏风中隐隐传递着远山野花的讯息。料峭的春寒早已远去，炽热的炎夏尚未来临，在这个闲适而惬意的季节里，多情的你何不试试禾林的浪漫配方？三分激情，三分神秘，三分诱惑，再加上一分狂野，用柔情之水加以调和，便构成了十足的浪漫魅惑！

在悠闲的南方风中，他念念不忘《北方有佳人》！一幢酷似《飘》中塔拉的府邸，一个身世如谜、性格如郝思嘉的女子，一连串的悬念迭起，所有这些与他和她的重逢交织在一起，让人心动，令人心悸！

两个刁钻古怪的孩子，一个神秘莫测的男人，一段众说纷纭的往事，却让那位温博罗王国的《化身公主》为之情牵心动！王室婚恋的经典之作，看过决不后悔！

金发美女 VS 阿拉伯酋长？传说中的示巴女王是如何征

服所罗门王的？《素馨之惑》将再现这一传奇！

宿醉初醒，头痛欲裂，而更头痛的事还在后面等着他！在这美丽的《夏日天堂》里，一段诙谐幽默的爱情戏就此上演！

青梅竹马的恋情，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究竟哪一个会占上风？貌美如花，却又性格刚烈，她是他永远的《风火恋人》！

你准备好了吗？穿越日常琐事的羁绊，将心放逐于禾林的情趣天堂里！



第 1 章

下课了。大部分学生和老师早已经走了，只有罗丝琳还继续坐在桌旁，望着西摩女子学院修整一新的草坪和花园沉思着，往事清晰而又痛苦。时间在延续着，罗丝琳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学校的场地上有许多盛开的蓝花楹，草地一片翠绿，远方是阳光照耀下淡紫色的雾霭，但是，这一切渐渐地在她眼中幻化成了……

一望无际的沙漠……烈日横扫着绵延数百里的红色沙地……风堆积成的沙丘被落日的余辉镀成了金字塔……一个黑发的年轻人骑着一匹漂亮的银鬃马，神采飞扬……前面坐着一个娇小的女孩，一双大大的、黄水晶般的眼睛满含着无限的爱意。

马康巴。马什·福克纳。一想起这些，她就无法平静。曾经是她的白马王子的马什，现在却要每天努力忘掉他。过去那刻骨铭心的恋情，如今已是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回忆。而回忆总是随时能够占据人的大脑，如同往日情怀难以消逝。

罗丝琳的眼睛有点儿湿润了。她倒在椅子上，两手紧紧抓着红木扶手。忘掉过去她并不是没有试过。她曾拼命想驱

散萦绕于心的往事，但那过去的点点滴滴却时时闪现。她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痛苦肆虐着她的每个细胞。

在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每次学校放假都只意味着一个结果，就是要回到马康巴。回到福克纳家的统治之下。这个家族畜养着一个巨大的牛的王国，横跨幅员辽阔的昆士兰州，从中心的沙漠到茂密的北方热带丛林，一直进入北部地区一望无际的荒原，这里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巨大垦荒带之一。福克纳家的祖先经过不断开拓，为子孙后代创下了一份殷实的家财，历史上曾一度辉煌，并且广交豪门，包括印度王公和数不胜数的重要人物。

罗丝琳的妈妈就是这个家族的女管家。她漂亮、勤劳，对主人绝对忠诚，在福克纳家已经工作了十年之久。她生性倔强，冷静的外表下面，有着一颗聪明、热情而高贵的心。罗丝琳不禁想到，妈妈是我所有的一切，然而却是福克纳家的附属品。本来她可以一起和我在这里过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但她却要继续在福克纳家服务下去。一想起来，罗丝琳就觉得无法忍受。自从她能够赚钱以来，她生活的最大目标就是报答她的妈妈，补偿妈妈这么多年来所作出的牺牲。她有一所房子，里面有卧室，她和妈妈可以住在一起。为什么妈妈一定要选择留在马康巴呢？这个事实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哎，上帝！



起身的时候，由于太猛，书桌边的一叠教科书滑落在地上。罗丝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弯腰去捡书，这时，低年级的理科老师戴维·阿诺德走了进来。看到罗丝琳，他马上跑了过来。

“我来捡，罗丝。”

在戴维的心目中，年轻的罗丝琳·恩绍是他生活中的一道亮光。她苗条优雅，个子不高也不矮，双腿修长，有着轻盈曼妙的曲线，一头如云般的黑发有时飘散着，今天则是整齐地系在颈部；一双眼睛闪闪的，像黄水晶；光滑无瑕像木兰花般的皮肤让西摩所有的女人嫉妒。在罗丝琳捡书的时候，戴维觉得她真是一个公认的天生美人。她的衣着总是非常得体、雅致，但是戴维总感觉在这种精致的外表下潜藏着另一个迷人、热情、易变的罗丝琳。她的学生并不是不喜欢她。他们崇拜她，把她看做是一位美丽聪明的大姐姐。但是这时候，罗丝琳往往会表现出她的另一面。在同事面前，她非常讨人喜欢，然而又让人觉得深不可测。作为一名老师，她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关于她的私生活却无人知晓。罗丝琳就像是谜，深深地吸引着戴维，他认为神秘的年轻女子有一种无法抵御的魔力。

他把书堆放在桌子上，罗丝琳冲他感激地一笑。戴维顿时觉得心头一亮。他故作不知地问道：“你的车拿去修了，是吗？”

罗丝琳把窗户拉下来，锁上，说道：“别替我担心，戴维。我以为你早已经走了。”

“我会不说一声再见就走吗？”

罗丝琳温柔地扮了个鬼脸，说：“你已经说过了。在教工晚宴上。”

“那是公众场合。现在只有我们俩，而且，总得有人开车送你回家吧。”

“你真好，戴维。谢谢，真的谢谢你。”

几分钟后，他们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来到教工停车场。停车场的四周长着又高又密的盛开的夹竹桃。西摩以风景秀丽著称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一年一度的春季花园晚会总是吸引大批人前来。

“假期有什么打算？”戴维一边开车一边问道。

“还没决定呢。”罗丝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妈妈想让我回去看她，但是问题没那么简单。”

“比如？”戴维感到很好奇。

“比如某些人，总会起破坏作用。”

戴维思索了片刻，说：“我明白了。”他迅速地扫了她一眼，“你很少谈你的家庭。实际上你从来都没有谈起过。”

“我的家庭没什么好讲的，这就是原因。我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我十四岁的时候，爸爸就死了。”

“很抱歉，罗丝琳，”戴维怀着深切的同情说。“现在我



明白你为什么看上去总是很忧伤。”

“是吗？我倒从来没有意识到。”

“我没说错。积极的表面掩藏着一颗忧伤的心。现在，说说你妈妈，她后来又结婚了吗？”

妈妈本来是应该再结婚的，而且也应该有人爱她的，罗丝琳想道。“妈妈没有再婚，”她告诉戴维，“我爸爸有点像冒险家。年轻的时候打起包就到澳大利亚去当学徒。后来又在牧场上奋斗发家，最终得以管理一个分场。二十六岁时，他遇到了我妈妈。妈妈是英国人，当时在澳大利亚和一个朋友一起打工。外婆去世时，她只有三岁。外公在一年后又娶了一个妻子，成立了新家庭。据我妈妈讲，她的继母从来都不想要她。随着我妈妈一天天长大，这种情况就越来越糟。我忘了告诉你，我妈妈非常漂亮，但美丽并不总是能够带来幸福。这段成长的经历让她变得很容易受伤害。有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一个迷途的孩子。

5

“总之，在有能力之后，她就立即离开家，和朋友罗斯来到澳大利亚。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妈妈和我爸爸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爸爸说，他无法摆脱娶她为妻的那种热切愿望。妈妈是那么美丽温柔，而爸爸则活脱脱是一个鳄鱼邓迪，幽默，勇敢，非常直率。我爱爸爸，他也非常宠妈妈和我。在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他的事业也开始稳步向前。我十岁时，爸爸已经是一个大牧场的工头。生活对我妈妈来说一

下子安定下来，容易得多了。只希望有一间漂亮的房子，赚更多的钱，生活永远这样过下去。而梦想确实实现了，爸爸终于成为牧场的监工，只是这种日子只过了一年多一点，爸爸就去世了。”

戴维的视线从路面上转过来，盯着她问：“怎么会这样？”

“他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脖子。爸爸整天和马打交道，这样的结局无疑是一个嘲讽。妈妈无法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对我而言，这种痛苦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麻木了，但是我始终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件宝贵的东西。我怀念爸爸。有时，一个表情，一首歌，或是灌木丛的某种味道，都会一下子勾起我对他的回忆。为什么生活会这么让人伤心！”

“生活对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你妈妈在哪里？”

“还在原来的地方。”罗丝琳控制不住自己声音里的紧张。“爸爸去世后，牧场主给了妈妈一份工作，她接受了。”

“你听起来不大高兴。”

“从来都没有高兴过。”罗丝琳承认道，“我们本来可以自己生活。”

“但是你自己说妈妈是一个很脆弱的女人。当时她可能会被彻底摧垮。这么年轻就变成寡妇，还带着一个小女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要么完全垮掉，要么在旧的环境中



继续下去。那你妈妈做的是什工作？”

“管家。”罗丝琳很平淡地回答道。

“那又怎么样？”戴维很惊讶地回过头来，“你不会是一个势利之人吧？”

“可是我是，你最好相信这点。这关系到我妈妈。我不能忍受看着妈妈任别人随叫随到，尤其是在这样的一户人家。我在学校里一直拼命苦读，以全班前三名的成绩毕业。西摩接受了我，这可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你是知道的。我的薪水不错，我终于可以养活我妈妈了。”我又来了，罗丝琳在心里想。改不了，总是离不开这个话题。

“你断定你妈妈养活不了自己吗？”戴维小心翼翼地问道。

罗丝琳闭上眼睛，“哎，戴维，你不明白。你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理解我说的话。那些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他们可不像你和我。他们认为富人和穷人是不同的。确实是这样。他们总是高人一等，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自我感觉像造物主。有些女人更是让人无法忍受，喜欢滥用男人的权利。我认识几个，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都不敢和她们讲话。她们就觉得我很古怪。”她苦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现在讲话的样子像个不好的人，是有点。但我小的时候，却是人人想欺负就能欺负的孩子。”

“是吗，这倒看不出来，”戴维安慰她说，“学校里的女

孩几乎人人都想有你这样的容貌和嗓音。”

罗丝琳摇了摇头，轻轻地笑了一下。“她们只是喜欢我的皮肤。正是发育的时候，脸上的痘痘让这些小家伙们很痛苦。不过，也别把我想得太糟了。我只是想让我妈妈过得更好。”

“如果她不来和你住在一起，你会觉得很难受吗？”

“当然。可能还会更严重，因为我奋斗就是为了她呀。只是妈妈说我应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状况。”

“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罗丝琳耸了耸肩。“换了你也不会接受的，戴维。我们家的情况可不像别人家那样好。总之，我不相信妈妈的话。她才五十岁。她那么漂亮，生活却那么苦。想想那些和她同龄女人的生活，妈妈一辈子简直就没有好好地生活过。”

戴维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我能够理解你，罗丝，”最后他说，“但这只是你的看法。你妈妈的不幸也许消磨了她斗争的勇气。不过，对你刚才讲的话，我觉得你还是遮遮掩掩的。”

罗丝琳瞥了一眼自己交叉在一起的双手。“恐怕是这样的。我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私人生活。可是一放假，我就不得不去面对。我又要开始回到过去的生活。一不留神，就又要犯错。我今天跟你讲的比跟任何人讲的都多。那个牧场叫马



康巴。马康巴草地。”

戴维大吃一惊。“那可是福克纳家族的地方！”

“别那么大惊小怪的，戴维。他们也是常人。”

“他们可不一般！乖乖，那位老先生——福克纳家族的创始人——可是一位偶像人物。说真的，罗丝，我非常崇拜他。好像他们家族有一个人前几年坐飞机出事了？”

“是查尔斯爵士，一家之主，”罗丝琳说道，她的表情有点忧伤。“他在坐飞机去他们家族在北方的一块领地时，飞机突遇雷电。查尔斯爵士和福克纳夫人，还有另外两名乘客，都遇难了。其中一个是一个美国老朋友，另外一个查尔斯爵士的弟弟。”她没有讲马什本来也计划和他们一起去的，只是牧场出了严重问题，才留了下来。罗丝琳常常会做噩梦，梦见马什也在那场空难中丧生。

戴维听得全神贯注，这时才喘了一口气。“真不幸！电视上最近出现的那个年轻人肯定就是这个家族的儿子。当时好像是在讲出口牛到日本和东南亚的事情。我对这类事情不大感兴趣，但是这个年轻人倒吸引了我，有种魔力。其他吗，像这个家族啦，财产继承啦，没什么意思。他结婚了吗？肯定结了。”

罗丝琳摇了摇头。“还没有。”

“那他一定是全国最抢手的人物！”戴维咯咯笑着说。

“这点他很清楚。”

“这我相信。我记得他也叫查尔斯。”

罗丝琳看着窗外。“人人都叫他马什。马歇尔是他中间的名字。那是福克纳夫人娘家的姓。马歇尔家现在还在控制着莫斯威尔畜牧公司。”

听到这里，戴维又大叫了一下：“莫斯威尔！天哪！为什么总是这样，有钱的人就越是富有。”

“有钱人总是和有钱人在一起。”

“你觉得马什·福克纳这个人怎么样？”戴维问道，“他看起来像那种情感非常丰富的人。”

罗丝琳摩挲着裙子说：“没错。”

罗丝琳迷人、低柔的声音中夹杂着清脆的音色，深深地吸引着戴维。“能讲得详细点吗？”

“不可能。让我们换个话题吧，戴维。”

“确实有些乱。”戴维表示同意。

十分钟后，他们驱车来到罗丝琳住的绿树掩映的安静的街上。夏季盛开的黄蝴蝶花儿让这条街显得一片灿烂。当车开过那些漂亮舒适的房子时，戴维赞叹着这里与众不同的美。车子最后停到罗丝琳住的平房前。这原是街上最普通的房子，经过改造，罗丝琳让它焕然一新：时髦的砖墙，铁丝扭成的篱笆，还有一个重新种好的花园。

“我把书箱搬进来，好吗？”戴维很殷勤地问。

罗丝琳不想给他更多的机会。“谢谢，戴维。不过不



重。”她温柔地说。

“那我就没事了。”戴维欢快地回答，尽量掩饰住自己的失望。“再见，罗丝。祝你假期愉快。”他迅速地俯下身，亲了一下她的脸颊，然后跑回到自己的车上。

罗丝琳站在大门前，同他挥手告别。戴维很不错。过去的一年里，几次相处都很愉快。她到底想要些什么？再来一次触电的感觉？

信箱里有些信，她浏览了一遍。刚才谈到马康巴的时候讲得太多了，现在头很疼。她解开脖子后面的发夹，松开了一头如云的黑发。她总是觉得平时头发梳得整齐的样子很做作。

她种在花园阴凉角落里的梔子花已经全部盛开了。罗丝琳走过去摘了一朵，放在鼻子下面轻嗅。要是山茶花有这种醉人的香味该多好！换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喷上一些。罗丝琳太喜欢她的花园了。她的一番辛苦换来了满园的春色。她简直不敢相信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贷款。

妈妈本来想让她买一所公寓房，认为这样会更安全些，但是罗丝琳从小生长在广袤的大自然里，根本无法忍受住在笼子一样的小房间里。另外，她太热爱花园了，而且她还需要有地方放她的钢琴。妈妈曾在她二十一岁生日时，送她这架小钢琴作为礼物，还请了一位出色的钢琴师，罗丝琳当时

如获至宝。只是一想起妈妈花了这么多钱，她心里就难受。可是，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呢？爸爸妈妈总是倾其所有把钱都花在她身上。十岁时，她上了一所著名的寄宿学校，一直到十七岁。因为在学校里学习出色，一直拿 A，妈妈鼓励她继续上大学。上大学是罗丝琳长久以来的梦想，只是每每想起，就觉得遥不可及。学费从哪里来呢？

不管怎样，愿望实现了。罗丝琳一边上大学，一边在一个朋友妈妈开的餐馆里打工，还在一所辅导学校里当老师，再加上自己要完成的作业，真是累得筋疲力尽。好在她年轻，充满活力，并且有着坚定的目标：将来要好好地报答妈妈。大学一毕业她就来到西摩工作了，这是一所档次很高的私立女子学校。罗丝琳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她有几个大学里的好朋友，经常来往。可是为什么她还是觉得空虚，没有成就感？虽然教书让她有一种满足感，同时也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但还是远远不够。

她最大的忧伤就是妈妈在福克纳家和她之间，选择了前者。福克纳夫人在世的时候，她已经忍受了这么多年。讲死人的坏话是不好的，但是福克纳夫人确实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女人，飞扬跋扈，胡搅蛮缠，要求多得总是没法满足。罗丝琳还清楚地记得小的时候，自己仰面朝天躺在尘土里的样子，因为福克纳太太用马鞭打了她。

福克纳太太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她脸部线条生硬，



颧骨突出，显得过于严厉，谈不上美丽，却还优雅，是那种母狮的优雅，茶褐色的头发，一双冰蓝的眼睛，脸上长满了雀斑，皮肤饱经风霜，穿着马靴，身高一米八。那副模样让小孩子见了望而生畏，但是罗丝琳却敢对着她喊，“你这个讨厌的凶女人！我才不怕你呢！”

一个牧场工人的女儿居然敢冲着马康巴女主人这样大声叫喊！查尔斯爵士过来后才解决了麻烦，他当时非常严厉，感到很震惊。马什冲她跑过来，带她离开，并且狠狠地骂了她一顿。从那天起，马什总是夹在罗丝琳和他妈妈之间。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福克纳太太去世之后。后来福克纳太太再也没有打过她，但没少说过尖酸刻薄的话，一副冷傲的样子。查尔斯爵士去世的时候，当地的人们纷纷哀悼。福克纳太太的过世却让人们悄悄地松了口气。赛碧尔·福克纳在世时，人人对她惟命是从，但她从来没喜欢过谁。她的温柔毫无保留地都给了她的儿子。甚至连她的几个女儿也很清楚她们没法和马什分享妈妈的爱和关心。但两个女儿都继承了福克纳太太的身高、她的茶褐色头发和那副专横的样子。那是马歇尔家的遗传，多数人都这么说。马康巴因此没有了罗丝琳的位置，处境对她的妈妈也非常艰难。但是妈妈还是坚持留了下来。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多时候，罗丝琳闭上眼睛不敢想，生怕知道了原因，反而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罗丝琳一边想着，一边走上了通往走廊的几级台阶，这时她的心猛地狂跳了一下。一个一直在柳条椅上坐着的男人突然站了起来，罗丝琳看到了一个高高的修长身影，穿着雅致的时髦衣着。

她难道不是一直在盼望着这一时刻吗？

他沿着走廊缓缓地踱过来，从金绿色的树阴下走到灿烂的阳光里，脸上的表情有点冷漠。

马什。这个让女人无法忘记的男人。当然，罗丝琳不会这样。

以前那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又涌上了心头。“是你！”像过去那样，罗丝琳又一次体会到了在他俩之间传递的一种磁力。

“是我。可爱的罗丝。”他那双明亮的深蓝色眼睛上下打量着她，仿佛在提醒她这双眼睛熟悉她的每一寸肌肤，他是他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她用冷冰冰的语气问道。

“你先别管。你怎么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

“这是我的自由，马什。跟你一样。”

“说得好，罗丝。过来点儿。”蓝眼睛眯了起来，漂亮的嘴唇上浮现出一丝嘲弄的笑意。

“谢谢，马什。”她耸了耸肩，“这是我的房子。”她装出一副随意的样子，把揉捏后的栀子花扔进灌木丛里，然后快



步走上楼梯。她就像是走进了虎口。随着那炙热的目光在她身上移动，她的整个人都在发热，只是希望别人不要从她脸上看出来。

“也很可爱，”马什用一种略带调侃的语调安慰说。“我很喜欢这个花园。都是你弄的吗？我在想是否再放一个小雕像？”

罗丝琳的火气开始往上蹿，乌云般的黑发在脸颊边晃动。“别用这副神气十足的样子对我，我可受不了。”

“上帝，别这样说！”他那响亮的笑声中暗含着一丝恼怒。“像是冲着—头公牛在挥舞着你的红斗篷。安静点，小可爱。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你了。上一次见你是在你的学校，还不到十分钟，你冷冰冰的能把人冻死。”

“你想要我怎样？情意绵绵？”

“这在以前不难呀。”他毫不留情地说。

想想以前他控制着她的时候，罗丝琳开始脸红了，“我早就不想你了。”

他只是冲着她笑，露出白白的牙齿，衬托出微黑的肤色。“我会习惯的，罗丝。那你怎么还这么不开心？”

罗丝琳用手很快地触了触额头，好像有点发烧。“你问到点子上了，马什。我很好。惟一让我烦的就是妈妈不在这里。”

“那是她愿意的，罗丝。别老是责备我。奥丽可不像你，

生活让她变得很实际。她不像你那样意志坚定，任性固执。她生性温柔，喜欢休闲。不像某些人，像个好斗的小刺儿头。所以，奥丽在马康巴觉得很安全。”

“似乎你也控制了她，和你父亲以前一样！”罗丝琳脱口而出，一想到他这么快就轻而易举地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她就很生气，想打他一顿。“另外，谁说过你可以叫她奥丽的？”

“她喜欢我这样叫。”他捻了一个响指。“罗丝琳，我是现在的主人，你好像还没明白。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进屋了。你的一个邻居已经悄悄地盯了我十五分钟了。”

“毫不奇怪。大多数女人看到你都会瞪大眼睛，盯住不放。”罗丝琳沿着走廊，边说边走。“真奇怪你没发现钥匙。”

“其实，我看到了。就插在你前面不远的花篮边上。不过，这可不是个好地方，小家伙。漂亮的年轻女人独自住着，可不能太马虎哟。”

“谁说过我一个人住着？”她掠过他的身边，每一举动都充满了活力，像一匹昂首阔步的小马。

“不是吗？”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这轻轻的接触，一下子让她膝盖发软，丢了魂儿似的。

“把你的手拿开，马什，”她用力保持着冷静。“我的事和你无关。”

迷人的眼光变得尖锐，带着嘲讽。“这么多年后，你说



和我无关？现实些，罗丝。我一直都在关注着你。”

“你会觉得厌倦的。”外面有点冷，她决定不再跟他舌战。“你到城里到底来干什么？我敢肯定不是来看我的。”

“又来了，”他用带点奚落的腔调说。“我会错过这个机会吗？碰巧我遇到了几个同事。一边谈生意，一边开开心。奥丽跟我讲你不愿意回来看我们。”

“恐怕我只能这样。”罗丝琳把钥匙插进锁里。“事实是，马什，我已经受够了你和你的宝贝马康巴，别想让我在那儿待一辈子。”

“我想你不是这个意思。”他跟着她进去。“相反，你一直都想回到过去。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感觉到痛苦。”

在安静的小屋里，马什的存在更让人心烦意乱。“那么你承认了，曾经有过痛苦了？”她用挑衅的语气问。

“当然承认了。只是别激动。你对事情总是极端敏感。给我来杯咖啡吧，否则我要自己倒了。”

“你什么时候自己倒过？”她勃然大怒。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她，那种天生的威严让她感觉到了压力。“你是说我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

“好吧，好吧，算我不对。”罗丝琳晃了晃头，表示不再和他作对。“我知道你工作很努力，马什。绝对的努力。我只是说你也喜欢别人服侍你。”

“罗丝，你可真有点自以为是。我觉得让管家为我准备

一日三餐没什么不正常。理由之一，我没时间，或者说我不想做，正好也给别人一个工作机会。你却总是认为你妈妈被卖给了奴隶主。管家一直都有的。难道这是犯法的吗？一方面，我们能负担得起，另一方面，我们家太大，需要有人来管理。没人会愿意去自己打理。总之，我们这儿有成百上千的员工，没人是被强迫留下来的。我想他们大多数还是很愉快的，包括奥丽。她办事效率很高，这点她是很自豪的。”

“但实际上她的日子很不好过，这你也很清楚，”罗丝琳冷冷地说。“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妈妈当时孤独无助，根本顾不上为自己打算。我又太小，帮不上忙。这点我一想起来就后悔不已。你爸爸就给了我妈妈这份工作，尽管你妈妈不敢反对，但她从来就没喜欢过我们。”

“我妈妈从来就没喜欢过任何人。”马什冷嘲道。

“除了你。她宠你，你是她生命中的惟一亲人。有时候我都替你姐姐难过。像你妈妈这样的人怎么会对查尔斯爵士着迷。”

马什重重地叹了口气。“我父母的结合可不是由于相爱而结婚，这你知道的。他们几乎生来就注定是夫妻。这倒没什么，有可能会越来越好的。可是不行。他们俩各自为政，却选择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爸爸不赞成离婚。他做出了承诺，就是这样。你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

罗丝琳低下头，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值得尊敬的



人，可惜过得不开心。像你一样，他背负的责任太多了，期望也太多。老的一套，老的观点。为什么不能抛弃这种虚伪的生活？”

马什很不耐烦地狠狠扫了她一眼。“那么孩子和家庭怎么办，谁来继承祖先的东西？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简直就是分身乏术。所以罗丝琳，我们每个人要做的首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就算是你妈妈的事情也不该由你来管。有时候，别人做的事情总是没法如我们所愿。我爸爸做事情就总是有他充足的理由。这就够了。”

“是吗？对我可不一样！”罗丝琳很夸张地大声说。“是查尔斯爵士威胁我妈妈留下来的。”

简直是一派胡言！马什气愤不过，一把抓住她的肩膀。“爸爸只是关心她。他们之间根本没什么，如果这是你要暗示的事情的话。”

妈妈决不能让人侵犯，罗丝琳决定回击。“噢，没有！”她大声说，“怎么可能？高高在上的查尔斯·福克纳爵士，你们家族事业的支柱，一位真正的绅士，和他的管家？我们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蓝眼睛开始冒火了。一点，一点，越来越蓝。“你再说一句，罗丝琳！”他咆哮着说。

罗丝琳意识到这样做很愚蠢。“你弄疼我了。”她盯着他的手说。

“对不起。”他松手放开她，向大厅走去，走路的样子很特别，头往前冲。大厅里的地板光亮如新，铺着色泽明亮的印度地毯。他左瞧瞧，右看看，最后找到了房子后面的厨房。

罗丝琳站了片刻，试图平静下来。上次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也是以争吵结束。大多数是因她而起的。她也承认她不对，但是谁让她在福克纳家里受了那么多沉重的打击呢。

罗丝琳走进厨房，发现马什正在那儿闷闷不乐地张望着。罗丝琳非常得意自己把厨房改造成现在的样子：房间刷成柔和的黄色，镶着齐齐的白边，窗户上垂着轻薄的白窗帘，一张用松树雕成的圆桌和椅子放在房子中央，一个古旧的松木做的碗柜靠墙立着，是她准备用来摆放漂亮的维多利亚式餐具的。桌子上摆着一大簇各色的鲜花，另一束放在水槽后面的窗台上。一切按照她的样子，整洁干净。都是妈妈教育的结果。

她并不希望引起马什的注意。他对这种高雅的风格已经习以为常，从睡在婴儿床上的时候就开始熟悉了。而罗丝琳小时候的婴儿床却是一只洗衣服用的大篮子。想着想着，罗丝琳注视着马什，这么大的个子确实要地方大一些。和他爸爸一样，马什身高一米八五。年近三十岁，身材修长健美。查尔斯爵士当年虽然也很结实，但后来有些发福。不过父子



俩都很壮。

马什的日常穿着是丛林夹克和牛仔裤，一顶珍珠色的休闲帽潇洒地斜戴着，一双古巴式的高跟马靴让他显得更高大。今天马什穿的是一套漂亮的深灰色套装，蓝色的衬衣，丝织的领带是耀眼的红色，胸前的口袋里别着很相配的方巾。他的身材在城市里也和在家乡一样都是最标准的衣服架子。马什其实一点也不想炫耀自己帅气的外表。长得再好也没用。出身名门，他就必须在学术上出类拔萃，体育场上要无人能及。关键是要继承福克纳家引以为荣的传统。他的父母尽管在其他方面很不协调，在这点上却是极为一致。只要马什想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得很出色。罗丝琳简直不敢想象如果出生在其他家庭里，马什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感谢仁慈的上帝赋予他高贵的血统，让他与生俱来就有做领导的气质，才能出众，轻而易举就可以出人头地，真是让人嫉妒。

(21)

可是别想在我这里得到些什么。罗丝琳想，哼，我才不会拜倒在他的脚下呢。以前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看来你倒是小有成就嘛。”马什打断了她的思绪。

“不可以吗？这是我从你那儿学到的惟一东西。坐下，马什，别俯视着我。你在这里一站，房间就像婴儿室了。”

“宝贝儿，这里本来就是，不过很漂亮，很舒服，至少现在你该满足了吧？”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忙着冲咖啡，好在手边就有顶好的咖啡豆。

“你这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跳来蹦去，也该结婚了。”

“等你走上红地毯的时候，我才会考虑呢，”她毫无表情地还击。“你那位姬姆·彼得森小姐怎么样了？”

“还活着吧。”他懒洋洋地触摸着一朵粉红色非洲菊的花瓣。

“少得意！”罗丝琳咂咂舌头。“你都已经请她跳求婚舞了。”

“天地良心！我可没向她求过婚。”

罗丝琳耸耸肩。“要是那样能让你感觉好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罗丝，女人钻了牛角尖，我也没办法。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你一样，一心要成为一个职业妇女。”

“我是属于自己的，”罗丝琳很自得地告诉他，“你的姐姐们本来也可以做得不错。”

“对。”被罗丝琳占了上风，他笑得有些不自然。“虽然继承了家产，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知道你想让她们难堪。不管怎么样，她们现在已经结婚了，没法和你这伶牙俐齿的高智商相比。你这个过于敏感的女性主义者。”

罗丝琳的手放在咖啡壶上停了停。“没错！所有有思想的女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你的姐姐们是十九世纪的古董。聪



明是聪明，思想却很保守。”

“家财万贯的年轻女人是不大对动脑筋感兴趣的。”

“好意思讲！”罗丝琳叹了口气，“总之，她们让我明白自己不能异想天开。我可不会忘了黛安娜在她订婚宴上的样子。”

“我看不出来她未婚夫对你感兴趣和这事有什么关系。”马什站了起来。“你总是改不了你的牙尖嘴利。来，让我来吧。你拿着杯子和碟子。”

“我几乎没注意过他。”罗丝琳转向壁橱。“我只是在那儿给妈妈帮忙。”倒是瞥到了他，马什，她的眼里只有他。

“嗯，这我也许可以接受，不过可怜的黛安娜可不这么想，”马什说，“问题是，罗丝，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性嫉妒。我打赌你已经没有性意识了。”

“我可不准准备和你谈这个！”她讥讽说。

“那就给我讲讲你的那个学校老师吧？”

罗丝琳很惊讶地旋回身。“你怎么知道戴维是我的同事？”

“行了，罗丝，难道我就看不出来吗？”他的声音如丝般的柔滑。

“当然不是说你看不出来，问题是你从来就没看过他一眼。”

马什一边想着，一边搅动着咖啡，美美地嗅了一口浓郁

的香气。“亲爱的，我是上一次去你学校时碰到他的。他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却忧心忡忡的样子。当时他正从正门出来，而你气势汹汹地像一头小牛正要冲进去。他对你一脸关切，很显然你又在发脾气了。我想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你是一匹小烈马。平常穿着飘逸的小裙子，衣扣系得好好的，可那不是真正的你。他应该看到的你是在马康巴的草原上，骑着马，像风一样。你也许会说你不喜欢这种形象，但这才是真正的你。”

“除了咖啡，还想要点什么吗？”罗丝琳突然转移话题。

“还想开开心心地聊会儿天。”衬着晒黑的皮肤，乌黑的头发，那双蓝眼睛显得如此生动，一动不动地盯着她。“你决定不回去，奥丽非常不开心。她天天都在盼着你回去。”

“那你怎么不给她放假，这样她就可以来看我？”罗丝琳把咖啡壶放到煤气灶上。

他那生动的脸绷紧了。“你非常清楚圣诞节的时候，一大家子活动多得不可开交。”

“啊，是，繁忙的社交场所嘛！”她话中有话地讲。

“生意是忙，乐趣也不少。很多人都需要去感谢一下。没有奥丽我可不行，况且她也不会对我见死不救的。你放心，没人敢跟你作对。”

“你敢保证？”罗丝琳很挑衅地问，“我现在是大人了。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不愿意那



样生活。马什，你不知道我离开你们越远，心里就越舒服。我会非常想妈妈的，但看来也只能如此。马康巴是第一位，这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查尔斯爵士也是第一位。现在又是你，我应该习惯了。”

“等一下，罗丝。”声音低沉而含混。...

“怎么了，我又没说错！”

“我说什么你才会信呢？”

“说什么也没用！”她继续说道，“圣诞节的时候，我需要安静一些。其实，圣诞节就是让人休息的，可不是又来一番争战的。你家的大小姐们要回来了，对吗？”

“对，她们会回来一段时间，你想让我告诉她们不要回来吗？”

罗丝琳摇了摇头，对他的声调有点恼火。“根本不用。她们爱你，想让你完完全全属于她们，所以我也不打算跨进你家的门槛。”

“因为你总是摆脱不了过去。”

罗丝琳冲好咖啡，推到他面前。“你不是又想重新和好了吧？”

“我还想亲一下你呢。”

她不敢正视那张帅气的脸，以及那双闪闪发光的宝蓝色眼睛。“不，谢谢了，马什。你的吻我忘不了，杀伤力太强了。对我来说，过去永远都伴随着我们。表面上也许看不出

来，可只要轻轻一触，马上就历历在目。我们俩之间，已经无药可救了。我们是处于两个极端。你是嘴里含着银勺子的宝贝，大家的希望和寄托。我嘛，出身平平。我知道和你在一起，我就忍不住发脾气，可是没办法，就像你也改变不了你妈妈的态度。我们的身上都有着不同的烙印。马康巴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过去不可能，将来也不会有我的位置。你是上流社会的，尽管我们似乎也走得很近，但解决不了问题。你妈妈讨厌我们，我妈妈和我。她看我们的样子也太可怕了。任何人都会认为我们对她是个威胁。我一直都在等着某一天她会告我偷了……”

“偷了她的儿子？”马什声音粗暴地反问道。

“没人这么想。毫无道理。”

马什很快地啜了一口热气腾腾的咖啡，然后放到桌上。“也许对我妈妈来说是解释得通的。你看问题太片面了，罗丝。你想过没有？我妈妈的生活并不完美。她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像你一样，对婚姻充满了希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希望化为泡影。这种事情往往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我知道我妈妈说话刻薄，为人专横。但是你想过没有，她可能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是个失败？”

罗丝琳听了，非常困惑地大笑了起来，“失败！怎么会！你妈妈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而且，确确实实也是。你们福克纳家的人生来就是统治别人的。”



“好了，罗丝，”马什的语调很尖刻，“如果你想让我放弃现在的这种生活，去过苦行僧的日子，那我可不干，恐怕你得另打主意。我知道你喜欢把我当做敌人，这会让你怒火中烧。现在，能不能先把你手里的咖啡壶放下。你瞧你的手抖得这么厉害，你会把咖啡都泼到桌子上的。”

“我才不会呢！”罗丝琳一边生硬地反驳，一边给自己的杯子加满，把咖啡壶放回到炉子上去。

“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马什继续说。“你把黛安娜和佳斯汀想得太过分了。她们比你想得要脆弱。你自己也说妈妈根本不注意她们，爸爸又是个感情决不外露的人，可爸爸偏偏关心你。而且，随着你一天天越来越漂亮，姐姐们也很嫉妒。脸上长满雀斑，个子又太高，这让她们非常伤心。又摊上一个弟弟无所不有。妈妈从来没爱过她们，一直都是凶巴巴的。对妈妈的看法，她们和你一样，但是不像你，她们从没和她作对。我知道我这样说你可能不信，但是尤其是黛安娜，从不敢带一个男孩子回家，原因就是怕他看到你。但事情还是发生了，克里斯在订婚宴上洋相百出。小宝贝，你还是面对事实吧，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天生就有一种魔力。”

她神色庄重地看着他，甚至有点忧伤。“我可没有像你妈妈说的那样，企图‘迷惑’克里斯。你妈妈反应如此强烈，我很庆幸她没有火刑柱就近可用。除了你之外，我还没想去故意伤害过谁。事实上，黛安娜和佳斯汀都有了自己幸

福的婚姻，我也替她们高兴。她们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我也希望你能爱她们，保护她们。甚至听说她们要回马康巴过圣诞，我也很开心，但是让我和她们一块住，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她们不想看到我。矛盾并没有消除。”

“矛盾是人为的。你知道吗，你听上去一点也不宽容，罗丝。”

这句话刺中了她，罗丝琳很沉重地点点头。“很不幸，我是这样的。但是不像你，马什，我是每天都被自己的自尊伤害。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说的话。你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将来也不会有。我的伤口愈合不了。要是妈妈过来和我住在一起，也许会有所改善。我这么爱我妈妈，可是妈妈好像有点陌生环境恐怖症。她不愿离开马康巴，好像那里是她惟一感到安全的地方。但是那里给人的感觉大部分时候像一场噩梦。我永远，永远无法理解。自从爸爸去世后，我惟一想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妈妈。”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同情。“我理解，罗丝，但是你几乎照顾不了她。”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生活。我们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过平静的生活。另外，只要她愿意，她可以找份有趣点的兼职工作。”

“比如？”马什直截了当问道，“你妈妈管理一个大家庭很出色，但是做其他工作没有经验。现在失业率很高，你妈



妈年龄不饶人了。你必须意识到她想独立生活。这些年来，她的生活已经大有改变。罗丝，你应该看得出来。”

罗丝琳深深地、平静地吸了一口气。“不，谢谢，马什。你这么有魅力的人，当然懂得为人处事，但妈妈仍然是你的仆人。”

“这种词现在不再用了，罗丝，”他明确说道。“难道你不知道吗？”

“妈妈可能会很高兴，但我不会。”她耸了耸肩，“我很满意我为自己设计的一种生活，马什。我买了一所房子，有一份不错的稳定的职业。幸福的定义很难把握，但我想这时候我真的很幸福。让自己再回到马康巴才是危险又愚蠢的决定。”

“但是你爱马康巴，”马什说，他的表情看上去很遥远。“在那里你有的时候像快乐的天使。没人比你更了解马康巴的魅力所在。你知道它的所有秘密。你迷恋那里的生活，这是改变不了的。”

和他同在一间屋子里，罗丝琳觉得心绪翻涌，令她呼吸困难。“我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点，马什，但是我必须远离那个让我痛苦和蒙羞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已经离开了你。你伤我伤得最厉害。”

“你当时还是孩子，罗丝。”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无比的后悔。

“但是已经知道怎么让你开心。”

马什那张在她看来傲慢自大的脸明显地抽搐了一下。
“你想要我，同样，我也要你。”

“但是你却把我赶开。”

“我不得不这样做！”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当时情形很危险。时机完全不对。你只有十六岁，我还没有真正成人。不顾一切在一起肯定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他们是这样讲的，罗丝。我怎么敢要你——”

“可你已经拿走了我的心！”她大叫，声音一下高了八度。

“我不会忘记。我那时像个疯子一样，狂热地爱着你。只有你才能吸引我。”

“当然了！”她很厌烦地挥着手。“女人永远是祸水，一个好男人再有意志力也没有用。我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马什，我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把自己完完全全投入到那场激情中，但是结果却损失惨重。上帝知道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之后，你就把我一脚踢开。马康巴把我关在门外。你开始追求一长串和你门当户对的小姐们。你甚至还想让我痛上加痛。好在没过多久我就彻底摆脱了这段旧情。我对你的感情已经不复存在。你利用了我，我也认了。但是留下的只有懊悔。”

“那这种感情肯定很强烈，”马什直言不讳地反诘。“你宁愿恨我，也不愿去爱上别人。”



没错，一点儿没错。正说中了要害。

这话刺中了罗丝琳的心。她恼怒地跳了起来，不小心碰洒了咖啡，她手上细白的皮肤立刻变红了。

“天哪！”马什像闪电一样蹿过去，不顾她反对，把她拖到厨房水槽边上，打开冷水，把她的手放在下面。“为什么你总是跟我斗？跟你自己过不去？”他脸上的神情生气又焦虑。

“也许我生来就是这么矛盾。”他的皮肤贴着她的手，引得她的胳膊麻酥酥的。

“安静点，罗丝。安静些。”还像以前一样，他无比温柔地把一张纸巾敷到她的手上，尽量不碰疼她娇柔的肌肤。

戴上帽子，宝贝，别摘下来！她曾经多少次听他这样讲，自己就乖乖地服从了。她是多么需要他，怀念她生命中那段最美好的时光。她几乎要喊了出来。旧日的情愫又回到两人身上，无法磨灭。她从他的眼里也看得出来，只是那段激情徒留痛苦和悲伤。他就在身边，这让她心醉，却又无法挣脱。她只想触摸他……抱着他……把他拉到自己的胸前。

“罗丝？”

他已经伤过她的心。他还会再这么做的。

过来，罗丝，我心爱的小宝贝！

他以前就是这样同她讲话！总是给她带来狂喜和美好的憧憬！他在她心中燃起的火焰一直都在燃烧着。

“看着我，”马什劝道，“只要你愿意，痛苦会消失的。”

马什肯定运用了魔法来引诱她，让她着迷。他们曾经如此狂热地爱恋着彼此。现在他又用这种柔柔的低沉声音来哄骗她。

她禁不住浑身颤抖。她不能动也不能说。她很清楚，这是欲望的魔咒。她不由自主地抬起嘴唇，这似乎是一个暗示，马什的眼里燃烧着征服的火焰。

“我的罗丝，你真美！”

他把她一点点地拉近，让她的热情逐渐涨满。她一声不出。他修长的手指抚摩着她，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胳膊上。他轻柔而又不停地摸着。她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对此他没有丝毫的愧疚。他注视着她，神情是那么复杂。

征服她？当然！

占有她？为什么不呢？她，罗丝，不就是他的小心肝吗？让他开心是她的职责。

她梦中经常出现的情景现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她涌来。她还没有意识到，但膝盖已不听使唤，马什不得不扶着她。

一绺发丝从他那乌黑的头发上滑下来，垂在他光滑的古铜色前额上。一双眼睛像沙漠上的天空一样幽蓝。

“罗丝！啊，罗丝！”他轻轻地耳语，注视着她，显出一副很脆弱的样子。脆弱？这可能吗？

这正是她所需要的。这一刻她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自



尊在她心头升起，她拿定了主意。她变得像雕塑一样僵硬，仇恨的怒火盖过了对他的爱。以前她可以在他的怀里撒娇，在一个危险的沙漠之夜，他曾让年轻任性的她销魂地欢呼。现在她正在破解他的魔法，消除长久以来对她勾魂摄魄的那种诱惑力。

“让我爱你。”他乞求说，罗丝琳的反抗让他无所适从。他的一双手开始上下抚摩；触到她胸部迷人的曲线时，轻轻地托住。罗丝琳不由得呻吟了出来。那种难以名状的欢娱在心中聚集，奔腾，消磨着她的意志力。

“怎么了？”他急切地问道。“相信我，罗丝。”

相信这个曾经给自己狠狠一击的男人？是他疯了？还是自己疯了？他对自己的百般温柔不过更说明了他精于此道。她生气地低低抽泣了一声，马什立刻就含住了她微微张开的嘴唇。

激动，兴奋。就像以前经历过的一样。罗丝琳试图反抗，像在急流中挣扎，但从来就没有挣脱过。爱他，恨他，这一切都赋予了她的生命以意义。此刻，她放弃了，狂喜占据了她的心头。

“罗丝！”他在她的颈边低低地说，声音因刺激显得有些痛苦。“别这样发抖。我并不想——”

她猛地仰开头。“可你就是这个意思！”她激动地哑着嗓子说。“你碰我就是想要我。你把我还是当成福克纳的一件

东西。什么时候想要，就什么时候要。”

“不是这样！”他强烈地反对。“否则的话，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碰过你一个指头？”

“因为我没那么容易让你得逞！”她盯着他，两个人都心绪激动。“上帝呀，马什，难道你不知道我多么恨你？”

“恨我？”他几乎要爆发出来。“恨我和爱我有什么区别？上帝，连你恨我的样子，我也喜欢。罗丝，你的心迷失了方向，但你不让任何人来帮助你。”

“反正不会是你！你以前明明白白地伤害过我。再也不会会有第二次了，我不会再去想得到你。你别做梦了。”

“别说了，罗丝。”他眼里的目光在警告她。

“我还没说完呢，”她一发而不可止地说下去，“我害怕回到马康巴。我说过这是因为你那个大家庭，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我和我妈妈当做下等人来看待。当然，他们觉得对待仆人根本用不着烦心。但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和你有关。至于他们和他们的地位与我毫不相干。你知道我早就爱上了你，那时我还不知道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你就是我心中的神。肯定你也看到了，每次你冲我微笑的时候，天上的太阳都在跳舞。你的力量如此之大。我完完全全地信任你，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你。如果你能看到我的灵魂深处，你也会知道你完全有本事毁了我。”

他们身边的空气极为紧张。他的蓝眼睛像宝石一样闪闪



发亮。“你，罗丝？”他转过身来，用蔑视的口吻说，“你把自己看做是受害人？你既能干，又聪明。你已经从你厌恶的环境里冲了出来。你太傲气了。别人可能还没这么想，你就认为是在侮辱你了。难道大家都这么不小心，不敏感吗？不见得吧。你还是个孩子时，就有点拳击运动员的神经质了。如果你认为我对你不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样对我的？你的尖酸刻薄可以把我杀死。每次我走近你，你都会讽刺挖苦一番。于是我放你走了，我必须这样。我们俩当时都觉得非常痛苦。没有比那时更糟糕的了。我很软弱，满脑子想的就只有你的纯真和美丽。为此我备受折磨。别以为我是骗你的。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忏悔着。如果说你曾爱过我，那么我也曾一直想娶你为妻。那时我的热情没有控制的限度。但那是错的，那样做太冒险，必须停止。”

“这样你就觉得又有男子汉风度了？可以控制一切了？”罗丝琳直盯住他的眼睛，徜徉在那一片蓝色里。“另外，谣言也许会越传越远的。马康巴的继承人，查尔斯爵士和福克纳太太的宝贝儿子同管家的女儿分手了。上帝，上层人物怎么能受得了？都是些保守的老爷，做事要体体面面才行。”

马什那张迷人的脸绷紧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的不对请随时纠正，那位管家的掌上明珠好像使出了浑身解数要讨我欢心。恐怕连维纳斯也要自叹弗如了。你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上，却一直扮演着可怜的受害人的角色。你可真是

个天才的演员。过去几年里，你从来不让我靠近你，可是你又若即若离的。怎么回事？美人综合征吗？你要相信，我真的是一筹莫展了。你到底想要什么，罗丝？讲出来。结婚？”

一刹那，罗丝琳惊得像天塌下来一样。“我做梦都没有想过。”她最后说。

“那你想要什么？”他追问，“一辈子做我的情人？”

她的脸色发白，精神疲惫不堪。“曾经……有一阵子……那么想过。我那时发了疯似的爱你。年轻、热情、控制不了自己。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可惜一切都已经随风而去了。你伤得我这么厉害，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不管对还是错，就这样了。我现在甚至无法容忍和你同在一屋。”

“那么同睡一床呢？”他粗声问道。

她摇摇头。“我们从来没有同睡在一张床上。”

“在沙漠的星空下，曾经只有我们俩人，紧紧搂在一起。这一切算什么呢？看来奥丽也要跟着倒霉了？”

罗丝琳转过身。“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马什。即便是为了我妈妈，我也不能再回到虎穴去。”

他抬头看着她，蓝眼睛里的目光好像离开了身体，飘到很远的地方。“做我的妻子也不行吗？”



第2章

罗丝琳惊呆了，心上下狂跳，然后又好像猛地一下停止了。

“我知道，”他淡淡地说，“听起来一点儿也不浪漫，是吧。”他看她的样子像一个无心恋战的老对手。“也许是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变得这么没有情调。不管怎么样，我是认真的。”

聪慧的罗丝琳这时看上去满脸的不解。“认真的？”她尖尖的嗓音听起来怪怪的，充满了困惑。

马什短促的笑声透着幽默。“干吗这么吃惊的样子？为了补偿我的罪过，我当然是认真的。”

“罪过？赎罪？你一定疯了！”

他点点头，表示完全同意。“无论好坏与否，你就是我想要的女人。”

“马什，这只是冲动罢了。”她的声调显得很压抑，很痛苦。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打消这种冲动，”他不无嘲讽地说，“以我的经验来看，这种冲动我还很少碰到过。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在我心中激起过这么大的波澜。你坚强，有

头脑，有勇气。我欣赏你的风格，甚至喜欢你的野性。随便你怎么努力控制自己，我还是看得出在你缎子般的皮肤下跳动着原始的本性。”

“彼此彼此，”她马上反唇相讥，但声调还是很压抑。罗丝琳的目光扫过他的脸，惊叹这张迷人的脸上，线条轮廓如此精致。“这不正常，马什。你曾经做出过决定，我也一样。不可能再改变。要是你的父母还在世，你是绝对不会提出来的。”

他讨厌这种话，眼睛里闪着蓝色的火焰。“本来我敢赌咒发誓，你是了解我的。现在我才意识到原来并非如此。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向一个女人求过婚，但一旦我做了，就没人能够阻挡得住。我是自己的主宰！”

“听听你说的！”罗丝琳的反应很激烈，“时间也许会流转，但是你的家庭不会有任何改变。他们相信旧的封建制度。”

“听我说，罗丝！”他用力抓住她，狂怒地浑身发抖。“马康巴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现在是主人，董事会的主席。”

她奋力挣脱开。“我要进卧室了，马什。这里简直让人窒息。”

说着罗丝琳转身跑开，马什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进去，坐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我没想到这件事对你的触动会这



么大。”他仔细地盯着她苍白的脸。

“你一点都没觉察到？”一双平静的黄水晶般的眼睛里蕴含着嘲讽。“我们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吵吵闹闹的冤家。”

马什耸了耸肩。“也许是吧，我没法再重演一遍我们的过去，你也不可能。”

“或许我们该找精神病医生来帮帮忙？”她的嘴唇抽搐着。

他的表情一下子明亮起来。“我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当然很明显我也没法让自己超然物外。我需要有妻子，到时候，还要给我生个小马什。看起来结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并不害怕，不是吗？我可以为你找回你所喜欢的生活，还有那些我们一起分享过，彼此心领神会的精彩片段。你曾经讲过我们俩像双胞胎，还记得吗？也许我们一起努力的话，还会像过去一样。我保证你生活得无拘无束，应有尽有。”

“别想收买我，马什。”罗丝琳的样子不怒自威。“我对你的钱不感兴趣。”

“那么，让我的钱见鬼去吧！在你看来，钱多了，反而是我的不对。但是有了钱，奥丽的生活可以更方便，也更充实些。”

“哼，现在才谈到正题上，敲诈！”

马什的嘴唇抿紧了。“未必如此吧。在爱情和战争中，

一切都是合理的。奥丽是你的妈妈。你是不是过去也抱怨妈妈没有好衣服穿，没有地方可去？这些将来我们都会解决的。你也许会起来声讨钱的种种弊端，但有了钱确实可以让人变得更加自信。奥丽是一个漂亮女人。她应该给生活一次机会，同时也给中意的男人一个机会。”

罗丝琳尽管和他的想法完全一致，但不准备表现出来。
 (40) “难道不是你告诉我假日里的活儿根本就离不开她吗？”

马什嘲讽地看了她一眼。“也许我有点夸张。实际上我总可以弄到人手，当然，不可能像奥丽，不过也还能干。我实在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上帝知道为什么！”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鬼迷心窍。”他的声音因为自嘲，显得很有生气。“你现在像个老师似的一本正经，我可是看到过你脸上涂着颜色，头上插着羽毛的样子。是谁缠着丽莉亚要春药的秘方？我知道我当时没喝，但是你可以换个其他时间给我呀。你真是个狡猾的小东西。”

听到这里，往事缓缓地涌上心头。那个在牧场上逛来逛去的当地土著妇女丽莉亚，曾经是她最好的朋友和童年时代的老师。关于人类、动物、空中的鸟儿和小溪里的鱼，丽莉亚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是丽莉亚告诉她宇宙的永恒，让她认识了红色的沙漠，并且教她怎样跳喜剧舞，怎样打拍板。从丽莉亚那里，她知道了数不清的秘闻和传说，以及在沙漠里



怎样寻找水源，收集食物这些宝贵经验。丽莉亚还教她制春药，她到现在还记着这个秘方。她像个很在行的草药专家，能把各种草药巧妙地搭配在一起，但是马什居然一口回绝她的配方，让她大为伤心。那时她才十五岁左右。他们一起经过一个神秘的小湖，到处是粉色的百合花和黑色的天鹅。马什的幽默风趣让她难以忘怀。他同她逗笑，却不知已经让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堕入了爱河。

这次失败之后，她和丽莉亚又开始策划一种特殊的魔咒。是一种完全可以奏效的魅力女人秘方。一个是老土著女人，一个是喜欢表演的情窦初开的白人女孩，两人悄悄地保守着秘密。丽莉亚用明亮的褐色给她画了脸和身体，并用鲜艳的鸟羽毛扎成花冠，戴在她的头上。但不幸她的计划又失败了，马什一见就大笑，问土著狂欢会在哪里举行？

“罗丝？”马什的声音又把她拉回到现在。“你在想什么？”

她轻轻摇了一下头。“我在想丽莉亚。她怎么样了？”

马什耸了耸肩。“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她了。她总是到处漂泊。”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更像是一对阴谋家。你们俩总是想搞出点魔法来。”

“有些很灵验。只不过可能不是按照我们的设想。”

“这就是魔法的危险，罗丝。丽莉亚应该警告过你。我

星期一飞回马康巴，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

“你总是给人一种压迫感，不是吗，马什？”她若有所思地问。

“听着，罗丝，我不想失去你。我要你成为我的妻子。这辈子你休想再找别人。”

马什轻轻的话语，让罗丝听得心潮澎湃。“你不觉得有点夸张吗？”她也用一种不为所动的语调讲。

“宝贝，你也不小了。到一月份就二十五岁了。你的美貌恐怕只能留在书架上的相框里了。而且你想要孩子，这我知道。你和孩子们在一起非常融洽。等待着你的白马王子固然不错，但要是他根本就不存在，你恐怕要空等几年。而且，要讨你这位大小姐的欢心比登天还难，没一个男人能够完全符合你的精确标准。如果要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开心，那别人就更难满足你了。我已经快筋疲力尽了。外面没有一个女人能让我开心超过一周。只有你是例外，会施展让人难以置信的小魔法。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很不平静，但是我准备接受你的全部，抚平你的创伤。”

“问题是，我准备接受你了吗？”罗丝琳反唇相讥。“我和你已经一刀两断了。”

“那为什么过去的伤疤就这么难以愈合？”

罗丝琳脸色变得苍白，马什立刻抓住机会，紧靠着她，坐在沙发上。“言由心生！人们总是害怕袒露自己的内心。”



他把她拉进怀里。“我相信你还关心我，罗丝，就像我关心你一样。”

“不！”她摇头否认。

“我不明白。”

她把头埋在他的外套上。“关键要看你想要什么，马什。一切的一切都要看你。”

“我想要过去美好的时光重现。我不能否认这点。我们的冷战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所以我必须为我们俩的关系作出决定。但是我不会屈膝下跪，也不会为过去发生的一切再吃苦头了。要想重获新生，我们必须埋葬过去。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订一个婚姻合同。你可以不时地参考一下。我会给你时间，但一旦你同意了，你要知道我是不会放你走的。别想逃跑，也不可以离婚。你和我，一生一世。就我们俩，不可以有第三者。你要认真对待。我可以让自己去向任何和你有染的人开枪。我是说真的，宝贝罗丝。你要是玩弄我的情感，你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反之，如果你尊重我们的协约，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开心。我忘不了曾经把你抱在怀里，许诺给你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异想天开，马什。”罗丝琳仰起脸，声音带着沙哑。

“我不会忘记。”他的表情亲密、热切，还有一点严峻。“你也一样。婚姻或许会让我们俩摆脱苦海。”

“但也许会比以前更糟呢。”

“我没想过放弃，”他几乎很严厉地大声说。“想一想吧，清醒些。我不会放你走的，罗丝。我们的婚姻会白头到老，永远扎根在马康巴的土壤里。”

罗丝琳琥珀色的眼睛像清泉般透明，浓密的黑色睫毛紧锁着泪水。她把思绪纷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你是不是想通过这种实际的方式要一个儿子？”

“我要一个家庭，”他说，“我要生很多很多的儿子，我还要一个女儿，像你一样，这样我就能够宠她。”

“这是真的，马什？我不是在做梦？”

他轻轻地用手拉着她的头发。“是真的。”

“这是我曾经期望实现的最后一个愿望。”她说，“我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你让我大吃一惊。你伤过我的心，我不可能让它再破碎一次。”

“乐观点，罗丝，”他温柔地嘲弄她。“我们不能让过去扭曲了我们的生活。未来充满了希望。而且，你是我最喜爱的女孩。你还让我再说什么呢？”

“说你爱我爱得死去活来？”她用戏弄的口吻回敬道。

那双炫目的蓝眼睛像笼罩在迷雾里。“爱本身就是冒险，罗丝。它可以愚弄我们。男人会失去控制，这你了解我。我喜欢做游戏的主宰。另外，我没听你说过任何爱我的话。还是让我们来理顺一下我们之间的問題。我们曾经共同走过一段很长的路。你占据了我生命的中心，这到死都不会改变。



我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一切都像命中注定的一样。我们俩都无法超越，尽管我们都尝试过。但无论如何，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观点。和我一起回马康巴吧，体验你以前喜爱的一切事物。你会有奥丽和我陪伴。从前，我是能够说出你的心思的。”

她盯着他，搜索着词语。“马什，你让我害怕。”最后她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

他低下头，在她的唇上猛地吻了一下。“本来就该这样。女人应该害怕她的男人。”

这是他的基本哲学理论。她以前就被警告过。

马什已经走了很久，罗丝琳躺在床上，神经仍然绷得很紧。马什的求婚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简直难以相信，俩人在过去的两年里竭力躲避对方，居然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马什曾戏称为“鬼迷心窍”。一点也不是在演戏，是真真实实的一种状态。罗丝琳可以为此发誓证明。激情……狂热……像过去任何时候一样，两人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越陷越深。只是，如果要面对事实的话，那就是她爱他。但是这个事实也让她不寒而栗。因为一旦袒露真情，罗丝琳觉得就又立刻变回到原来那种小可怜的角色了。马什只是想要她，就像他要得到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一样，毫不含糊。并不是说他们俩在其他方面不和谐，只是罗丝琳深信要是马什的母亲

还在世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向她提出求婚的。福克纳太太的强烈反对会引起轩然大波。马什的姐姐们也会不得不听从妈妈的意见。于是整个大家族就会纷纷效仿，可能只会有一两个例外。一个管家的女儿，爸爸是畜牧工，死在畜牧场上，怎么可能是这个声名悠久的大家族的合适人选呢？

(46) 只可惜福克纳太太不在人世了，没人一定要忍受她的强烈反对了。罗丝琳大声地抱怨着。整个事情的突然变化让她有点不知所措，简直都不能正常思考。她想象自己的反应肯定就像个突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人。她花了多少年的时间试图忘掉马什，并且始终在努力建起一道保护屏。但无疑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她只要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所有的期盼就又卷土重来。她的心每每将她击败。就连她表面伪装出来的冷静和能干也迅速地土崩瓦解。

“该死的，叫我怎么相信！”她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

她怎么也不会去认真考虑俩人之间的婚姻问题。这种想法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怎么突然一下就变了？难道马什真的摆脱了家里的束缚？愤怒的火焰不是仍然在燃烧着她吗？他们俩的过去总是一波三折，不无痛苦，他们的未来也注定不会风平浪静。她总是某些人恶意攻击的靶子，人性就是那样。同时也有其他因素。她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马什是当地的首富之一，他不仅控制着福克纳公司，还继承了他母亲的巨额遗产，数额达五千万美元之多。



对于马什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罗丝琳一无所知，并且她也不想知道。在她看来，钱多了并不是什么好事。尽管福克纳太太尽量掩饰他们家财万贯的家底，还是没法让人觉得福克纳一家很幸福。严格来说，畜牛业只是福克纳家族利润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有价证券。马什就是莫斯威尔大型畜牧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这是众人皆知的事。罗丝琳一点也不在乎，但是在福克纳家族的各项资产运营中都少不了马什，商务旅行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即便马什小心谨慎保持媒体的低调，他还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据她了解，福克纳家族都是不愿抛头露面的人，他们掩饰自己的财富，生活节俭，从不大手大脚地乱花钱。即便如此，福克纳家族还是投资兴办了医院、学校和小镇。同时还建立了数不胜数的基金会、奖学金和一项重要的艺术奖。作为财产继承人，马什勤奋学习，获得了经济学和法学的学位。在很多方面，马什的成长经历就像城堡里的王子，但从很早的时候起，千斤重担就压在了他的身上。这个重负他不得不背，但对于一个有朝一日要操纵大权的人来说又是责无旁贷。

那一天已经到来。为了保持传统，马什理应娶个门当户对的妻子，支撑一个大家庭。这个门当户对的妻子意味着出身于相似的背景，换句话讲，一定要是位上层社会的小姐，根本不可能是个没有地位的学校老师。否则，那就会变成家丑。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听到福克纳太太和依莱

娜·彼得森在一起很严肃地悄悄商谈两家孩子间的婚姻。当时马什应该是十六岁，姬姆要小一岁左右。这个婚姻会把两个声名显赫的家族联系在一起，从而奠定牢不可破的财富基础。即便在那时，罗丝琳听到后还是大吃一惊。难道这两个女人认为孩子是他们的私有财产？马什甚至都不喜欢姬姆，他曾经亲口告诉过她。

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几年前马什的父母还在世的时候，马什和姬姆经常出双入对。福克纳太太早就给了姬姆特许权，她成了马什姐姐们的知心朋友。百分之百的门当户对，绝对的上流阶层。如果罗丝琳去勾引他们的宝贝马什，姬姆肯定不会等闲视之。她会被认为是见空就钻。明摆在面前的这场战争，她有能力应付吗？那时只要他说他爱她，只要……

星期六早上，她去商店给妈妈买礼物。下午她就在花园里，在和煦的阳光下把大盆大盆的白色牵牛花从盆里齐齐地种到土里。至少她已经不再觉得很震惊了，是马什要求她嫁给他的。他只向她提出求婚。她不是一直为自己不断奋斗的品质而骄傲吗？她会让他爱她。她会为他生儿育女。只要有他支持自己，她没有什么做不了的。她会让她妈妈为她骄傲，让她高兴。本来是热情好客的马康巴被福克纳太太独裁统治了太长时间，没有什么可以轻而易举就办到的事情。一切都需要辛苦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



她不无骄傲地环视着自己的花园。太美了，只不过小了点。马康巴的花园经过阿提森盆地的水孔灌溉可就壮观多了。福克纳太太没时间亲自料理花园，情愿让哈里·渥伦斯来全权管理。哈里是个到处流浪的英国人，他到马康巴来打马球，后来就留下来做了园艺师。

她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自己并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因为以前她可以无拘无束地在任何时候跑遍整个牧场。福克纳太太当然非常讨厌她这样，不过查尔斯爵士和马什对她则太过于纵容，几乎是为她的大胆而拍手叫好。要是福克纳太太是个善良的女人，那该多好呀！生活可能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了。

第 3 章

他们乘飞机进入福克纳家族在沙漠中的大本营时，罗丝琳才完全意识到她会让自己面临怎样的命运。多年前一个卑微畜牧工的女儿降临到马康巴，现在这个女孩却在认真考虑成为马康巴的女主人。从一贫如洗到家财万贯的故事，这可能在传奇小说中读得到，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发生。

从空中远眺，血红色的地形景象壮观，并且一直绵延到地平线上方如彩虹般绚烂的平顶山。山上星罗棋布的洞穴里珍藏着几万年前的土著文化。马康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在干旱季节，也显出一种原始美，但由于是在宁静的、枝繁叶茂的郊外，又显得如此空旷寂寥，也许这里曾经是一颗奇怪的新行星。在他们下面是连绵起伏的红色沙丘，锋利如刀，闪闪发光，还有清澈见底的石潭、沼泽和死水塘。这儿也是迁徙水鸟的主要繁殖地。水面上澳洲胶树伸展开长长的枝条，一群群的灵鸟、琵鹭、绿鸕鹚和苍鹭在这儿筑巢，澳洲鹤在沙地上表演精彩的舞蹈。旺季的时候，会有成千上万只数不清的鸭子涌入沼泽，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景致。

澳大利亚内地也是鸟的世界。在风光旖旎的西部，有成千上万只聚集着啁啾的虎皮鸕鹚、羽毛鲜亮的普通鸕鹚、温



柔的桃红鸚鵡、斑胸草雀、深红色鸣禽，还有各种各样的鸚鵡和大群长喙白羽大鸚鵡，经常跑来装点树木，宛如巨大的白花。过去多少次，她坐着观看楔尾大鹰在沙丘上空翱翔。这里是全世界她最热爱的地方，她总是把这儿看成是真正的澳大利亚。这里有旋风呼啸，有海市蜃楼，古老的平原与广袤的自然灌溉系统纵横交错，形成了大片适宜放牧的牧场。这儿的每一根纤维都令罗丝琳激动不已。但当马什驾驶着飞机快要到达时，罗丝琳却要强打起精神，准备应付各种矛盾。他们现在考虑的事与传统的观念根本是背道而驰。她身无万贯家财，又没有强大的家族联盟做后盾，只能只身而来。但她一直认为这应该足够了。她并不是妄自尊大，但她知道自己漂亮、聪明、健康。在大多数人眼里，她美貌惊人。作为老师，又备受尊敬。她没有什么可为自己辩护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她有权比她母亲享受更美好的生活。然而她知道，姬姆·彼得森一发现她回到马康巴，就会马上飞过来，准备以她那冷傲、优越的方式和她斗。姬姆自然是福克纳太太宝座的继承人。她自诩为上流人物。

“我们回家了！”

马什的欢呼声让她回过神来。他的声音里洋溢着巨大的喜悦。是你回家了，她想。

“别提前宣布我们的事，马什，”她请求道，“我想以自己的方式看看别人对我回来会有什么反应。你全家人一到，

答案自然就会出来了。”

“你又不是嫁给我家。你是要嫁给我。”

“可没那么简单，”她叹了口气，“有很多东西，把你和你家里人紧紧地绑在一起，比如血缘关系、家族业务、共享的遗产。你已经被选定做继承人。她们都爱你，但她们并不爱我。我也不指望她们爱我，但我确实想凭自己的力量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一个尾随你的小孩子。”

“别说了，宝贝。”他说。

“我别无他求。但同时，我也不得不为我自己的立场辩护。”

“你善于此道，罗丝，”他慢条斯理地说，“你总是喜欢像钉子一样扎人。在我们俩开诚布公谈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放松一下，不要动不动就大发雷霆。你要不是这么容易生气，姑娘们早就和你交上朋友了。实际上，她们很羡慕你。你美丽，聪明，事业有成。但你会发现，婚姻确实改变了她们。她们变得成熟，也温柔了。而温柔，正是你欠缺的！”

“自以为是，马什。我和其他人交往并不难，批评我对你没什么好处。”

他抓起她的手，吻了吻。“原谅我，我的小姐，对我们俩来说，容忍是上策。不管怎样，还有阿加莎。”他不经意地提起他德高望重的姑婆，阿加莎·福克纳夫人，一位作家和历史学家。“你和她通常相处得都很融洽！”



罗丝琳愉快地笑了。“阿加莎夫人是位真正的夫人。她能让每个人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她每次一来，一切就变得好了起来。她甚至对我当时做的事情也感兴趣。而且还是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总是为了女性的权力而倡议。是她发现我有音乐天赋的，记得吗？她总是让我到这幢房子里来为她弹琴。”

“亲爱的，相信我，我会把这当做传统一样保留下来的。”马什温和地说道，“我现在就可以为我们俩的将来画一幅画。你呢，可爱的头俯向琴键。我呢，坐在我心爱的扶手椅上休息，右手拿着一杯威士忌。宁静而又和谐。无论你弹什么曲子，我都喜欢听。”

“但我想你说过，听我练曲是一种折磨。”罗丝琳指责他。

他扫视了一下旁边，蓝眼睛熠熠发光。“我那时撒了谎，因为我私下里嫉妒你的天赋。”他让飞机与全天候跑道保持平行，然后放下起落架。“今天是我们俩的好日子，罗丝。高兴点儿。”

已故的福克纳太太年轻时曾经是名出色的骑手和跳高冠军。她还继承了马康巴的传统，把优质的马球马在经过饲养和训练之后，销往国内和国际市场。实践证明，在马康巴除了以牛肉业为主之外，这算是一项利润丰厚的副业。马康巴兽医实验室的组长乔·穆尔，承担了饲养和训练马球马的项

目。这是爱好骑马的罗丝琳一直感兴趣的冒险事业。但是福克纳太太明确规定不准罗丝琳进入马厩，除非查尔斯爵士亲自出面干涉。查尔斯爵士曾经说过，罗丝琳能对牧场的马甜言蜜语，这是她从她不幸的父亲那儿继承的一个天赋。

她父亲的坟墓就安放在牧场墓地。他们乘飞机经过时，她已经俯视到了。她的思绪绕回到父亲下葬的那天。那是她经历过的最悲惨的一天，离圣诞节只有两天。她美丽的妈妈嘴唇苍白，痛不欲生，人们只得带她离开。她脑海中又浮现出了自己当时的模样，一个刚刚回家度假的小女孩，心力交瘁地蜷缩着靠在马什身上。她拼命努力不让自己崩溃。爸爸总是称她为自己的“小朋友”。她告诉自己必须要为他勇敢起来。是马什下意识地把她拉进怀里，让她哭出声来。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她就像是他的小妹妹，不停地抽泣着，抽泣着，他则一直抚摸着她那系着黑缎带的髻曲蓬乱的长发。马什总是在那儿，已经融入了她的生活。她的梦想，她的愤怒，可以永远讲给马什听。他们有相同的幽默感。一直都是最真挚的朋友。

踏着青春的脚步，朦胧的性意识开始迅速萌芽，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头一天她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第二天就成了含苞欲放的姑娘，几乎无法控制感情的强烈变化。她引以为豪和带给她快乐的马什，是她最亲爱的朋友和她的英雄，现在却是她害怕接近的人，因为她陷入了一种骚动不安的情



绪之中。在她走来走去的时候，或是在认认真真帮忙的时候，马什经常会在她脸颊上飞快地吻一下。一想起这些，她就想凑到他的唇畔，感受他优美的唇形。她渴望他的双手抚摸她花朵一样的身体。他是如此合她的心意，他对她可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的情况只有一个结局。他得到了。只有在他转身离她而去时，她才想报复。甚至在考虑结婚时，她还想暗中进行报复。这是她内心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困境。在回家的路上，罗丝琳迫不及待地环顾着四周。马康巴并未因年久而失修，经营管理依然正常。一排排平房、棚屋、人们的厨房和餐厅、校舍、白色围栏和圈场组成的巨大马厩，一切都维护得完好如初。

他们走近中心牧区，这里的白干桉树茂密成林，在整齐规则或错落有致花园之间，福克纳家的宅院就像镶嵌于其中的一颗珍珠。环绕着房子的一条小溪，本是马康巴河的一条分支，洪水泛滥时变成了一条河流，在蜿蜒流淌中河而渐宽，汇入了房前的小湖和几汪装饰性的池潭。这是马什的曾祖母夏洛蒂·萨里开创的产业。她生来喜欢周游世界。后来就发现了这片广阔无垠的新土地和那种“完全未开发的蛮荒状态”，从不服输的夏洛蒂不禁大为震惊，满腔热诚地决心征服它。她孜孜不倦地努力要建造一所天然花园，但想在半沙漠的环境中建造像样的花园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她成功

了，她的名字也带上了传奇色彩。多年来，花园已经更具规模，建起了阳台、拱廊、喷泉、美丽的雕塑和湖边印第安式避暑别墅。

就像治理沙漠一样，改造花园的效果也是非同寻常的，但对罗丝琳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这栋宅邸本身的浪漫色彩更具吸引力。孩提时，她就热爱它。现在依旧爱着它。一看到它，她就热血沸腾。它像一只展翅的白色巨鸟从草木茂密的地面腾空而起。中间设有柱廊，两边两间是长长的侧厅。石柱周围终年盘绕着盛开的白色喇叭花。就在朝门廊正前方望去时，罗丝琳的脑海闪现出一个幻象。

福克纳太太的影子。她就站在镶有可爱的扇形气窗和边窗的前门外，身着骑装，显得高大傲慢，挥舞着那根让人记忆犹新的短鞭。

别进来，我的孩子，她警告道。你不适合，永远也配不上我的儿子。

像过去多少次一样，罗丝琳纤细的身体绷紧了。福克纳太太曾经是多么有权威的女人啊。她鄙视别人的缺点，但却被自身的恶魔所驱使。

“怎么了？”马什发现她的神情不对，问道。

“我想我看到了你母亲。她就站在门外。”

“是你自己胡思乱想，罗丝。”马什的态度不偏不倚。
“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会伤害你。”



“走进这家我从来没觉得舒服过。”

“我以为你喜欢这儿。”

她摇摇头，“我没有说我不喜欢，是它可能不喜欢我。”

“胡说！”马什停下吉普车，“你无所不能，罗丝。你比你已知的要强一百万倍。”他转向她，蓝眼睛神采飞扬。看上去他非常高兴回家。他猛地拿起罗丝琳的行李，拖上车道。这时，一位中年男子穿过前门，身着卡其布裤和一件与之相配的丛林夹克衫，匆匆走下短短的石阶。

“您别麻烦了，马什先生。我来拿。”

罗丝琳转过身，伸出手，“欧尼！见到你真高兴。”

“很高兴见到你，罗丝琳。”欧尼·沃克是半个土著人，长期在这里工作。他朝罗丝琳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笑声很有感染力。“没有你，这儿可大不一样。”

“我给你带了样东西。”她望着他那双清澈灵活的眼睛。

57

“让我猜猜。最新的斯利姆·达斯蒂的歌带？”欧尼说出他喜爱的西部乡村歌手的名字。

“别告诉我你已经买了。”

欧尼摇摇头，“但会有的。非常感谢，罗丝琳。”

罗丝琳伸出手。“一份礼物。感谢你对我那么关心。”

“让你少挨了很多打，这倒是事实！”欧尼表示赞同，“你小的时候，可是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孩子。”

这时，大家都回头望去，只见奥丽·恩绍尔，牧场几乎

所有人都称她为“恩太太”，急匆匆穿过前门，张开双臂。

罗丝琳立刻像羚羊一样飞奔过去，俩人在楼梯顶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罗丝琳的吻如雨点般落在母亲的脸颊上。奥丽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亲爱的，让我好好看看你！”奥丽目光越过罗丝琳，凝视着马什，“我刚知道你带她回来了。”

“他不许别人说一个不字。你看起来棒极了，妈妈，”罗丝琳说，“永远都这么年轻。”

此话一点不假。缕缕阳光下，已年届五十的奥丽·恩绍尔看起来要年轻十岁，依然美丽如昔。除了深棕色眼睛四周有几条细细的鱼尾纹，皮肤光滑无皱。不经意剪短的一头浓密的黑发和她女儿的一样光泽乌亮，只是稀疏地有几根银丝。身材还和姑娘一样苗条、挺拔。一看母女俩，就觉得她们长得极像。只是，罗丝琳脸上掩藏着一触即发的激情。奥丽脸上则流露出某种自然的温顺。

马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深黑色眼睫毛掩饰着他的表情。罗丝琳可能执拗得像一匹设得兰小马，但她愿意为母亲做任何事。奥丽的心也一直扑在女儿身上。两个女人都在他母亲手下受过折磨，但都互相保护着对方。虽然他爱着母亲，明白是什么魔鬼驱使她这么做，但他不得不承认她曾经造成了很多伤害。该由罗丝琳决定是否愿意让伤口愈合。

他们共度了一个美妙的夜晚，由马什做东。哈里·渥伦



斯离开自己的小屋，也来和他们在一起。他穿着一身米色瑟法里套装，颈上潇洒地系着一条真丝领带，显得神采奕奕。能见到罗丝琳，他非常高兴，而且有奥丽的陪伴，他心里甜滋滋的，尽管奥丽故意曲解他的情意。他们在凉爽的阳台上喝着饮料，吃着一盘美味的开胃薄饼。大约一小时后奥丽就在家庭娱乐室里摆好了晚餐。这是一间宽敞别致的房间，面积是正式餐厅的一半。马什把后墙拆掉后，换上落地法式门和帕拉第奥式楣窗，房间就显得更漂亮了。

今晚所有的门都朝开阔的露台开着，微风吹拂，空气中弥散着异国和本地花卉的芳香，令人陶醉。

“真是一顿丰盛的晚宴，奥丽！”哈里赞扬道，淡褐色的眼里充满了爱慕之情，“烹调可是门艺术。”

“园林设计也是一样。你是个天才，哈里。”

“我一直是这样！”哈里欣然接受了奥丽的赞扬。他是个看起来很风趣的人，不到六十，长得并不英俊，但坚韧瘦削。他那英国人特有的白皙皮肤经过风吹雨打，已晒得黝黑，金黄色的头发迅速变得稀疏，却蓄着络腮胡子。这是个很吸引女人的男人。他那富于表现力的嗓音是他的一大资产，一听就知道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还带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幽默，但又充满着宽容。早年在马康巴时，他一直被当做福克纳全家人的朋友，而不是雇员，就连福克纳太太也是如此。罗丝琳一直认为这要得益于他那属于上流社会的优雅噪

音和他那从容自信的举止。后来她怀疑就是妈妈和马球让哈里留在牧场的。

“你知道，奥丽，”现在他袒露心扉，“我一直有个愿望，想在某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开一家餐馆，可能是北昆士兰。那可是块棒极了的土地。能从崖顶俯瞰蔚蓝的大海和附近的岛屿。我可以修建一下，造一所漂亮的花园。你可以监管烹调。当然了，你得嫁给我。”

“瞧你说的，哈里！”奥丽把这个建议当做玩笑，一笑置之。

“我想他是认真的，奥丽。”马什不露声色地说。

奥丽只是咯咯地笑，“他每次见我，说的都不一样。”

“基本意思总是求婚，亲爱的，”哈里温柔地说，“迟早你会接受的。”

罗丝琳飞快地看了一眼马什，目光火辣辣的，而他眨眨眼睛，显然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罗丝琳回头望着母亲。奥丽低垂着头，脸颊因为喝酒和特别高兴而泛着红晕。她今晚看起来特别可爱，罗丝琳自豪地想。她可以适应任何场合。她穿着罗丝琳买给她的衣服，一件简洁的荷叶袖外衣和一条长裙，但印花丝绸很漂亮，白底上点缀着各色小枝状像三色堇的花。这件衣服非常昂贵，但确实与众不同。妈妈应该穿最好的衣服，罗丝琳激动地想。她已经用一堆礼物对母亲进行了轰炸，但主要礼物仍然被藏起来留待圣诞节用。奥丽也



用上了她新买的兰蔻牌化妆品。罗丝琳给母亲化妆时，让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她们像一群女学生一样咯咯地笑个不停。化妆让奥丽温柔可爱的面容变得更加生动，甚至连她的神情也带着电影明星的温柔，如梦如幻。

多么可惜！罗丝琳不止一次地想，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她应该过充实的生活。也许还有可能。如果罗丝琳嫁给马什，妈妈就一定会过得舒舒服服，衣食无忧。她可以去旅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一直谈到近午夜时分，然后马什和罗丝琳决定到湖边去散散步。一轮明月低垂在空中，白色避暑山庄呈现出浪漫而神秘的面容。

“你知道哈里是认真的，”马什边走边说，“他爱奥丽已经有很多年了。”

“可妈妈并不爱他，”罗丝琳不无遗憾地回答道。“我们不能说了算。”

“她也非常喜欢他，可能还会更强烈些，只是她不让他靠近。”

“当然，马康巴的女管家嘛，要是不能体体面面地结婚，就只能过得像个修女，是吧？”

“你非得这样，是吗？”马什说，声音里毫无痛苦，只是询问。

“对不起，”罗丝琳深深地吸了口气，感到懊悔，“今晚

这么美好。我看得出妈妈非常高兴。”

“但对哈里来说不幸的是，她没有考虑过再结婚。”

“爱情是伤感的，马什，”她说，“也许妈妈就像我一样，渴望星星。”

“什么意思？”他看着靠在他肩上满头黑发的她。

“你确实不知道？”

62

她等待他的回答，不久就听到他说：“别去碰它，让它兀自发光，兀自美丽吧。”他们臂挽着臂走着，她感觉到他的肌肉在隆起。

“这不是答案，马什。实际上是另有隐情，因为查尔斯爵士就是妈妈天空中的恒星。”

“但据我记得，奥丽是因为你爸爸去世而变得身心交瘁的。”

“我是在谈论我爸爸死后的事。妈妈太孤独无依了，没有赖以支撑的家庭，完全像个有着孤儿心态的孤儿。然后你父亲就出现了。面对这么一个出类拔萃的男人，你不能怪她。她作出了决定。于是忽然间，生活就变了。你父亲变得对我们太重要了，就像一颗星，我们要环绕着他。可他什么也不能给妈妈。他是个有家有室的男人，一个非常传统的男人，是社会的栋梁。他已经作出了承诺，我认为这当然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我非常敬重结婚时双方许下的神圣誓言。我只是说我们的生活被毁了。不知为什么，我妈妈开始逃避生



活，而我的生活中又充满了矛盾和怨恨。”

“上帝知道确实是这样，”马什表示赞同，带着一种冷冷的幽默。“我们都不是圣人，罗丝。如果奥丽有时为一些无法实现的事而哭泣的话，你可以想想，我父亲也有不如意的时候。还有，也无需他人来告诉我母亲，结婚没多久，她自己就知道父亲对她并不满意。”

罗丝琳猛地仰起头，他讲的话和言下之意让她激动不安。“你在说什么，马什？”

他耸耸肩，身子后退了几步，“所有的家庭都有秘密，罗丝。不幸有时能让人变得残忍。”

“但你母亲对自己的女儿也不仁慈！”因为目睹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罗丝琳指出道。

“也许她把她们看成是自己的延续。”

“怎么样，以什么方式？”

马什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人人都知道她们长得像她，”他说，“你以为我母亲不爱我父亲，你错了。每一刻醒着的时候，他都支配着她的生活。他们的婚姻可能和任何父母包办的婚姻一样。但母亲如此爱父亲，根本无法接受父亲并没有同样爱着她。虽然没有明显的疏远，但她需要把她的不幸发泄在某个人身上。那就是奥丽和她美丽的小女儿。就在她鼻子底下，处于只能顺从的地位。”

“太残忍了，马什。”

“上帝！是的。”

“而且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她的声音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我妈妈问心无愧。她一生从没有做过任何不光彩的事。”

“我希望你言下之意不是在说，是我父亲使她一生难过？”他简短地说。更糟的是，他的语气中还带着某种傲慢。
(64) 既然他高贵的父亲不可能做任何错事，他母亲的罪也就可以轻易饶恕了。

罗丝琳被激怒了，挣脱了马什的手，快步朝湖边走去。“但愿不是这样！”她大叫道。

马什追上她，让她面对着自己。“我们能不能冷静地对待这件事？”

“看来不可能。别标榜自己冷静，你实际上非常傲慢。总面言之，是妈妈不够庄重。她不过是个仆人。这点一直就是个攻不破的堡垒。”她觉得喉咙哽咽，突然停下来。

“你就是想不通，对吗？”

罗丝琳觉得有种近乎疯狂的东西在血液里流淌。为什么她总是错的？“听着，这不是什么新闻快讯，”她生气地声明道。“我并没有对过去说，‘回来吧，别离开我’，相反，是它缠住我不放。你的办法似乎是想禁止它，但你还是不能阻止它爆发。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马什。”

“直到它把我们毁了？它已经夺去了我们的许多岁月。”



我的父母，已经死了，愿上帝让他们不安的灵魂安息吧。”

突然，眼泪从罗丝琳的眼睛里夺眶而出。她摇摇头。“对不起，马什。我多么希望我们俩之间一切正常，但我满脑子都是惊惶，像上了典型的环滑车道，起伏不平。一切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尤其是我，我会成为攻击对象。我们不能就这么走开，然后结婚，只有我们俩人。大家会期待隆重的婚礼，媒体也会实况报道我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还有我的全部背景。那些好散播流言蜚语的人背地里会对你父亲和我妈妈的事议论纷纷，令人讨厌地猜个不停。虽然他们的行为都是坦坦荡荡，但只要稍稍观察一下，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感觉到他们俩确实互有好感。”

马什抬起头，望着河对岸。“这个世界上没人会太在意的，罗丝。我得告诉你，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重要的是我们的亲人会理解的。你也会这样。如果你想我们秘密地结婚，可以。你想怎样嫁给我，都随你。”

她听出他的语气很坚决。“那会有谣言说我怀孕了。我还是没有真正胜利。再说，我也不想遮遮掩掩。”

“这才是我的好姑娘！”他拥她入怀，吻着她的秀发。“而且，我想我应当看着我的太太走上红地毯。这会给我带来无比的自豪和快乐。我要让每个人都见到你，罗丝。全世界！”

这才是她想要的保证。一切又恢复了和谐的气氛。他们

一起走进避暑山庄，星星点点的茉莉花散发出迷人的芳香，更增添了一份浓郁的浪漫气息。花枝缠绕着穿过白色格子，爬到了精致的细长支架上。

“这儿多美啊！”罗丝琳手扶在围栏上，凝视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湖上充满了各种窸窣窸窣的声音，蝉虫在不断地发出有节律的鸣唱。

“真美！”马什站在她身后，环着她的腰。

马什，光芒四射的太阳；马什，夜晚的月亮。他轻轻一碰，欲望的火焰就燃烧起来。在温柔的紫色夜幕中，她可以依稀辨出两只天鹅，大概是西留斯和它的伴侣贝拉在水上睡着了，脖子蜷缩在背上。其他的天鹅在岸上的某个地方，黑羽毛把它们遮住看不见了。湖水看起来很深，但只是假象而已。有一次，她一时头脑发热，潜进水里，那只最出色也最爱攻击人的西留斯就紧追在她身后。

“你记不记得那时——”

“西留斯追着你？我当然记得。不知道告诉过你多少次它会这样的。”他把她瀑布般光泽乌亮的秀发拢到一边，让银色星光勾画出她的侧影。

一股浓浓的柔情冲击着她的血管。“你答应过的，马什。”

他吻着她露在外面的颈部，一只手游走在她胸部的曲线上。“我当然没有答应过不搂着你。”



“说话要算数。”

“只对你，别人不算。你是火和风的化身。你知道怎样施展魔法。”他的唇开始轻擦着她的耳朵，舌尖探索着敏感的内涡。

“天晚了。”她说。

“我知道。”

她刚想伸出无力的手阻止他，随即就放下了，因为她克制不住自己的渴望。她把头向后仰，再次细细地嗅着他那迷人的男性气息。它总是能唤起她的情感。她迫切地想投入他的怀抱，感受俩人身体完全地熔化在一起。他继续饥渴般地吻着她，数十个吻落在她脸上，轻柔、细软、迫切。她任由着他，脑海里又重温起往昔的激情。那时，同样的星星照耀着他们，耀眼而永恒。黑天鹅绒般的天空在它们的光芒照耀下，变成了一种温柔、神秘的淡紫色。没有一片天空像澳大利亚内陆的天空一样，这么广阔、空旷。空气是如此纯净，不染烟尘，似乎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攀登上去采摘星辰——那完美无瑕的宝石。

她梦幻般出神地叹了口气。“马什，停一下。”

“我什么时候强迫过你做不想做的事了？”他喃喃道。

她确实想不起曾经有过。血脉中燃烧的激情总是相互的。她对他的吸引和他对她的吸引一样都有触电的感觉。她知道自己几乎要和危险擦肩而过。只有当他告诉她他爱她

时；她才能放弃最后的约束。

此刻她情绪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压抑已久的感情几乎高涨到顶点。湖水拍打着巨草和芦苇，微风摇曳着茉莉花，吹落了花朵，飘散出花香。

“吻我，”马什说，轻轻把她的脸推近他。“吻我，不要停。已经等得太久了。”

她娇喘吁吁，张开了唇，然后慢慢地转过身，几乎像一个芭蕾舞的动作，让他伸手抱住她。她感觉到他的身体很坚实。他熟练地搜寻着，触到了她的唇，顿时，一道强光笼罩了他们俩。

“我要你，罗丝。我要你。我害怕让你离开。”

听到这些话和他声音中的激情，她感到自己好像来到了一个深渊的边缘。她以前满足过他，然后就失去了一切。现在又在冒险了。她用手抵住他的胸膛，立即挡开了他。

“我可不是你的性工具，马什。”

立刻，从恋人变成敌人。一对陌路人。

“又来这一套了。”他的声音刺耳，“你真是没完没了。”

“那么，请告诉我，我必须知道。什么使你突然改变，现在要娶我？”

“那么，又是什么让你现在考虑我的求婚呢？”他反驳道，话语温和但尖刻。“我还以为已经说清楚了呢。”

她感觉到茉莉的卷须缠在了她的秀发上，随即一把拂



去。“对不起，我们从没有说清楚过任何事。自从你把我赶走，就从来没有过。当然那时我配不上你。”

“别说傻话了。”他生气地说道，“你那时还是个学生。”

“那好，就算是这样，”她说，声音假装温和起来，“但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应该管用了吧。”

他听出了悦耳的语调中隐藏的冷冷嘲笑，“确实如此，你的眼神，你的言谈举止，你容光焕发的神采，这些漂亮女人的魅力，任何男人都抵挡不住。男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罗丝琳，有的时候还非常强烈。我不能保证一直让你待在象牙塔里。我迫切地想要你。而你，只有让我屈服，你才会真正满足。”

“真讨厌！”罗丝琳竟然倒退了几步。

“是该死的太接近事实了。你永远不会承认，罗丝，但报复的念头一直驱使着你。我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你，而你却把自己看成是个受人藐视的女人。该死，小姐，你那时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只有十六岁！”

“但我其他方面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我知道怎样承受痛苦。我被毁了，马什。”她说，声音里流露出伤痛。“你难道不明白？被毁掉的人是很危险的，人们都这么说。”

“混蛋，罗丝，你说话的语气好像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被毁了，我当时就是体无完肤。我们家没有多少爱，有的只是不正常的东西。在父母眼里，我必须是

完美的，一个完美的继承人。但我并不是让别人可以自豪地佩戴在身上的奖牌。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如果为了继承权，就要夺去我惟一的幸福机会，那么让它见鬼去吧。”

罗丝琳闭上眼睛，倾听他的满腔激情。“我知道你身上背负着多大的压力，马什。”

“那就别再打击我啦。我要娶你为妻，罗丝。”他说道，露出他性格里冷酷、专横的一面。“不只是想，我还要做。你是我的！”



第 4 章

当晚晚些时候，罗丝琳独自一人坐在卧室的床上，想着怎样用最好的办法解决她面前的难题。她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放马什家人的思想。他们从未认识到她的价值，而是一直用福克纳太太带着偏见的眼光看待她。过去，他们不允许她在餐桌前有一席之地。现在，马什要她嫁给他这一事实，无疑象征着一大胜利。惟一的困难是，胜利背后要承受许多痛苦，还要付出很多时间。

她沉浸在遐想中，妈妈轻拍房门的时候，不由得让她吃了一惊。

“对不起，亲爱的，把你吓了一跳。我只想说声晚安，顺便告诉你，你在这儿真是太好了。”

“来和我聊聊，妈妈。”罗丝琳请求道，拍拍床上身边的位子。

“就一会儿，”奥丽笑道，“经过这么长途的旅行，你一定累了。”

“应该是，但我不累。要想的事情太多了。”奥丽在床上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罗丝琳又在妈妈的头后垫上一个枕头。“你今晚真迷人，妈妈，”她自豪地说，“这件裙子非常合身。”

哈里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你。”

“哈里喜欢女人。”奥丽漫不经心地说，握着女儿的手。

“哎呀，他当然喜欢女人。别自欺欺人了，妈妈，他非常喜欢你。”

“哈里知道我这儿最可靠。”奥丽像往常一样说道，同时又告诉女儿另一条信息，“他结过婚，你知道吗？”

罗丝琳很惊讶，“他从没提过一个字。”

“是啊，讲起来是令人伤心。”奥丽叹了口气。“他的妻子抛弃他，跟了他最好的朋友。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归他前妻。那时一个六岁，另一个八岁。哈里在这件事上坚持了好几年，他的前妻总是设法让他的孩子不理他。他当然想过一些办法，但大多数情况下，他想要见孩子们的时候，她就打发他们去做其他事情。她堵死了他见孩子们的各种渠道，每次去看望孩子，都像是场噩梦一般。小一点的孩子开始冲他发脾气了。当孩子们开始叫他以前的朋友‘爸爸’时，他决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好像把自己叫做什么‘围城里的人’。总之，他没有解释，我也没有问。他给孩子们留下大笔的生活费，就离开了。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他没去过，甚至都到过南极洲。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肯尼亚度过的，后来他旅行到了澳大利亚，就被这里的开阔空旷吸引住了。”

“可怜的老哈里，像一个受伤的流浪汉。”罗丝琳不无同情地说道，“他的心一定碎了。”



“是呀，现在也是。血缘是不会完全断掉的。孩子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想和哈里恢复父子关系。哈里回英国时见到了他们。一个是律师，另一个在一家商业银行工作。两个人都不急着结婚。”

“破裂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这样。”

奥丽温柔地看了一眼女儿。“你是不是在想什么事？”

“我那么容易被看穿吗？”罗丝琳笑了。

“我是你妈妈，亲爱的。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美丽的妈妈！”罗丝琳举起母亲的手，吻了吻。“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但马什让我嫁给他。”

“罗丝琳！”奥丽鼻翼翕动，温和的脸上蒙上了强烈不安的神情。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罗丝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妈妈，我们俩的感情说来话长了。”

奥丽蹙起眉头，“好像我不知道似的！你们俩那么疯狂地爱着对方，简真让人害怕。我时刻担心福克纳太太会把我们扔到沙漠里去。”

罗丝琳笑了，面色苍白，“她还没那么大本事。查尔斯爵士会阻止她的，他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但他确实很担心。尤其是你，当时那么年轻，必须要有人阻止。”

“是，没错！”罗丝琳愤世嫉俗地说，“谁不知道这些以前的大家族，牢不可破，保守得要命。他们才不会喜欢让暴发户加入他们的家庭，更不用说替他们工作的仆人的女儿了。”

“无论你有没有多么漂亮，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奥丽悲伤地补充道，“罗丝，你要考虑到，马什的家庭对他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他也摆脱不了。马康巴现在只是福克纳家庭利益的一小部分。他们在许多朋友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之前，就已经知道广开财路的好处。他们有巨额的有价证券，有莫斯威尔地产，还是威士费尔德矿场的主要控股方。我敢肯定，还有更多的。只不过家族对此守口如瓶。”

“我不是为了钱才嫁给马什的。这不关我的事。”

“那么你应该关心起来！”奥丽几乎严厉地看着女儿。“你可能被推入一大堆责任中，甚至要面对你不想要的生活方式。在这儿你不会生活得很平静。这里的生活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要是马什或是他父亲是白手起家的话，也许会容易些，毕竟只是些新的暴发户，可他们都是真正的旧贵。”

“妈妈，我讨厌这些称号。”

奥丽摇摇头，头发光泽如丝。“可惜，这是事实。这点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旧贵都有一种成熟的群居本能。他们喜欢固守在一起，讨厌局外人。只要消息一宣布，报纸会



立刻争相报道的。”

“可是我们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妈妈？我们活得很体面。”

“也许等整个事情都披露的时候，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你知道那不容易，罗丝。你知道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不要嫁给他？”罗丝琳面有难色地问道。

“我是说，我主要关心的是你的幸福。你以前过得太不开心了。”

“妈妈，你一定也爱马什？”

“当然！”奥丽紧咬柔软的双唇，“这么多年他一点儿也没伤害过我。他保护我们母女俩免受他母亲的责骂。姑娘们当然都学着她们母亲的样……”

“恐怕她们不敢不那样做。”

“有可能。但难道你看不出来，亲爱的，马什一直都过得像个王子？马什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他甚至有自己的私人王国。涉及到他的财产时，他是毫不妥协的。我知道你们俩分手的时候，有多难受。我也知道你是怎样努力把所有一切都抛在脑后，而这需要下多大的决心，忍受多大的痛苦。马什似乎也想干脆一刀两断。有段时间，他追求过姬姆·彼得森。她是福克纳太太为他儿子选择的新娘。然而有你在！你们俩似乎谁也离不开谁。”

“这就是感情，妈妈。”

“那这感情就是该死的东西！”

“生活还是没有那么简单。我尽力扩大我的朋友圈子，妈妈。但没用，马什总像个影子站在那儿。没有人可以和他比，更别说比得过他。”

奥丽苍白的脸上出现了皱纹。“但他能使你快乐吗？”

“如果撇开他的家庭不谈，妈妈，我们俩很合得来。”

奥丽继续闷闷地沉思着。“不仅仅是他的家庭，马什还有一个很广的朋友圈。你们的消息会令人震惊，亲爱的。我不能说对这消息我感到很高兴。有些人肯定会从中作梗。”

“对马什他们也敢这样做吗？”

“他们会背着他干的。这你很清楚。他们以前不是一直拿你当靶子吗？”奥丽沉思着，觉得有种预感。

“对你也是一样呀！妈妈，为什么我们有机会，却不离开这里？”

“你很坚强，罗丝。你是个斗士，而我不是，所以我没走。”

“但后来你慢慢地喜欢上了查尔斯爵士？”

“啊，别这么讲！”奥丽不安地动了一下。

“我们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妈妈。”

“我爱你爸爸，罗丝琳。”

“这我知道。我是说后来的事，妈妈。我可以理解。我



们的生活总是和福克纳一家缠绕在一起。你当时年轻、漂亮，有太多可以接近的机会。福克纳夫妇的婚姻又不幸福。查尔斯爵士是个众所周知的大好人。他本来应该给你自由！”

奥丽眼中显出忧伤和往日的绝望。“是我自己决定的，罗丝。我想留下。我告诉自己我需要这份工作，然后我就留下来。但从某个方面说，这是自欺欺人。查尔斯爵士是出于善心给我一份工作，是真正的善举。失去你爸爸，我心里哀痛。现在也一样。他永远都活在我的脑海里。同样我也不会忘记查尔斯。我们之间没有不光彩的事，你必须相信这点。”

“我相信，妈妈。”

“我们彼此喜欢，但是我们之间有一条大鸿沟把我们隔开。”

“查尔斯爵士是有妇之夫，妈妈。但马什不是。”

“没错，但该死的是，实际上所有人都要依靠他。我告诉你，罗丝，如果他们家能想出办法来阻止这桩婚事，他们一定会的！”

“那就让他们等着吃惊吧。”罗丝琳坚决地说，“我知道我们前面的路不会平坦，但马什已经求我嫁给他，我也答应他了。”

“那么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会全力支持的。”奥丽动人的眼睛里满含泪水。“你比我要聪明、坚强一百倍。”

妈妈缺少自信心的情绪深深感染了罗丝琳。“我希望我

能碰到您的继母，这样我就可以好好说说她。”

奥丽很清楚自己的女儿，知道她会怎样做。“她不会像击垮我一样击垮你的。你有你父亲的性格，非常坚毅。”

“一个成年人击垮一个孩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妈妈。”罗丝琳温柔地指出。

“恐怕是这样！”奥丽的思绪转向内心深处。“她过去经常耍花招。在我父亲面前对我和蔼可亲，背着父亲却那么残忍，吹毛求疵。父亲却以为是不听话，他站在她的一边，讨厌我。就是她最后导致我和父亲的关系破裂。有些人确实善于耍弄花招，亲爱的。尤其是女人。你得警惕。”

“您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吗？我在想最好的解决办法。”

“噢！你没有多少时间了。他们家人下星期到。圣诞节快到了，估计有很多客人要来。其中有彼得森全家。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公开呢？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订婚。”

“我告诉马什，我想留点时间。我想看看对于我的回来，他们家会有什么反应。”

“你确定这样做是明智的吗？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既成的事实？”

“不，”罗丝琳摇摇头。“我想让他们先暴露自己。”

“相信他们会这么做的，”奥丽说，“在你宣布消息时，没准儿他们还会大吵大闹。”



罗丝琳慢条斯理地说：“是啊，我是在等着他们讲难听的话。”

“那我怎么办？我想马什不会希望他的丈母娘在旁边。”

“为什么不？”罗丝琳看上去很吃惊。

奥丽勉强笑了笑，“我们三人在一起，亲爱的，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好。你们年轻夫妇，新婚燕尔，肯定想单独待在一起。”

“但我想让你在这儿，妈妈，”罗丝琳失望地说道，“这么大的房子！要是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几个月不必碰面。”

“噢，亲爱的，”奥丽摇摇头，“我的女管家生活结束了，对吗？”

“千真万确！”罗丝琳跳起来，吻着母亲的脸颊。“您已经为福克纳家工作太久了。我想让您享享清福，过过衣食无忧的生活。”

“噢，噢！”奥丽小心翼翼地说。

“别‘噢，噢’的，妈妈，马什想在我的名下存一笔钱。作为他的太太，这笔钱我是应得的。我的钱就是您的钱。您一直想和露丝去国外旅行，现在您可以如愿以偿了。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噢，天哪！”奥丽悲叹道，“我一向安静惯了，现在却要改变一切。”

“是的，妈妈，我们要一夜之间变成贵妇了，”她大笑

道，笑声很有感染力，连她母亲也笑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不会有太大改变。也许只是一套新行头。”

“答应我，我不是要改变的对象之一，罗丝？”奥丽低声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妈妈？照看您并不是我们协议里的内容，这只是相应而来的结果。我一直都爱着马什，以后也不会改变。想想看这是我们俩都无能为力的事儿。”

“也许是这样吧。那么准确地说，我什么时候停止工作？”

“可不可以再做做早饭？”罗丝琳开玩笑道，“不，说真的，妈妈，就从现在开始。我的烹调水平几乎和您不相上下。我们可以一起做，直到我们找到比较能干的女佣或者一对夫妇。女仆们和我相处没问题。”

“只是你不再是小罗丝了，你会变成福克纳太太。牧场的所有工人都得适应这一点。哈里会很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的。他总是说你能适应任何场合。马什家人到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别人叫我‘恩太太’。和人打交道总是让我的心七上八下的。”

“你会做得很好的，妈妈。”

奥丽想了一会儿。“亲爱的，我会觉得这简直就像场噩梦。变化太大了。我是个女管家，可不是老朋友。我可以和马什谈谈这件事吗？”



“当然没问题!” 罗丝琳大声地说。“我们都想得到您的祝福，妈妈。”

“但愿我的祝福可以起作用，” 奥丽叹口气道，“我又不是这家的族长。”

“您也不必这么谦虚，” 罗丝琳咂咂舌头，“您是位夫人，妈妈。一位真正的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爱、最重要的人。”

“我的孩子!” 奥丽把她拉入怀中，搂着她，“我这一生没做什么事，你就是我最大的成就。那么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宣布这个消息呢? 我了解马什，我很奇怪他会留给你时间考虑。”

“他打算在圣诞节之夜告诉他们。”

她们长久地拥抱在一起。

“当心有惊涛骇浪。” 奥丽最后说。

全家到来之前的这个星期无疑充满了快乐。罗丝琳第一次可以在牧场完全地自由自在。她和马什像对搭档一样在牧场从早逛到晚，这在罗丝琳生命中是一个新的开始。马什已经开始给她上速成课了。罗丝琳大概了解了牧场目前的经营计划和饲养计划。同时马什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她灌输有关家族商业发展的情况，大部分情况她都不知道。这一直是高高在上的福克纳家族梦幻生活里的事情，与她没有任何关

系。

现在有马什做她的指导，她发现自己居然能够吸收这么多的信息，而且还能提出很有深度的问题，这着实让马什感到高兴。她的记忆力很好，马什讲的又很有趣，所以罗丝琳能记住惊人的大量事实和数据，还有一些警世故事。马什提到的财产能吓人一跳。怎么可能有人花得掉这么大笔钱？但马什不这么认为。作为未来后代的监护人，他已经开始酝酿一项重大的慈善计划。罗丝琳也知道部分内容，但要让她觉得自己真正能够娴熟地操纵福克纳家这个赚钱机器，恐怕还要过很长时间。

有一件事情已经露出眉目。马什对他的使命有着坚持不懈的奉献精神。命运只赋予男人使命吗？令罗丝琳感到很欣慰的是，马什已经决定把她当做知心人。但她还想有自己的发言权。她已经获得了文学学位和毕业证书。将来再进一步出国深造对她也没什么坏处，可以学商业管理或者商贸专业。福克纳家族的资产比她原先想象的大十倍。如果她真的想进入马什的生活，而这似乎也正是他所希望的，那么她最好做好准备，一起参与管理。有一天他们的孩子将会担当起一族之长的责任。福克纳家族一直恪守着长子继承权这一古老的封建礼教。

罗丝琳是相信女人能做大事的一代新人。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在适当时机担当继承人呢？女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她自



己不想坐享其成，当福克纳家的少奶奶。那样就太糟糕了，将会被排斥在男人的世界之外。她知道家族并不鼓励马什的姐姐们对家族事务产生积极的兴趣。不仅如此，她们生来就不认为自己能取得成就。罗丝琳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当然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在她将来的女儿身上。继续深造是必然的。如果她想让别人倾听她的观点，她最好清楚自己在谈些什么。展望未来，她并不害怕。有马什这么支持她，她把从业看做是一项挑战。想击倒她，那些人得全力以赴才行。而且，祝他们好运吧！她一生都遭受着不仁慈的待遇和不公正的批评。这可能使她变得容易发怒，但也使她变得坚强。

马什和罗丝琳黎明时分骑马出外快活地遛弯时，马什谈起他的姐姐们马上要来的事。他们沿着波光粼粼的玛里溪并肩策马。微风掠过水面，像个快乐的孩子，惹得树叶和沼泽上的水草颤动，花朵飘散——一朵纯白的奇形花瓣儿像个用棉花做的标记一样粘在了罗丝琳的左胸上——风儿也吹皱了平滑如镜的水面，打破了花树倒映在水中的影子。两人松开了缰绳，任由欢快的马儿溜达。不过马什眼下似乎正急于想谈话。

“也许，罗丝，你正在让事情变得对自己不利。”他说。太阳照射着他深蓝色的眼睛，他潇洒地调了一下阿库伯雷太

阳镜的角度。

“你和妈妈一样，”罗丝琳耸耸肩，“就想让事情成为既成事实再告诉他们。”

“我结婚，并不需要姐姐们的许可。”

“但你也希望她们赞成。”

“当然，但如果她们一点儿也不觉得激动，我也不会垂头丧气的。”

“我们还是面对事实吧！她们不会感到高兴的。”

“黛安娜决定嫁给克里斯的时候，我情绪很低落。后来，佳斯汀的丈夫乏味得几乎让我睡着，但我还得接受他们。”

“但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权势的。”

“时代不同了，罗丝。”

“那是对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来说的。”

“你是说我姐姐们被封闭起来了吗？”

“她们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权世界里。马什，这你很清楚。”

他那好看的嘴巴扭曲了。“我猜你在这儿都说了半天了，她们还不知道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呢。这是命运造成的，罗丝。但为了弥补，我们一家一直在尽力而为。”

罗丝点点头，“有钱人应该尽其所能，解困济贫，这是道义责任。”

“那我们也应该得到一些回报。”马什的声音干涩。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完全同意！”罗丝琳抬头看见一群花朵般五颜六色的鹦鹉从树上飞落。“我没指望你们会牺牲一切。”

“我也没打算这么做，即便是为了帮你的忙。”马什懒洋洋地说着，伸手去采摘比其他水果所含维C更多的野李。“今天早上天气真好，不是吗？”在宽边阿库伯雷太阳镜下，他的眼睛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来，咬一口。”

罗丝琳接过李子，品尝着气味浓烈的深金色李肉。“你想过没有，你姐姐们一定会让姬姆·彼得森来这儿？”

“我不觉得这会有多大妨碍。她们一直都是朋友。”他在马鞍上探身过来，够着她的脸，把脸转向他。“你下巴上有果汁。”

“帮我舔掉。”

“正合我意。”他的舌头吸吮着湿湿的汁水，然后覆盖在她张开的双唇上。“什么时候你才和我上床？”

她任凭他吻着她，一阵轻微的震颤突然袭遍了全身。

“结婚的时候。”

他抽开身，笑了，“要是我控制不住怎么办？”

“你不会的！”她朝他挑逗地笑了笑。

他继续凝视她的双眼，笑容消失了，“保证？”

“别想！”

她感到热浪遍布全身，红晕飞上双颊，“姬姆要是知道

我们俩的事，会受不了的。”

“那只能说声对不起了！”他骑着马，极富王者风范，“这些事必然要发生。不管怎样，我和姬姆的关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应该接受克雷格，免得他跑了。这么多年来，克雷格是最适合她的。上帝知道，我从没对她说过我爱她，或者想娶她。”

“不幸的是，她长大以后就一直相信你说过这样的话。”

马什恼怒地咂咂舌头，“那都要怪我们俩愚蠢的母亲。你到底认为这样拖延会有什么结果呢？”

罗丝琳迅速掉转马头，差点踩着一丛紫色白边的百合花。“我告诉过你，我想看看你姐姐对我回来有什么反应。”

“我相信如果你不逼她们太紧的话，她们会处理好的。”

“什么意思？”罗丝琳的一双黄水晶般的眼睛眨了眨。

“好了，好了，罗丝。你得藏起你那好斗的脾气。”

“我可不愿意被人欺负。”她语气更加柔和地说。

“那你说有谁欺负过你吗？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在考虑，奥丽想什么时候不当管家了？”

“她对自己的新角色还不大习惯，你介意吗？”

“你这个好斗的小东西！”他瞧着她美丽的脸庞。在这样的一个早上，他感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喜悦，难以形容。“告诉我，武装得这么严实的教师小姐到底是怎样的？”

“来抓抓我，你就知道了。”



“那么，我可要自己动手了。”

话里带着调侃。她的身体轻轻转动，回应着。这个星期以来，有多少次他曾经搂着她，抚摸她，想拥有她。他喃喃的爱语甜蜜而催人人眠。许多次她差点希望他能不顾她温柔压抑的反抗，但最后他总是放开她，知道她几乎难以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他搂着她时，世界只剩下他的触摸。他那难以抗拒的魔法。

大片大片的花瓣在他们头顶纷纷落下。马什迅速摘下阿库伯雷太阳镜，取出落在眼镜宽边框里的花瓣似的蝴蝶。“我不会等很久的，罗丝，”他告诉她，语气兴奋而又坚定。和往常一样；他已经读出了她的每个表情。“我们时间浪费得够多的了。订婚后两个月，我们就结婚。”

她感到一阵恐慌，然后一阵狂喜。“这段时间里，我该如何来安排一场盛大的婚礼呢？”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想要婚礼隆重些吗？”

“是的，我要！”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会是个令人难忘的新娘！”他的目光掠过她，含情脉脉，蔚蓝如海。

“这简直就像在做梦，不是吗？”即使现在，她还觉得恍若梦境。

“更准确地讲，结婚就是这样，”马什几乎很严峻地回答，“像你这么兰质蕙心、有条有理的女孩，两个月的准备

时间应该够长了。”

她点点头，思路愉快地飞转。“但还是要周密地安排一下，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反正你不会缺钱花的，”他淡淡地调侃道，“我想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打算婚礼就在马康巴举行。在悉尼举行盛大晚宴恐怕不大适合。”

“马康巴很好。”罗丝琳想，那么，谁会去邀请已故福克纳太太的阴魂呢？“我们去哪儿度……”她张口结舌，说不出那个词。

“蜜月，罗丝！”他的声音近乎温柔，“别害羞。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的婚礼和蜜月将会是我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那么，我们俩去热带岛屿。”她说。

他迅速扭过头，眼睛熠熠放光。“当真？”

她点点头。“即将发生的一切让我头晕目眩。”

“我自己也有些发昏，”他的笑声深沉而风趣，“想去热带岛屿，就我们俩，我可以安排。除此之外，我每时每刻都要让你舒服。也许我们还可以到大堡礁上航行。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去。那可是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我们可以到你从未去过的岛屿上，把船停靠在碧绿的环境湖边，然后在僻静的海滩上做爱，或者驶进一个感觉比较舒服的岛屿，去享受一顿浪漫的晚餐。瞧，听起来真不错，但是要想横穿巨石



沙漠，也得有你做伴。”

强烈的喜悦淹没了她。“那么你当船长喽？”

“是的，是的，女士！”他懒懒地向她敬了个礼，但目光中的深情让她徜徉在那一片蓝色的世界里。“安排蜜月的事交给我。你只要把自己带上，或者再带一件漂亮的晚装。”

“我会找一件的，还要带件泳衣。”

“别忘了，再加件性感的睡裙，”他笑道，“我就可以慢慢地一点一点脱下它。”

“我永远没法信任你。”

“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信任我了，”他非常热切地说，“绝对没错。但是永远，永远，别再看另一个男人。”

“我要是看了呢？”

“你会后悔的。”他立刻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马什，”她的回答几乎是低语，“我的眼中一直只有你。”

“我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已经无药可救。只要我们一起努力，罗丝，我们俩就会相伴一生一世。”他刻意缓和了一下严肃的语气，“现在，我要回家吃早饭了。有果汁、水果、牛排和鸡蛋，或许再加些杂烩。还有很多吐司和咖啡。一起来吗？”

罗丝琳黄水晶般的眼睛闪闪发亮。“当然，而且我还会比你先到。”

“你这么想？”

罗丝琳的手抓住缰绳，收紧。

“这一次我会尽全力而为的！”

经过比赛，还是马什赢了。他把罗丝琳从马鞍上举起，俩人热烈地相吻，然后领着她从马厩向家里走去。



第 5 章

是马什首先发现了他姐姐们乘坐的飞机，那时它在蔚蓝的天空中还只是一个小点。

“她们来了，正好按时到了！”他从种植园主的椅子上猛地站起，英俊的脸上充满了生气。“我还是开车到机场去。你不一起来吗，罗丝？”

罗丝琳感到胃部神经又像以往一样，一阵痉挛，但声音极为平静，“不了，谢谢，马什。你去吧。这样姑娘们会高兴的。我们在这儿等你。”她起身送他离开，然后走向阳台周围的锻铁扶栏，把纤细的身体靠在上面。

“那好！”他俯下身吻她，眼里的神情让她脸上发烫。“你真美，不是吗？”

“很高兴你注意到了。”

“你记得我什么时候没注意过？”他的手指轻轻游走在她像木兰花一样白皙的脖子上。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奥丽坐在舒适的柳条椅上叫道。

马什戏谑地朝她敬了个礼。“好的，我马上走。出去十分钟。”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下门前的台阶。

“你见过这么优雅的人吗！”奥丽叹了口气。吉普车飞驰而去，她走过来和女儿一起站在扶栏前。“我真的需要留在这儿吗，亲爱的？我已经有点心慌意乱了。”

“我们得往好的方面想，妈妈。”罗丝琳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振作些。

“对你来说容易，对我可就难了，”奥丽苦笑了一声，
 “除了马什和阿加莎夫人，福克纳一家人都让我心口不舒服。”

“我这儿倒有个疗方：在一杯水里面放一勺苹果汁醋。”

“我知道，偶尔我也试试的。”奥丽笑了笑，“她们回来，马什这么高兴。无论你怎么说，他们一家人都是非常亲密的。”

“那就跟我讲讲吧！”罗丝琳淡淡地说，“要是你太紧张，妈妈，你不必留下来。”

“那我要丢下我的小乖乖一个人了。”奥丽悄悄地伸出手搂着女儿的腰，“马什说得对，你看上去真可爱。”

“是吗？不过也给我带来过麻烦。”

“你生来就是个美人胚，天生就这样。”奥丽说道，凝视着她。

罗丝琳简简单单地穿了件丝织无袖上衣，下身是柔滑的宽筒裤，一身淡淡的金色让她的眼睛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天热，她把黑发向后挽成希腊式发髻，发式的端庄反而更衬托



出她骨架的清秀。

“当然了，谁让你有个漂亮的妈妈呢。”奥丽开玩笑地说。

“那还用说！我有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

“噢，和你在一起真开心！”奥丽把头靠在女儿头上，“你抚平了我伤痛的心。”

“心真的很痛吗，妈妈？”罗丝琳扭头凝视着母亲的眼睛。

“那种痛已经渐渐地消失了，亲爱的。说到底，我对生活还有什么指望呢？”

“还有很多您还没享受过呢！”罗丝琳黄水晶般的眼睛一闪一闪。

“有的时候，如果开始很糟，以后就会一直不顺，”奥丽说，“甚至今天我还梦到我自己的母亲。梦了好多！梦里有那么多人，都死了。”

“现在该高兴起来了，妈妈，”罗丝琳说，抓住母亲的手，“我想让您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

“只要你们俩的关系里不要牵扯进我，罗丝。我知道你会为我做一切的。”

罗丝琳过了一会儿才回答：“嫁给马什不会很难。”

“但也不那么简单。为什么你一定要争取别人的同意呢？”

“许多人不得不这么做，妈妈。我必须坚强起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但她们会不以为然。”

“您说对了！来的第一个障碍就是黛安娜和佳斯汀。”

“那就肯定会有些不愉快的，亲爱的。我知道你从来没注意到，自从你们一起长大，姑娘们对你就非常嫉妒。长相不争气，还不得不和你竞争，来吸引她们的父亲和宝贝兄弟的注意。关系当然不容易处。”

“我同情她们，妈妈。现在也一样。但她们从来不想把我当朋友。现在她们都结婚了，情况应该有所好转了。”

“我还是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奥丽叹了口气道，“我还害怕克里斯来。他在你面前出尽了洋相。”

“我从来看都不看他，也许这就是原因。越是冷淡，就越是能刺激他。”

“好吧，不要说我没提醒过你。”

牧场外，塞司那小型飞机在缓缓降落。不到十分钟后，马什驾驶着吉普车飞驰回来。黛安娜坐在他身旁，佳斯汀坐在后座。两位年轻太太都戴着宽边草帽，来保护自己敏感的皮肤，还都用一只手紧紧压着帽顶。

“来吧，妈妈，聊也聊够了，现在开始干吧。”罗丝琳摆出立正的姿势，咧着嘴笑道。奥丽也做了个同样的姿势。

“我打赌，她们带了足够六个月用的行李。”



“猜对了十分之一。把这么多行李要搬进去，欧尼可有的忙了。喏，他来了。”罗丝琳望过去，那个土著家人正在拐过西厢房。

“欧尼的眼睛一定长在后脑勺上了。”

马什停好车，让姐姐们下来。黛安娜首先朝阳台望过去，似乎顿时吃了一惊。

“看来马什没有告诉她们你在这儿。”奥丽嘲讽地说。

“是我想让她们大吃一惊的。”

“的确大吃一惊，亲爱的。你自己看到了。佳斯汀小姐一直都比较友好。现在下去吧。我会在这儿等着，像个好管家一样，作双手交叠状，最好再戴个围裙。”

“你最近越来越胆大了啊，妈妈。”罗丝琳面带微笑走下台阶，来到环形车道上，马什和他姐姐们正紧紧地围在一起。

“呀，罗丝琳，真想不到！”佳斯汀很有风度地伸出手。

“见到你真高兴，佳斯汀。”罗丝琳握着佳斯汀的手，也冲一旁几乎绷着脸的妹妹笑了笑，“黛安娜，你好吗？你们俩旅途还都愉快吧？”

“嗨，罗丝琳！”黛安娜干脆利索地说，“不好，一点儿都不好。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把乔克·班尼斯特叫做优秀飞行员。我还想自己至少要晕三次机。”她确实看上去脸色不好，一张有棱有角的脸上显出了倦意。她穿了件时髦的

亚麻布裙，应该很适合她穿，但不知怎么却很别扭。一头浓密的黄褐色髻发本是她的一大美丽资本，现在却被剪得只剩短短的一寸长。

“喝杯茶，你会没事的，”马什安慰她道，“上楼吧，别在太阳下晒着。我在这儿帮欧尼。”

“我能帮着拿点什么？”罗丝琳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那一堆多得惊人的行李。

“欧尼会拿的。”黛安娜一点儿也不客气地告诉她。

佳斯汀想缓和一下气氛。她拉着罗丝琳的手，“来和妈妈一起度假，罗丝琳？”她问道。这时三位女士朝门口走去。“马什也没想着告诉我们你在这儿。”

“肯定吃了一惊吧。”

“是有一点儿！”佳斯汀淡淡一笑，承认道。“我得说，你看起来美极了。每次见到你，都变得更漂亮了。”

“是呀，是呀，烦不烦！”黛安娜傲慢地劈头说道。

“注意点，黛安娜。”她姐姐要求道。

“我们俩就变不漂亮，是不是？”黛安娜几手生气地说，“马什是你见过的最潇洒的人，我们俩却变成两只头发乱蓬蓬的丑小鸭。”

“所以你要把头发剪掉，”佳斯汀反击道，“不过也不错。你觉得呢，罗丝？”

“是的，确实不错！”罗丝琳看着她，表情既认真，又挺



帮忙的，“这种黄褐色的头发非常少见。虽然男人们总是喜欢长发，但你们俩的身高和体形都适合剪短发。”

“嗯，就你知道！”黛安娜干笑了一声。“你很多年没来看我们了。见不到马什你还能活着，真没想到。”

“我想见不到我，他也不大好过。”罗丝琳轻声回答道。她努力克制着一股怒火，尽量保持神情镇定。

“你还是想好再说吧，黛安娜！”佳斯汀由衷羡慕地看着罗丝琳，“别太在意她的坏脾气。她这副样子都好几个星期了。”

“她是说，我怀孕了。”黛安娜宣布道。

“哎呀，太棒了！”罗丝琳愉快地转向黛安娜。

“要是我能不再恶心就好了。”

“噢，你会的！”

“你懂什么？”黛安娜粗鲁地回答道。

“人们都说前三个月是最糟糕的。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罗丝琳问道。

“要是产科医生没说错的话，应该是在八月。”

“克里斯一定很兴奋？”

“当然，”黛安娜得意扬扬地肯定道，“不过我觉得，刚结婚不久就要孩子，有点太早了。我还想再过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可是他一定要个儿子来继承香火。”

“希望你不是怀着个女孩，”佳斯汀尖刻地说，“一定得

生男孩。罗丝，你不知道吗？”

黛安娜叹了口气，“我只希望是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她们来到阳台时，奥丽穿着件无袖白罩衫和前排开扣的斜纹粗棉布裙，优雅地站在那儿等候。“你好，恩绍尔太太！”她们迈上阳台的台阶时，佳斯汀叫道，“罗丝琳来看你，你一定很高兴！”

“是很开心！”奥丽笑着说，“两位都好吗？我想都不错吧？”

“反正你会听说的，还不如我来告诉你。我怀孕了。”黛安娜宣布道，好像其他人都没有经历过似的。

“我真为你高兴，黛安娜，”奥丽温柔地回答道，“你们旅途一定有点累。想喝杯茶吗？”

“太好了，恩太太！”佳斯汀摘下装饰着许多干花的宽边帽，“十分钟后送到这儿来好吗？”她指着宽敞的阳台。阳台上摆设着白色柳条扶手椅和玻璃面柳条桌，布置得非常迷人。

“我要到楼上我的房间去，”黛安娜说话的语气太像她已故的母亲，“叫欧尼快点把我的包拿来。”

由于黛安娜的态度，奥丽坚决打消了一起吃晚饭的念头，但马什坚持让她留下来。

“我不让你一个人离开。”他断然告诉她。奥丽和罗丝琳



正在厨房准备晚饭。“我首先就不该同意这种装模作样的把戏。”

黛安娜的生硬让他们都感到心绪不安，包括马什。“黛安娜怀孕了，马什。”奥丽走到炉边，看了看巧克力核桃奶油蛋糕。“我不想让她心烦。”

马什英俊的脸庞绷紧了，“她才到家几个小时，就搅得大家不安宁了。”

奥丽看上去更担忧了，“你难道没看出来，她不想让我们在这儿，马什？”

“什么都没有变，”罗丝琳说，“不过，也不完全这样。佳斯汀确实是在努力讨人喜欢。”

“嫉妒成这样，我真是无话可说，”马什蹙起眉头，“也许是遗传的，不是别人教的。我不懂。我真的不懂！”他的眼睛里怒火闪烁。

罗丝琳走到他面前，一只手搭在他胳膊上。“消消气，马什。佳斯汀告诉我黛安娜有点压力，她还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也许是这个原因，早上的晕机反应弄得她烦躁不安。”

“那就求求她吃点药！”马什听起来像被激怒了，“她的医生应该先看看现在怀孕是否合适，再决定让她要这个孩子。这个黛安娜，她总是喜欢难为自己。晚饭我已经请了哈里一起过来。哪怕再尴尬，我也相信他有本事让大家不会冷场。”

但即便是哈里惊人的交谈能力也经受了考验。大家全都聚到书房。这里以前是马什家亲朋好友们聚会的场所，现在是马什的书房。房间很大，很漂亮。墙壁用英国橡木镶嵌，中楣是精巧的庞贝式样。墙上挂着许多画，房间里还陈列着许多书籍和战利品。扶手椅和沙发上铺着珠光闪闪的提花织毯，衬托出了木制家具的黑色亮泽。

“我什么也不要，谢谢，马什，”黛安娜故作坚决地说，“我决定了，就是不要。”

“为什么每件事你都要搞出这么多麻烦，黛安娜？”佳斯汀抱怨道。“马什只是要给你倒杯毕雷矿泉水。这你该没什么问题吧？”

黛安娜的长鼻子微微抖动了一下。“也许可以给我来一小杯。”她扫了一眼安静地坐在靠背扶手椅上的罗丝琳，她身边的台灯灯光如一轮新月照在她一头如云的黑发和凝脂般的肌肤上。黛安娜觉得往日的嫉妒又像一阵巨浪向她袭来。“今晚你和我们在一起，罗丝琳，还是和你妈妈一起吃晚饭？”

罗丝琳又感到那种被嫌弃的痛苦在喉头涌起，黛安娜变得如此像福克纳太太，简直太可怕了。

“我们一起吃晚饭。”罗丝琳还没想好怎么回答，马什抢着说道。他立刻对他姐姐表示强烈反对。“我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奥丽和哈里常常陪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



有朋友在，事情会好办得多，你说呢？”

黛安娜有片刻没有回答，而罗丝琳则屏住呼吸。“这是你的家，马什，”听起来好像马什背叛了她。“我只是问问。”

“也许晚饭后你可以为我们弹钢琴，罗丝琳？”佳斯汀连忙插话，“你的音乐天赋一直让我嫉妒。母亲对我们很失望。每次一触摸琴键，我的手就冰冰凉。黛安娜连一个调也挤不出来，倒是马歇尔奶奶是个出色的钢琴家。她两个兄弟还能达到音乐会演奏的水平。福克纳家是个音乐世家。阿加莎年轻时本应是个才华出众的钢琴家，她的老师都想让她从事音乐生涯，可她父亲不容许她到欧洲去学习。后来只好成了一名作家。”

“罗丝琳现在会弹钢琴，当然应该感谢阿加莎。”黛安娜用尖刻而又傲慢的声音说。

“为什么？”罗丝琳困惑不解，吃了一惊。这话即便是从黛安娜口里说出来，也有点怪怪的。

“感谢她鼓励你呀，”马什回答道，飞快地瞥了他姐姐一眼，“阿加莎总是给你鼓气，罗丝。每次她来，都让你上这儿来弹给她听。”

“是的，没错。”罗丝琳的困惑开始退去，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她对我一直很好。”

“听起来好像你周围的人都对你不好？”黛安娜问道，目光冷冰。

“我是这么觉得，黛安娜。”

“回想起过去，确实是这样，真是太难为情了，”佳斯汀说，面带懊悔，“我们必须采取这种办法，来取悦妈妈。愿上帝让她的灵魂安息。我经常想起这事，意识到自己并不想那么做，但如果别人和她的看法不一致，妈妈会变得非常可怕的。”

“你怎么敢这么说妈妈？”黛安娜厉声道，非常震惊。

“这难道对你来说是什么新鲜事吗，黛安娜？”佳斯汀的语气仿佛受到了刺激，“我们都很清楚妈妈过去是怎么对待罗丝琳的。”

“一切都过去了，佳斯汀，”马什对姐姐说道，“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再从头来过，但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这的确确是我想做的。哈里，再来杯马了尼怎么样？”

“我没意见，”哈里站起身，感到轻松了些，递给马什鸡尾酒杯。“你确实很会调酒。其实在杜松子酒里掺点苦艾酒就行了。”

让黛安娜加入晚餐的谈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刚吃到一半，她突然向后推开椅子，挺直身体。“对不起，”她说道，声音很不自然，“我觉得很想吐。我不习惯吃这么油腻的东西！”

奥丽放下刀叉，看上去极为苦恼，“真对不起，黛安娜，看来是酱的问题，菜我做得很清淡。”



“非常可口，奥丽，”马什安慰她。“一点也不油腻。”实际上，晚餐做得简单而又精致，主菜是美味的海鲜，外加嫩羊排和各种新鲜蔬菜。奥丽甚至煞费苦心地为黛安娜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点心，松软的杏仁蛋奶酥，但很明显她的努力没能奏效。

“让人陪你一起上楼吗，黛安娜？”马什问道。“要是到早上你还觉得不舒服，我马上请医生赶来。”

“我不需要任何人！”黛安娜坚持道，下巴翘起，好像已故的福克纳太太站在那儿。“你们都接着吃。瞧你们处得多融洽！”说着，因为怀孕反应，她夺门而出。

“我去看看她有没有事，”佳斯汀向后推开椅子，“并不是我说得都对，但黛安娜好像根本不适合怀孕。”

大家都默默无语。不到四分钟后，佳斯汀回来了。“她没事！”她说，坐回到座位上，“你看上去很难受，恩绍尔太太。你不必这样，马什说得对，菜很好吃，只是黛安娜有点儿神经质。”

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罗丝琳悲观地想。

喝过咖啡后，他们来到客厅。马什打开司坦威大钢琴的琴盖。罗丝琳回到马康巴后，已经不是第一次弹这架钢琴了，但却是第一次在走近它时感觉如此不安。她本想让马什的姐姐们安顿下来再说，但现在看来这似乎毫无意义。她本该戴着牢牢套在手指上的订婚戒指，和马什一起到飞机场

去。很明显，马什对这局面也越来越失去耐心。然而当她走到钢琴前时，他的眼神触动了她的心弦。

“‘爱人与夜莺’，请为我弹一曲。”

“妙极了！”哈里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奥丽身旁。他把头向后仰，闭上眼睛，脸上充满了喜悦和期待。哈里是个行家。

在她的手指触摸到琴键的一刹那，罗丝琳感觉自己焦虑不安的情绪逐渐消失了。她现在是在演绎格拉纳多斯一段著名的乐章。她喜欢想象作曲家们与她交谈，有时想象自己几乎能看到他们的脸。在她短暂的生涯中，她懂得了什么是悲剧，什么叫折磨，什么又是被抛弃的感觉。她的弹奏在技术上总是很有把握，而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就像一只夜莺，一个歌唱着的灵魂正在与聆听者倾述。

她一口气弹了大约四十分钟，有她喜欢的西班牙音乐，还有从阿尔伯尼斯的西班牙组曲，到德彪西演奏的阿拉伯风格的乐曲，最后是一首哈里喜欢的曲子，肖邦动听的降 D 大调夜曲。

很长时间寂静无声，大家都被琴声的魔力所吸引。然后佳斯汀大声说：“弹得这么投入，简直太棒了！我喜欢极了，罗丝琳。将来你的孩子至少有一个应该有这样的音乐天赋。”

“我要为此干一杯！”马什举起白兰地酒杯，一饮而尽。

晚饭后，哈里要留在奥丽身边，佳斯汀决定陪马什和罗丝琳去散散步。马康巴的夜空非常迷人，星光闪烁，熠熠生



辉。罗丝琳不由得讲起小时候从丽莉亚那儿听说的一些神话故事和传说。她刚讲完一篇关于晨星的故事，佳斯汀就非常认真地说：“你真的应该把故事全部写下来。我们的土著人会非常高兴的。现在一想起以前对丽莉亚，或者实际上是对任何定期游牧到这里的部落里的人，我们都是不闻不问的，就觉得不快。但丽莉亚却把你，一个白人孩子，看做同宗亲人。”

“我很荣幸。”罗丝琳抬起头，目光搜寻着南十字座璀璨的繁星。“我想知道她怎么样了。”

“我想她已经和那儿的祖先在一起了，”马什指着银河系里闪闪发光的星河，“她年纪一定很大了。我会再去打听打听。不过有个男孩回来讲，看见她在山间行走。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当时还有其他女人和她在一起。她可能一直走到了她理想中的乐土，某个和她梦想有关的地方。”

“如果没错的话，我知道那个地方，”罗丝琳说，“那是她认为彩虹和地球交界的地方。”

不到十一点，他们分手了，气氛非常融洽。罗丝琳和佳斯汀去睡觉，马什还要在书房写些文书。

“听我说，罗丝，明天我们去骑骑马怎么样？”她们在楼梯走廊分手时，佳斯汀建议道。

罗丝琳脑子极快地想了想。她非常珍惜和马什一大早去骑马的机会，但佳斯汀第一次表示出友好，不容忽视。“明

天一大早好吗，佳斯汀，如果你不觉得太累的话？那时天气最凉爽。”

“噢，我能行，”佳斯汀富有魅力的笑容让她那张有棱有角的脸变得很柔和，“你想马什会和我们一起去吗？”

“我可以保证，”罗丝琳说，“六点钟开始？”

“好的！”佳斯汀转回身，一心想愈合创伤，“做朋友，

⑩⑥ 罗丝，怎么样？”

罗丝琳冲动地走向前，抱住她。“这是我一直想要的。”

“我也是，许多年了。我们对你不太好，是吗？”

“你们太过分了。真是很过分。”

佳斯汀本能地眉头一皱，“但有马什护着你，有段时间他对你简直着迷了。”

“我们俩彼此彼此。”

“想听听对你有利的话吗？”佳斯汀正视着罗丝琳的眼睛。“他心里还没有别人。”

罗丝琳步履轻快地径直走到房间，发现妈妈静静地坐在那儿。

“怎么回事，妈妈？”奥丽脸色很不安。

“坐下来，亲爱的，有些事我们得谈谈。”

“是黛安娜？”罗丝琳焦急地问，“我以为她上床睡觉了。”

“是黛安娜说的事，”奥丽身体突然向前倾，双手捂着



脸，“马什打断了她，但我不知道能瞒多久。最好还是我自己告诉你。”

罗丝琳心里咯噔一下，“快点，妈妈，快说！”

“是关于你的钢琴学费。”奥丽说，茫然地看着四周。

“一定是这事！”罗丝琳一下子坐在床上，“是福克纳家付的钱。”

奥丽悲切地耸耸肩，“阿加莎夫人付的钱。她愿意这么做，而且不想声张，因为她相信你有天赋，并且也想看到你的天赋得到培养。”奥丽的目光投向女儿，女儿并没露出感激之情，反而是怒气冲冲。“佳斯汀今晚谈到她家里人的音乐天赋，我本可以提提我自己的妈妈琴弹得也很动听，她教我弹琴一直到她去世。这以后我再没心思碰钢琴了。我父亲也不忍心听我弹。在阿加莎夫人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你有极高的音乐天分。但你父亲和我能怎么办呢？送你去上学，要花掉我们所有的积蓄。”

“看在上帝的份上，妈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奥丽无言地看了女儿一会儿，“你不会接受这一事实。”她最后说，“你会拒绝阿加莎夫人的帮助，你今天也就不会弹琴了。想想吧！”

“那他们全都知道？”罗丝琳感到一阵羞辱的刺痛。

“查尔斯知道，”奥丽小心翼翼地说，“他也许后来告诉了马什。但我肯定他们俩都不可能告诉姑娘们，更不用说福

克纳太太了，因为他们都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女人们的怨恨，应该不会再雪上加霜。”

“好极了，但是黛安娜现在知道了。原来她想说的就是这个。我说怎么怪怪的。”

“怪的是她怎么变得像她妈妈！”奥丽尖锐地说，“我还以为结了婚，并且要做妈妈了，会让她成熟起来，变得更温柔也更宽容些。佳斯汀似乎已经做到了，但黛安娜还是像她母亲一样刻薄。”

“他们还付了什么钱？”罗丝琳问。她敢说，肯定还有。

“没有了，一直到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花得分文不剩。查尔斯帮着付了其余的钱。他爱你。”

“他爱的是你，妈妈！”罗丝琳从床上跳起来。一阵旋风吹开了她妈妈记忆的闸门，仿佛又看到了罗丝琳成长的各个时期，愤怒的时候，受到伤害反击的时候。

“别生气，亲爱的，”奥丽恳求道。“也许他确实爱我，甚至有一次，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们俩都有责任，我们都作出了承诺。如果你是在担心你的钢琴，我可以告诉你，那是完全用我自己的钱买的。”

“噢，妈妈。”罗丝琳痛苦地低声说。

“你自己辛辛苦苦地努力完成了学业，我知道那有多么不容易。如果我被迫接受别人的帮助，那也是为了你，罗丝。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你父亲当年一提起他的这



个小女儿，就激动不已。查尔斯过去也常常说你像一块宝石。你得经过雕琢，不然会是一种罪过。”

“但是这些年马什对我一个字也没提过。”

“你当然不会怪他吧？”罗丝琳语气里的某种东西让奥丽觉得有点害怕。“马什保护你，就像我对你一样。”

“我们都是买来的。我们两人，都是福克纳家的财产。”

奥丽看上去心如刀绞。“你怎么这样说，罗丝。你总是这么偏激。这不是什么买来的。我当时一个人，又很脆弱，确实需要帮助。福克纳家现在还有一项庞大的慈善计划，他们向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各种奖学金。你就当自己拿了一项奖学金不好吗？”

“但不要福克纳家的！”罗丝琳说。

“我讲实话，得到的就是这个结果吗？下次我要闭紧嘴巴。你得自己来解决和这家没完没了的矛盾，罗丝。又是爱又是恨的，你和马什的关系能好得了吗？”

“也许根本就不可能！”罗丝琳拿起一个靠垫，抛了出去。

“你太过分了，罗丝，”奥丽拾起垫子，把疼痛的头靠在上面，“是阿加莎夫人要求保守秘密的。”

“你是说她知道我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

“罗丝，亲爱的，我们都知道，甚至连福克纳太太也挫不了你的锐气，她试过这么做。阿加莎夫人善良又慷慨，别

这么不领情。她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好意，查尔斯也是一样。他们都不想你感到是在受人恩惠。”

“可这怎么可能？我没法不这么想。”



第 6 章

好长时间后，等到妈妈休息了，罗丝琳才摸索着下楼来到书房。她意识到自己情绪激动，但有种力量驱使着她，要找马什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

她感到愤怒、失望、痛苦，更重要的是，可怜妈妈在生活上缺乏力量，没有地位。爸爸早年的惨死，让她们不得不寄人篱下。她痛恨这一切；她一直都痛恨。无论她的愿望多么美好，她就是摆脱不了内心的苦恼。

其实孤儿寡母的这种情况也很常见，但在某种程度上讲，她太同情自己的妈妈了。也许她甚至想承担起爸爸的角色，反正她确确实实努力想改变妈妈，把自己的性格强加在温柔的妈妈身上，但结果还是没能使妈妈变得勇于抗争。

妈妈对查尔斯·福克纳的爱是她们留在马康巴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她要责怪妈妈什么，但奥丽的决定使她们不得不生活在被她视作敌人的权利控制和保护之下。如果她不是这么聪明的孩子，事情也许还会有所改观。她记得自己无时无刻不想完善自身，无论从智力上，还是社交上。在学校里的时候，她拼命读书。她渴望被福克纳家的小姐们认可，大家平起平坐，并用她们无法企及的机智和辛辣掩盖自己的失

意。至于马什？马什和她一体相连。婚姻是否能纠正所有的错误，这是另外一回事。

她敲敲书房门，没等马什反应过来，她已经推开门。

“罗丝，我的心肝！”他放下笔，蓝眼睛注视着她，“总有一晚我会把你放进口袋，带到床上去。”

“我们能不能谈谈？”她走进房间，动作迅速，印有玫瑰花的薄绸裙裹在了腿上。

“该死！我还以为你是来和我吻别、道晚安呢。”他从桌后站起身，走过来，长长的手臂一把将她抱住。

“别跟我开玩笑。”她警告他，仰起她黑发飘逸的头。

“噢，天呀，又来了！”他呼吸缓慢，“这次是什么事，小美人？”

“这么多年了，你从来都没告诉过我。”

“啊，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至少你没法再假装不知道。”

他放开她，坐回桌子前，“所有的事儿都这么耸人听闻吗，罗丝？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我想你是在说你钢琴课的事情。”

“是的。”

深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她激动的脸。“不会是黛安娜，一定是其他人。”

“不是你的宝贝姐姐们。妈妈告诉我的，她专门在房间



里等着我。”

“可怜的人！”他立刻笑道，“她有一个这么吓人的女儿！”

“你什么意思，那你还想娶我吗？”

“我没说我怕你，罗丝。你遇到的可是你的对手。但也并不是说我就能指望一帆风顺。你是说阿加莎为你付了钢琴课的费用？别把这事儿看成什么施恩受惠。阿加莎付得起，而你父母付不起。”

“但我起码应该知道！”

“这点我同意，但关键的关键，我们是处在一个一触即发的家庭里。”

“你是说，你母亲的反应？”

“她会小题大做的，罗丝。”

她的牙齿紧咬着丰满的下唇。“是的，她会。那么我们现在谈谈你父亲是怎么资助我上学的。”

他的表情呈现出傲慢的神色。“你妈妈在这个世上孤身一人，这里没有她的亲人。没人会关心她怎么样了，除了她的朋友露丝。你认为我父亲会怎么做？你爸爸在我们这里做雇工的时候死去。我父亲是出于善良和同情才这么做的，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迷人的孩子。当然，要是你愿意乖点，你就可以把我们绕在小手指上转。你比多刺的食蚁兽还刺儿多。”

“我不得不长刺儿来保护自己。”

“你就是一心想打架，对吗？”他伸出手，放在她的脸颊上。

“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马什？有段时间你本可以告诉我一切，我会接受的。”

⑪④ “不幸的是，那是过去的事了。”他的表情绷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父亲并没告诉我一切。这是和你妈妈私下安排的。你应该得到每个机会。帮助你让父亲感到快乐。”

她那熠熠生辉的眼睛向上忽闪忽闪的，语气生硬而坚定，“你确定他没有因为这事儿，让妈妈和他上床？”

“胡说！”他严厉地说。

“我们真正知道多少？”

“他们可都是要而子的。”

“妈妈也这么说。”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

“你不可能知道我长大以后的感觉。我爱妈妈，但我决不傻。她把生命浪费在一个无法实现的梦上。这太让人伤心了。我要叫了。”

“那就叫吧！”他粗暴地把她拉向他，鼻翼翕动，嘴角吓人地抽动着，“你一定要叫，那就叫吧，只要你能发泄出来！”



像一声她无法抗拒的邀请，又像是找到了一个解除自己压力的有效方法，她双手握成拳，捶打着她坚实、肌肉发达的前胸。

“我恨你，马什。”她咬牙切齿地说，这当然是瞎说。没有马什，她只是半个人。只是黛安娜的到来，让她的情感潮水泛滥了。

好像鞭子轻轻抽打过，他的肌肉上隆起一道道的痕迹，“也许你有权利这么做！”

灯光摇曳，照射到他古铜色的颧骨上，令他的眼眸变成了蓝紫色。对她压抑之后的发作，他忍受了一会儿，然后他厌倦了，合拢她的拳头，握紧不动。“你需要的是爱，”他沙哑地说。“爱会让你忘记伤痛。”

他的脸让罗丝琳觉得眩晕，身体开始发颤。她试图抓住他的胳膊，但他让她的身体向后弯成一个柔软的弧形，寻找着她圆领短裙下面依稀可辨的品红色，然后沿着柔软贴身的雪纺裙向下游走，薄裙下面的肌肤一下子灼热起来。

一阵阵激情像河面上泛开的涟漪涌遍她的全身。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共同经历过的过去时光，身心投入的热恋，突然爆发并使他俩之间发生碰撞的深深的愤恨。激情和两性间的对抗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来自何方。

他扶起她，探寻着压向她的唇，罗丝琳喘着气。他充满渴望地张开了柔软的双唇。他们的舌头缠绕，交织，直到透

不过气来，才不得不暂停，深深地吸口气。然后又开始了对对方身体更强烈的探求，并且随着每一次疯狂时刻的到来，兴奋倍增……

马什一把抓住她乌亮的秀发，热切地凝视着她的双眼，“和我上床，罗丝。现在，就今晚！”

她也曾无数次地向往过这一时刻！然而她用一种异常激动的语气说道：“我们就这样到你卧室去？”

他目光锐利地看着她，“你准备好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时刻都在为你准备着。这不是秘密。”

“春雨下的一朵玫瑰花苞，”他的手指划过她丰满的唇线，“我等不及了，罗丝。我是一个男人，有着所有男人的需求！”

“那么你必须忍受戒律，”她摇摇头，“我不能……我不会和你上床的，直到成为你的妻子！”

他看了她一会儿，眼里冒出蓝色的怒火，然后他笑了，自嘲的神情印上了嘴角。

“是斗气的话吧，罗丝，”他慢吞吞地说，“我没想到你真会这么做。”

“我们讲好条件的。”

“是吗！我可没说过要完全禁欲。我渴望我们拥有过的一切。我觉得都快要崩溃了。”



“你不会的，马什。你把我已经忘了很多年了。”

他咧着清秀的嘴苦笑道：“我以为那是你想要的。你至少跟我讲过，你不再爱我了。”

“仅仅爱是不够的！”

“你想要结婚。好呀，你已经得到了。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还是没解决问题？”

“我生性多疑。你得原谅。”

“更像是你想让我把心翻出来给你看。”

“随你怎么说！我反正是通过惨痛的教训，才知道做事最好要不择手段。这是你教我的。”

他抓住她的手，放到唇边。“你真是只残忍的小猫。真奇怪，为什么我还是那么想要你。我可以想得出至少一打的女人，都不会这样做的。比如姬姆·彼得森。”

“说不定你和她已经上过床了。”

“和女人上床很容易，爱却是完全不同的。碰巧你就让我着了迷。感情总是会蒙蔽理智。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让你离开我。”

她伸出纤细的手臂，放在他宽阔的肩上。“真高兴，这只是暂时的。”

“你会原谅我吗，罗丝？”说着，他那异常自信的目光中竟闪过一刹那的脆弱。

她可能会说不，可是一双像琥珀般的黄宝石眼睛里噙满

了泪水。她没有抬手拭去。泪水盈满眼眶，滴下，水晶般闪亮。

“罗丝……亲爱的！”他温柔无比地拉她入怀，他的敏感总是能消除她的怒气。“为什么我们不结束这场徒劳无益的争吵呢？你回来后，我们不是一直很快乐吗？就是黛安娜来后，制造了些麻烦，是她的不对。但我不会让她这样长久下去的。同时，我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们，我们要结婚了。这种模棱两可的阶段该结束了。”

“噢，我知道，马什，”她任由他温柔地替她擦干泪水。“主要是你家里人不让我好好过。”

“什么时候这个受伤的小女孩才肯意识到她已经是个人了，有她自己的价值？”

“除非你家人讲道理。”

“你已经有了佳斯汀的一票。这就是个开端。坦率地说，我认为你不需要其他任何人的支持。我和你俩人，就足够压倒多数了。”

“我还是不想和你上床。”她笑道，感觉好多了。亲吻令人陶醉，安慰是如此重要。

他自嘲地笑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希望你别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安妮·博林。”

“她的结局太不美了。黛安娜是怎么知道阿加莎夫人付了我的钢琴课学费呢？”



马什耸耸肩。“你知道她小时候多喜欢偷听。阿加莎决不会告诉她的。爸爸也不可能。我当然也不会。让她知道，会让你这么烦心吗？”

“某种程度上是损害了我的自我价值。如果黛安娜不是这么不友好，我也许不会有这种感觉。”

“那么得有人告诉她。看来得是我！”

“她会把这看成是背叛。我什么也不想让你说，除非事态严重。我应该自己来对付。看来要和黛安娜划道界线了。你知道为什么她会从桌前跳起来吗？她对妈妈和我们坐在一起非常恼火。”

“这让她看起来像个可怕的势利小人。我不能为她辩护什么。另外，也别让她影响到你。只能靠黛安娜自己来改掉这个讨厌的怪癖。要是我们在克里斯来之前订婚，肯定会非常管用。不管有没有结婚，你都是那种会使他失去冷静的女人。”

“我是完全清白的！”想到这种可能，罗丝琳蹙起了眉头。“就我而言，克里斯是个——”

“别说了！”马什请求道，合起双掌。

“上帝知道我只是想说‘笨蛋’。”

“随便什么，你能应付的。”

“当然。惟一应付不了的就是你。”她贴近他，在他唇上印上轻盈的一吻。

姑娘们刚到家，姬姆·彼得森就飞来了，驾驶着她自己的单引擎塞司那，这是她父亲送给她的一件生日礼物。

“可能我会待一两天。”她多此一举地宣布。车道上欧尼弓着腿提着她两个沉重的衣箱。

“那太好了！”黛安娜见到她欣喜若狂。“我太想你了！”
 (120) 她搂着她的朋友，给了一个欧式的吻。

“很高兴见到你，姬姆！”佳斯汀也笑道，轻贴了一下脸颊，“罗丝琳也来了。”她转过身让罗丝琳加入进来。

“是的，我看到了。怎么样？罗丝琳？”姬姆那双大大的灰绿色眼睛从头到脚审视着罗丝琳。姬姆和她的朋友们一般高，但要好看得多。齐肩长的深黄色金发向内髻曲，蓬松浓密。光洁的深褐色皮肤没有上妆，只是抹了点儿自然的深粉红色唇膏。窈窕的、肌肉结实的身材裹在白色亚麻衬衫和合身的宽筒裤里，脚上穿着时髦的皮凉鞋，细腰上束着漂亮的皮带。和原来一样。一看就是个富有的年轻女人，极为自信，而且还很能干。和马什的姐姐们不一样，她一直对管理她父亲的牛羊牧场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也积极参与经营。

“我很好，姬姆，你呢？”罗丝琳走向前，准备去握姬姆的手，但对方没伸出手。

“好得不能再好了！”深褐色的脸笑了，目光里还是以往的那种傲慢神情。



“我带你去房间怎么样？”黛安娜高兴得面红耳赤。“不是你原来那间。不知怎么罗丝琳住着那间，但我们准备了另一间房。”

正如罗丝琳所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还有什么其他变化让我知道吗？”和黛安娜从阳台走进阴凉宽敞的门厅时，姬姆笑着说。

“我也去，帮她安顿一下，”佳斯汀转身向罗丝琳略表歉意，“姬姆在这儿太好了。我们一直是好朋友。”

“我知道。”罗丝琳笑道，但一种忧伤爬遍全身。在这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她永远也不会被接受，友情是上辈子的事。她想，最好还是习惯吧。培养自己的内在优势。万不得已，再去建立自己的王朝。

十五分钟后，三个年轻女人回到阳台，罗丝琳还坐在那儿。她已经下决心要采取行动，并且准备进行到底。

“你还在这儿，罗丝？”姬姆漫不经心地问，好像罗丝琳应该躲到厨房里去。

“都安顿好啦？”

“还行吧！”佳斯汀听起来闷闷不乐。

黛安娜却在一张庄园主的椅子上舒服地坐下。

“还是和早上一样头晕，可怜的安琪儿？”姬姆很不文雅地蓦地坐到黛安娜面前的一张柳条椅上。

“这两天很奇怪，没头晕。一定是因为马康巴的空气纯

净、美妙、芳香宜人。”黛安娜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罗丝琳，她仍穿着那套非常合身的雅致的骑装。“罗丝，可以叫你妈妈倒点儿咖啡和茶来吗？”

佳斯汀立刻跳起来，“别担心，罗丝，我到里面去一下，我来叫。”

姬姆看上去非常吃惊，“既然这样，那你就待在这儿和我们聊天吧，”她发出邀请，“我得恭喜你。你确实很会打扮，看上去真不错。那么，你怎么会回到马康巴的？我记得你有好几年不在这儿了？”

罗丝琳挪了挪椅子，以便能加入谈话。“当然是妈妈要我回来。还有马什。”她目不转睛地对视着姬姆略带蔑视的目光，看着它很滑稽地渐渐变成了震惊。

“马什？”两个年轻女人齐声叫道，几乎大喊起来。

“你们听起来很吃惊？”罗丝琳表情冷静而彬彬有礼。

“当然，我很吃惊，亲爱的，”姬姆强壮的手捋了捋浓密的头发，“因为马什一次也没提到过你。”

“你一向对我的消息都不那么感兴趣，是不是，姬姆？”

姬姆抬起穿着亚麻布裤的膝盖，然后把一只凉鞋踩在地板上，非常像一匹马。“我当然感兴趣！我不想让任何人挤进来，抢我的男人。包括你，恩绍尔小姐。当然，并不是说你有资格参加竞争。”她侮辱性地补充一句。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罗丝琳问道。

“是啊，讲了这么多泄气话。不过，请记住我来这儿，是作为马什的客人。也许还远不只这些。”

啊，她几乎已经说了出来！

结果，黛安娜发出一声惊叫，姬姆振作精神，好像要准备战斗。“现在你把我们全弄糊涂了。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是说，情况变了。”罗丝琳平静地说。

“有意思！”姬姆厉声道，“我有种感觉，你要干点什么。”

“所以你就立刻飞过来啦？”

“老天，我早就有预感了。”

“她是指我！”黛安娜的样子好像突然厌恶起自己。

“你和马什一直藕断丝连，别想逃得过我们的眼睛，”姬姆傲慢地眉毛一扬，“你漂亮得叫人发腻。”

黛安娜看起来完全惊呆了，“发腻？”她脱口而出，“你是说一大束红玫瑰的那种感觉？我一直想长得像罗丝一样。当然我不这么想的时候，我就讨厌她。我还是没学会容忍。”

“最亲爱的，你究竟在喋喋不休些什么？”姬姆叫道。

“是因为怀孕，”黛安娜淡淡地笑道，“我希望能快点。罗丝，你能不能行行好，叫你妈妈一声？你不知道我多想喝杯茶。”

“没问题！”罗丝琳回答道。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没有问题？



“很明显，你妈妈做事有点儿慢慢吞吞。”姬姆严厉地开始说，但被手推车推过门厅的声音打断了。

罗丝琳立刻站起身，试图控制住自己不耐烦的脾气，但随后出现的却是佳斯汀。“对不起，来晚了，”她把手推车推向前，神情竟很快活，“可怜的老哈里割伤了手，恩太太得给他包扎伤口。天啊！太可怕了！到处是血！”

“要紧吗？”黛安娜苍白的皮肤上雀斑点点，非常醒目。

“对不起，亲爱的！”佳斯汀歉意地朝妹妹笑笑。“看起来还要更糟。但恩太太很能干地就包好了。”

“就这事让你这么开心！”黛安娜说。

“我还没说完呢。”

“显然你要让我们等着听了。”姬姆说，从佳斯汀手上接过一杯咖啡，罗丝琳端过来黛安娜要的柠檬茶。

“你们看这些烤饼！”佳斯汀喊道，“我还从来做不出这样好的烤饼。想想是很容易做！”

“噢？”黛安娜不耐烦地看着姐姐。

佳斯汀坐下，舒舒服服地坐好。“准备好听一个特大新闻吧。”

“和罗丝有关系吗？”姬姆机警地问。

佳斯汀摇摇褐色的头发，“哈里割伤了手，因为他受惊了。看来他要继承男爵爵位，还有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子。他过去的某个亲戚在英国快要不久于人世了。是马奇蒙特爵

士，或者莫蒂默，诸如此类。”

“老天爷！”姬姆在椅子上坐直身体。“实话告诉你，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哈里总是摆出一副显贵的样子。”

“他在所得税申报表上只是简单写着‘园丁’，”罗丝琳温和地指出，“他什么时候知道的？”

“今天早晨消息就来了。他的一个儿子发传真给他。他得回家。”

“你的意思是，他要去承袭爵位？”黛安娜迫切地问道。

“首先第一件事，黛安娜，老绅士快要去世了。哈里看来很喜欢他。”

“他一定已经知道自己是继承人啦？”罗丝琳问道。

“这要问你母亲，”佳斯汀调皮地回答道，“她第一个知道。事实上，要是哈里现在不向她求婚，那我才会大大奇怪呢。”

“你究竟为什么这么说？”黛安娜警惕地看着姐姐，想弄明白她是否在拿她们开玩笑。

“天啊，你有时真蠢，黛安娜。在我记忆中哈里一直爱着恩太太。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罗丝？”

“我想这是让他留在这儿的原因吧。”

“你是说，留在牧场？”黛安娜问道。

“是的。”

“但他现在要成男爵了。”黛安娜板着脸说。



“真搞不懂你们想说什么。”罗丝琳黄水晶般的眼睛开始放出光彩。

“没有比恩太太更有贵族气质的了，”佳斯汀表示支持道，碰了碰罗丝琳的胳膊，“不久我们中就要有位贵族，或许，哈里根本不会回来了。”

其他人还待在阳台上讨论这件事，回忆着有关哈里的种种往事。罗丝琳把车推回厨房，看见妈妈和哈里坐在桌前喝咖啡，表情都很专注。

“我的爵爷，你怎么样啦？”罗丝琳温柔地嘲讽道，看着他扎着绷带的手。

哈里慈祥的脸转过来，“完完全全没想到，亲爱的。一定是佳斯汀告诉了你。”

“是的。”

“我本想自己告诉你，只是她碰巧在关键时刻进来。”

“没关系，哈里。”

“来，坐下。和我们聊会儿。”

“哈里要我嫁给他。”奥丽看着女儿，目光悲喜交加。

“多好的一个人！”罗丝琳把手放在哈里肩上，亲亲他的脸。“考虑到所有的一切，我很高兴为你祝福。”

“她还没答应呢，宝贝儿。”哈里笑道。

“我也没拒绝呀，”奥丽笑道，“我想有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哈里。”

“什么，难道再过十年？”他欢叫着问道，“不，不，亲爱的，不要再考虑了，机不可失。”

“这就对了，哈里。一定要说服她。”

“这么大的决定，”奥丽说，“我本来就不擅长做决定。”

“想说什么就说吧！”哈里叹了口气，神情变得有些黯淡。“福克纳是个梦，奥丽。不可能有任何结局。况且他已经不在了。”

⑫⑧

“哈里！”奥丽看上去像挨了一击，“为什么你要现在谈起查尔斯呢，还在罗丝琳面前？”

“因为她比别人更清楚。”他回答道，声音平静但直截了当，“你得驱散你心中的恶魔，奥丽。我爱你。我一见到你就爱上了你。我留在马康巴是为了接近你。现在是时候去继承我该得的遗产了。”

“然后你想留在英国吗，哈里？”罗丝琳问道。

“噢，是的，亲爱的。我爱这个国家，年轻，富有朝气，而且让我感觉很好。但英国有我的根。那里是我想安息的地方。”

“我明白，哈里。”罗丝琳告诉他，“但你会把妈妈从我身边带走。”

“胡说！”哈里把手伸过桌子，拍拍罗丝琳的手。“奥丽告诉我，你和马什要结婚了。别担心，我会保守秘密的。我真是太为你们俩高兴了。我看你们非常般配。但你结婚后，



需要独立。如果很荣幸，你妈妈答应了我的求婚，我就带她同我一起回英国。对了，她也是英国人，我们差点儿都忘了。但我们会希望你和马什经常来看我们。至少每年一次。那应该没有问题。实际上，马什经常旅行。他在英国有些亲戚，还经常去看望他们。”

“但是哈里——”奥丽说。

“别但是了，亲爱的，”他重重地打断她，“我敢肯定我们会过得非常幸福。你喜欢我，只是你一直不愿意承认。上次马球比赛的时候，我摔了一跤，是谁紧张得不得了？”

“我想你应该停止打马球了，”奥丽说，“你已经打得很不错了。”

“如果你答应嫁给我，我就保证不再打了。”哈里抓住奥丽的手放到唇边，“就把它当做救救我的命吧。”

次日早晨，马什驾飞机送哈里到最近的国内机场，哈里预定了去州府布里斯班的班机，然后再乘澳大利亚航班直接飞往伦敦。罗丝琳和奥丽一起送到了机场，她们热情地拥抱着哈里，直到听到最后一次登机广播。

“我爱你，我爱你！”他叫道。他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时髦套装，看上去反倒不习惯。

“我怎么有种感觉，哈里好像已经求过婚了？”马什抬眼向奥丽站的地方望了一眼，她非常娴静地站在那儿，挥舞着一条丝巾。

“我本来想告诉你，但妈妈还没答应他呢。”罗丝琳解释道。

“这不奇怪。”马什淡淡地说。

“我想她爱他。”罗丝琳的声音飘开去。

“要是她给自己一半机会的话，她会爱上他的。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据我了解，非常非常好。”

“我记得我们过去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也记得。”他看着她，蓝宝石般的眼睛里的神情令她微微一颤。

不远处，喷气式飞机开始转向，就等出租车离开跑道。“噢，上帝保佑他，一路顺风！”奥丽走过来和他们在一起，她温柔的脸上神情焦虑。“这么长的旅途！他会累坏的，可怜的人。”

马什不在意地耸耸肩，“哈里很结实，身体很好。我只希望他还来得及。”

“我再也没法相信这儿发生的一切了，”奥丽茫然地说，“你和罗丝要结婚了。现在哈里又想娶我。”她歪着头，直视着马什的眼睛。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奥丽？”他问道，“想得到我的同意吗？你已经得到了。你和哈里是一家人。我现在就可以叫你莫蒂默太太。”他逗笑道。

奥丽没有笑，她继续凝视着他那张引人注目的脸庞。一



双极像他父亲的生动的蓝眼睛，以及坚毅的下巴和轮廓鲜明的嘴唇。“你太像你父亲了，”她说，“有你在身边，忘记他是不可能的。”

对罗丝琳来说，这是妈妈说过的最坦白的话。马什一定也这么想，因为他默默地看了奥丽一会儿才回答道：“父亲一定也会赞成的，奥丽。你的生活还需要更丰富些。某种程度上说，你一直在躲避。我非常感激，但你不应该这样。哈里是个好男人。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时，他几乎已经濒临感情的崩溃。马康巴收留了他，让他在这里复原。最近，他的问题就是让你嫁给他。你应该意识到他是真的爱你。”

“噢，我知道！”奥丽看上去极度痛苦，“我就是不敢正视这件事。天知道为什么。我也爱他。他走了，我非常难过。一想到我再也见不到他，我就会崩溃。只是……只是……”

“无法解释？”马什温柔地激励道。

“没法解释。”奥丽美丽的眼睛噙满泪水。

马什把手放在她肩上，他们开始朝前走。“这都是和梦想有关，奥丽，”他说，“我们都有各自的梦，但生活并不总是这样。哈里能让你生活幸福。同时，你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看如果你失去他，那会是一个大错误。”

“你认为我会失去他吗？”奥丽听起来心绪不宁。

“继承爵位的事使你们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哈里不是轻

易放弃的人，但他还在期待着你的答案。”

奥丽声音沙哑地笑了笑，“你这么说，马什，我真想马上登上一架飞机。”

“那好，就现在，”马什说，“只要你一句话。”



第 7 章

在一棵银色胶树的树阴下，罗丝琳把马停下，俯视着下面微微颤动的平原上野马奔腾的壮观场面。山脊是极好的制高点，她正和两只好奇的袋鼠占据着这个地方。但耀眼的阳光非常刺目，眯着眼看上去，整个景色怪怪的，像是飘浮在闪烁不定的热浪里。一束强烈的光线穿过枝叶茂密的树冠，照了下来，她把阿库伯雷帽使劲往下拉了拉，让帽檐正好斜对着光线。当大约五十匹野马被赶向在英格瓦里的马圈时，灼热的赭石土上顿时扬起了大团大团的灰尘，呈一种鲜艳的赭红色。英格瓦里是个旧宿营地，马群可以在那儿的大坝上饮水。

133

她朝两只袋鼠挥挥手，它们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朝她好像很严肃地点点头。她知道袋鼠可能会是很可怕的危险动物，但它们一直让她着迷。关于袋鼠和欧洲人怎样穿越中部的澳大利亚，土著人里流传着数不清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它们是种神话式的动物。所以毫不奇怪，就像现在，它们会露出一副高贵的神情。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她的存在和平原上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噪音一点也没干扰它们。

过去，赛马和套马被认为是最大型的运动项目。她自己

也曾乐此不疲。但最近，在马康巴正用摩托车来追捕大群野马，好像阅兵时用飞机一样。现在，四辆雅马哈 600 驱赶野马的刺耳轰鸣声划破了寂静的平原。这工作很刺激，但也很危险，尤其是在灌木丛中。有时，未阉割过的公马因为担心母马，会伺机伤害骑手。摩托车手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在被送进医院后死掉，而且这种事也经常发生。

⑬④

“幸运”雷丁，这么称呼他，是因为每个人都说他很幸运。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他曾经摔倒过四次，却每次都能大难不死。有两次在马康巴，还不得不请皇家空军医生来抢救。“幸运”今天在外面正猛追一匹栗色的大种马。罗丝琳希望他戴着他的幸运护身符——一块粗糙的星形石头。那是一位习惯到处飘泊的、有一半土著血统的朋友，在一个铺满各色闪光石头的风梭石沙漠里捡到的。罗丝琳有几十块这样的石头，是小时候马什帮她收集的。风梭石平原景色非凡，风沙把石头磨得圆亮如宝石，嵌在赭石黏土里，像一块琉璃马赛克。“幸运”的护身符是一块很奇怪的半透明石英石，中间有着像埃及象形文字的一种标记。“幸运”的朋友称它为精灵石。尽管也不是完全灵验，但好像也很管用。

此刻一股无名的热风突然吹起了漫天的尘土，像翻滚的浓云，可能象征着某种预兆。那些马匹看起来非常健壮。全身的肌肉都闪着炫目的光，皮紧贴着瘦削的骨架。这匹大种马身上似乎有很多英国纯种马的特点。它的祖先大概是在某



个时期从牧场上跑出来的。在澳大利亚大约有五十多万匹野马。眼下的这群马看起来相当不错。摩托车手们从黎明开始就忙个不停。据她所知，他们要一直跑到方圆几百公里的西北角，但马上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那时，她要给自己来杯铁罐茶。马什和一位很重要的养马人一直在讲话。她离开姬姆和姑娘们，让她们在水潭边打发一下时间。佳斯汀现在大不一样，她很友好地邀请罗丝琳一起过来，遗憾的是被她看到姬姆和黛安娜在互相使眼色。现在罗丝琳的自我感觉好多了，变得更坚强了。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惟一真正重要的人就是马什，其他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在走下起伏不平、遍布石头的山坡的时候，罗丝琳注意到一些马突然停下来，而另一些马开始狡猾地朝相反的方向逃跑。她屏住呼吸，但没过几分钟，“幸运”和他的队员就把它拨转了回来。罗丝琳想，如果是马背上的骑手要对付这群野马，恐怕得胜的机会不大，他们很有可能会追不上。这些马都是膘肥体健的，又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对灌木丛的每寸地方都非常熟悉。

她到达营地时，这群筋疲力尽的家伙正被驱赶着，牧场工人骑在马上，负责把这些被驯服了的野马引进临时的马圈里去。那匹大种马看起来还是不安分，但摩托车手随时都准备把它拨回到赶牧人那儿去。他们由于长年积累的经验，对付这些家伙是驾轻就熟。

“嗨，罗丝！”“幸运”长着一副高大的身材，金黄的头发，讲话干脆。他一边停着他那辆性能不错的雅马哈，一边摘下头盔。脸上和衣服上都布满了鲜红色灰尘，他砰砰地掸去灰尘，脸上挂着笑容。“赶马就是这样，很辛苦。”

“还好你没事。”她跳下马，把马拴好，朝赶马队的其他人笑笑，挥挥手。

“因为戴着幸运符嘛。”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很偏爱自己的那条瘸腿，这是飞机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八公里的速度横穿树杈时赏给他的恩赐。“噢，老板呢？”他问道，悠闲地坐在附近的矮树桩上。

“他有事。来杯铁罐茶怎么样？应该还好喝吧？”

“好极了！”“幸运”转过乱蓬蓬的头，金黄色的头发和白发夹杂在一起。“布莱克，”他叫道，“去泡杯铁罐茶，罗丝想喝杯茶。给我也来一杯。”

“来了！”布莱克吼道，罗丝琳猜想，摩托车从白天到黑夜的噪音可能把他们的耳朵震得有点聋。

“好久没见了。跟我说说你都在做什么？”“幸运”问道，“我可不是厚脸皮，但你怎么越来越漂亮啦？”

罗丝琳向后坐了坐，望着“幸运”闪闪的目光。“别瞎说，‘幸运’！你看着我玫瑰色的尘土里走出来的。”

“要是我瞎说，那我该死。”“幸运”露齿一笑。

他们正喝着第二杯茶休息的时候，马什驾驶着吉普车来



到营地。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嗯，一定是不可一世的彼得森小姐！”“幸运”低声嘟囔道，“就等着她怎么给我们脸色看吧。”

事实上，姬姆还是放下了架子，朝他们像王后似的挥挥手，仍待在吉普车的安全区内。

“她以为她是谁，该死的王后？”“幸运”低声嘟囔着，费劲地站起身。

“你还能要求什么样的挥手，‘幸运’？”罗丝琳奚落道。

马什从不远处走过来，从容大方，优雅无比。他往上抬了一下珠灰色的阿库伯雷帽的帽檐儿，但前檐依然很潇洒地向下斜在眼睛上。

“罗丝，我就想能在这儿找到你，”他说，“怎么样，‘幸运’？”他抬起手，向其他人问候，他们也都纷纷挥手。

“我一直在看赶马，”罗丝琳告诉他，“太让人激动了！”

“我相信！惟一让我吃惊的是你没有参加。”

“我还不会骑摩托车。”

“也不要你骑，”他说，“所以别让我逮着你在学。听见了，‘幸运’？”

“当然，老板，不过她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姑娘。”

“还是想想你自己受的伤，‘幸运’。腿怎么样啦？”

“幸运”低下头，做了个鬼脸。“我总是很惊讶，它还能支撑着我。”

“你真的应该停手了。”马什蹙起眉头，朝栏杆围起来的圈场望去。

“到三十岁时我会的，”幸运保证道，“到那时你能给我找份工作吗？”

“没问题，”马什回头望，“我们得再设一个栏杆，圈这头大种马。现在的恐怕还不够高。这家伙太大了，该死的也不安分，让人讨厌。你绝对想不到这样的畜生能做出什么事来。有些甚至喜欢跨栅栏。来干吧，‘幸运’。”

“好的，老板！”“幸运”一瘸一拐地走了，同时朝他的伙伴布莱克大喊。

“我敢肯定‘幸运’会变聋的。”马什说。

“布莱克也一样，”罗丝琳忧心忡忡地说，“应该再设一个栏杆。你看看这匹马的眼神！似乎在说‘想征服我！想得美！’仔细想想，我觉得它很像布莱泽。”她指的是查尔斯爵士养过的一匹骏马。

“你的目光很敏锐，罗丝，”马什点点头，表示赞成，“我刚才也在想这件事。布莱泽有一次跑掉，至少有半天，这家伙很可能就是个野种。它身上很明显有布莱泽的特征。你先去和姬姆聊聊吧，等我们把栏杆设起来。”

“也许她不想和我聊天？”

马什笑道：“我必须告诉你，她并不知道自己身上缺乏什么。和我们一起到吉普车里来吧，会有人把这匹马带进去



的。”

罗丝琳摘掉帽子，任由微风吹拂卷得很整齐的头发的。

“你是说我需要保护？”

“有件事我已经学会了。千万，千万，别相信女人。”

“从你十四岁起，她们就对你投怀送抱，那时你也不相信吗？”

“罗丝，亲爱的，好像是十五岁吧。”他说。

罗丝琳走近吉普车，姬姆的目光冷冷地审视着她。“你觉得和那些男人在一起，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我觉得他们很勇敢，很友好，就像这里的大多数男人一样。”

“我父亲总是说，堕落到这种程度，真不应该。”

“但你父亲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封建贵族。他们大多数已经失去了这种品质。”

139

姬姆耸耸肩，“得了，你干什么，和我无关。我只是想给你提条建议，没别的。你总是想借题发挥。”

罗丝琳沉思地看着这个年轻女人。“你为什么总对我这么无礼？我是说，你就是想伤害我。”

“因为你是最好的对象，而且我猜你会是个威胁，”姬姆不自然地笑道，“我和你说这些，不是要让你得意，而是为了警告你。”

罗丝琳叹了口气，“还好不是其他的！”

“你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很高兴，你还是走了过来。我一直等着和你谈谈。在黛安娜和佳斯汀面前太不方便了。”

“什么事？”罗丝琳朝一只飞虫拍去。

姬姆狠狠地盯着她。“你想玩什么花招？”她最后说。

“凭什么这样讲？”罗丝琳神采奕奕的脸上，黄水晶般的眼睛闪闪发亮。

“别浪费时间装聪明了。”姬姆怒火中烧地回答道。

“但我确实聪明，姬姆。我听说你还从没拿过学位。”

“我根本没必要继续读下去，这就是理由。我不需要出去自己找工作。”

“太遗憾了！”罗丝琳轻描淡写地说，“你稍稍奋斗一下，可能会更好些。”

姬姆眯着眼睛笑起来，声音很刺耳，“听着，这种笑话根本激不起我的兴趣。你说你聪明？那就放聪明点儿，别来干涉我的计划。”

“你还是没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

“帮帮忙！”姬姆一点儿也不饶人，“你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敢说马什并不讨厌和你急急忙忙上床。你好像很擅长勾引男人。但你以前都没办法，将来也别想让他娶你。我只能说，你肯定是很想受惩罚。”

“好像这样做，能让你很高兴。你难道想不出比上床更好的事儿吗？马什可是挑剔得很。”



“噢，这我知道。”姬姆语气缓和地说，“那么，你们俩还在来往？”

罗丝琳抬头看见两只色彩斑斓的鹦鹉飞到了树上。“从来就没断过。”

姬姆的喉咙里一阵颤动。“做配角，你也高兴？”

“实际上我从没想过要当配角。”

姬姆坐在位子上，身子猛地向前冲过来，让罗丝琳觉得姬姆想要打她。那就太糟糕了，但不是不可能。她甚至都做好了防备。“亲爱的，他就是让你做配角。”姬姆轻蔑地笑道。

“可以说我们俩都是这样的。只要他抬抬手指头，我们就跑过来了。倒不是说他不是白马王子，只是我不想再这么做了。”

“你当然知道你没法让他娶你？”姬姆挑衅道，同时脸色有些变白。

“我正在努力做。”罗丝琳耸耸肩。

“那你一定疯了！”姬姆猛地发出一声嘘声，“我是说，谁会接受你？你会处处碰壁的。”

“嘿，你这个势利小人是怎么啦？”罗丝琳的声音也变得很刺耳。“只有傻瓜才会要这种把戏。谁会去冒险侮辱马歇尔·福克纳的太太？为什么她们要这样呢？我也许没有出身名门，但我也不至于不被接受。我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形

象可人。我可不像你的朋友苏姗娜·克劳蒂所说的，像个伪装的骆驼。”

“苏姗娜是个可爱的姑娘；”姬姆突然说，“她才不会和你这样的人一般见识。福克纳太太恨你恨得还不够吗？”

“福克纳太太也很少喜欢过谁呀。她对自己的女儿都苛刻得不得了。”

“我想她主要是对女儿们平平的长相感到很失望，”姬姆任由自己说了这番话，旋即露出很后悔的样子，“不管怎样，她喜欢我。她对我很满意。”

“我怀疑，只要是穷人，她看都不会看一眼。很可能她让你和你妈妈走上了歧途。为了得到马什，你花了多少年时间，费了多少心思。但看起来他并不想娶你，不是吗？”

“当心，你怎么敢跟我作对！”姬姆的声音刺耳而愤怒，“马什和我的关系很深。有很多事你并不知道。”

“我知道，有一阵儿你们可能是恋人，但不幸的是，你的这种魅力消失了。”

“你这家伙，我看你完全搞错了！”姬姆反击道，眼里喷着怒火。

“我想没错，”罗丝琳平静地说，“这场谈话没什么结果。为什么我们不结束呢？”

“恰恰相反，我还要弄清楚——”姬姆突然住口，附近哗啦一声巨响，让她吃了一惊。罗丝琳也受惊地转过头，



抽出手帕，遮住飘过来的滚滚黑尘。灰尘散尽时，她看见两个牧工在拼命地想把最后一根栏杆重新固定好。其他人正发出各种喊叫声、吹口哨声和威吓声，想让马群平静下来，但很明显，那匹聪明绝顶的种马把这看成了一次获得自由的机会。

它疯狂地向后蹬，发出一声奇怪的尖叫，像一声呐喊。看到种马这种暴跳如雷的气势，其他的母马们都恭敬地退后。种马强壮的马蹄上下踢打，然后轰地砸在红色的沙地上，开始向后倒退。人们顿时吓得四散逃窜，接着，它又扑向栅栏，四蹄伸开，奔腾了一会儿，随后朝另一面冲去，看来一时还无法把它逼进马圈。

姬姆狂乱地叫了声“天哪！”，猛地跌坐在驾驶座位上，迅速点着火，掉转吉普车。这一突发动作，让一直倚在吉普车边站着的罗丝琳一下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她不禁绝望地想，我要死了。她根本来不及逃离险境，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突然，一个温暖的身体扑在她身上。是“幸运”！

“万能的上帝呀，这个狗杂种！”他低声抱怨着，努力想把他们俩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的靴子在沙地里不停地打滑。“完了，宝贝儿！”

实际上，只有马什迅速地反应过来，闪电般地跳到马鞍上。他抛出一个套索，准确无误、奇迹般地套在了急驰的马

脖子上。种马被猛地一震，旋即跳起，差点儿把马什从马鞍上拉下来。正在大家都爱莫能助的时候，只见马什使劲儿把身体矫正，然后稳稳地坐在了自己那匹驯服而又强劲的夸特马身上。这时，那匹大种马开始疯狂地四蹄后蹬，拱背猛跳，拼命想把他从马上甩下来，并去攻击牧场的耕马。

“要是这不算本世纪最漂亮的套马，就砍了我的头！”
①44 “幸运”在罗丝琳的耳边喊道。现在这匹野马正疯狂地绕圈飞跑，就是无法挣脱马什的控制。要是能从从容容地欣赏一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躺在地上，目瞪口呆，心都快要跳出嗓子眼的话，罗丝琳一定觉得这简直是场技巧和力量的绝妙表演。最后马什只用了一根套绳，就让这家伙停了下来，全凭了人的威力和钢铁般的意志。

“这绝对是一流的！”“幸运”像观看竞技表演比赛一样欢呼起来，“你不可能见过比这更好的了！”

“你也非常勇敢，‘幸运’，”罗丝琳战战兢兢地坐起来，“对不起，为了救我，让你也摔了一跤。”

“我们是朋友嘛，”他高兴地对她说，“而且是头儿救了我们。他胆子真大。人人都说他会随时准备为你冒任何危险的。”

罗丝琳震惊地看着他。“你从哪儿听说的？”

“哪儿都能听到！”“幸运”咧嘴一笑，回答道，“他是为了你拦住马的。从容不迫，面不改色，这才是我妈妈说的爱



情。来，让我扶你起来。彼得森小姐做的事随便你怎么说，但就是不能叫爱。”

“也许她是出于自卫的本能。”罗丝琳站起身，开始掸落身上的灰尘。

“恐怕我会说出更不好听的话。说曹操，曹操到。一定是来解释她刚才胆小鬼的做法。”

“算了吧。”罗丝琳一句也不想听姬姆讲。

姬姆苍白的脸色不言自明，她对自己的行为也非常懊悔。“罗丝琳，你没事吧？”她叫道，声音里充满了焦虑和苦恼。“几乎来不及了，我只好发动吉普车。你能明白吗？”

罗丝琳旋过身去小心地查看擦破皮的胳膊。“我现在说不出话来。”

“我当时被震住了，吓了一跳。”

“难道你就不能朝我喊一声走开点儿！”

145

“来不及。这匹疯马要获得自由，我们很可能都要被困在当中。”

“我是被困住了，姬姆，”罗丝琳坦言相告，“事实上，没有马什出来阻止，‘幸运’和我一定都成烂泥了。”

“他太让人吃惊了，”姬姆眼泪汪汪地说，“为了我们，甘愿冒这么大的险。”

“但是你有本事把吉普车开出十来以外。我还想你会一直开到树上。”



“但你套住了。”她踮起脚尖，嘴靠在他的下巴上，身子蜷缩在他的怀里，温柔无比地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

俩人都没理会姬姆，她目瞪口呆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就这么紧紧地抱在一起。极度痛苦地吸了口气后，姬姆突然说道：“你不用管我，马什。关心关心她吧。她可是毫发无损。”她的喉头发紧，声音几乎嘶哑，“你套那匹疯马的一幕真是太精彩了。”

马什仰起脸，回头看着她。“这匹马和所有的野马一样，是在拼死一搏，”他严厉地说道，“你做的事，我没什么好说的。你只知道管自己，却置罗丝琳子不顾。你们俩本来都可以躲在吉普车后面的，而你却让她摔倒在地。”

姬姆那张颧骨突出的傲慢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连声音也变了调，“这是意外，马什，并不是故意的。”

“但你犯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

姬姆恳求地看着他，忍住没哭出来。“我对罗丝琳讲过，我很抱歉。”

“是的，她说过，马什。姬姆没时间想那么多，她必须跑开。”罗丝琳虽然已经被姬姆欺负很多年了，现在却突然觉得不想再报复了。

“你说得对，罗丝琳。你说得对。”姬姆带着一种感恩戴德的神情看着比她小的这个女孩，“这只是人生中一个可怕的时刻。”

“在千钧一发之时所做的决定，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马什无情地说。

“我确实很后悔。”姬姆绞着手，往日的傲慢完全消失了。

看着她，罗丝琳做出了决定。“这件事我们可以忘掉，而且也会忘掉的。”她说，在马什的胳膊上按了按，努力让他高兴起来。“做朋友，姬姆，可以吗？”她伸出手。

“是的，当然！”姬姆迅速上前握住罗丝琳的手，“你能为我着想，真是太好了。”

罗丝琳的笑容带着点嘲讽。“我有自己的看法。”

“现在我可以回去了，”姬姆回头朝吉普车望着，“我觉得有点儿站不住了。”

“给自己倒杯白兰地，喝一大杯，”马什建议道，语气稍稍缓和了些。“我会让人开车送你回去。我得留在这儿监督。”

“他们把围栏设得还不够高。”姬姆想把注意力从她身上转移开。

“本来已经够高的了。只是这匹马不是一般的马，很像父亲的布莱泽。”

“我注意到了，”姬姆回答道，又恢复了平常的语气，“至少在罗丝琳指出后，我就注意到了。和我一起回去吗，罗丝？你又不需要留在这儿。”



“她留下，”马什加重语气说，“我的神经还没放松下来，我不想让她离开我的视线。”他看着远处的围圈场。“幸运”坐在围栏上。“‘幸运’，”马什叫道，“过来，伙计。”

“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罗丝琳试探着说。

“我有这打算。”

“你有什么想法？”

“劝他放弃管理野马。他都摔过多少次了，我可不希望这样。”

“他很勇敢！”罗丝琳看着“幸运”咧着大嘴笑着，一瘸一拐地朝他们走来。

“绝对没错！”马什的语气鲜明地表达了对那些胆小鬼的看法。“现在该好好犒劳犒劳他了。”

“但没有必要。”姬姆说。

“马什和‘幸运’要好好谈一谈，我们为什么不到吉普车那儿去呢？”罗丝琳建议道。

估计到马什会拍着他的后背向他表示感谢，“幸运”不由得脸红了。罗丝琳知道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会有一笔意外收获。

“你能为我设身处地地着想，真是太好了。”她们在吉普车旁等候时，姬姆几乎痛苦地低声说，“马什好像讨厌我了。我还从来没让他失望过。”

“别再想了，姬姆。”

“希望我能不想，”姬姆望着别处，“你认为他会告诉姑娘们吗？这件事讲起来，好像我在里面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比实际情况还要糟。我真的痛苦得透不过气来。尽管我们都了解马，但它也可以是可怕的生灵。”

罗丝琳不愿意这么轻易地饶过她。“姬姆，亏了马什，否则，‘幸运’和我可能就要没命了。”

“该死的，我非常清楚。我真不知道那个摩托车手是出于勇敢，还是神经有问题。拖着那条坏腿他好像哪儿也去不了。”

“但了不起的是，他试着做了。”

“是的，”姬姆苦笑了笑，“常言道，结果好就是好。我希望姑娘们和你一样善解人意。如果马什出了什么事，她们会永远恨我的。”

“‘幸运’和我的事，就别提了！为什么你不这样说：一匹野马奔出去，被马什用套索套住了。她们会接受这种说法的，马什能做出这种非凡之举，已经是见惯不怪了。”

“当然，就这样说。”姬姆用手理了理缕缕的金发，摊开手时，手掌上沾满了红土。她厌恶地看了看。“天哪，我要洗个澡，洗洗头发。你也一样。马什是个真正的英雄，没的说，但有时也很吓人，你不觉得吗？”

“毫无疑问！”罗丝琳笑了，意识到这大概是姬姆第一次被马什尖刻的话语刺伤了。哼，活该！



显然，晚饭时姬姆把下午发生的事按自己的说法给佳斯汀和黛安娜讲了一遍，但罗丝琳和马什都没有反驳她。

“完全是颠倒黑白！”和罗丝琳在阳台上，等佳斯汀一起来饭后散步时，马什评论道，“我只是吃惊，她怎么没把自己说成是这件事的女英雄。”

“也许是由于你那一副讥讽的样子。姬姆自己理亏，觉得不自在。”

“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抨击别人。应该给她点儿厉害瞧瞧。佳斯汀来之前，亲一下怎么样，就算是感谢。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当然，很乐意！”她本想轻轻地吻他一下，谁知他的手臂紧接着她，把她拉到了藤蔓缠绕的白色廊柱下。

“马什，有人要来了。”

他的蓝眼睛闪着光。“我应该在乎吗？你就该在我怀里，这儿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我们很快就可以告诉他们了。”她承诺道。

“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告诉？”

“姬姆在这儿不行。不可能。我不想看见她痛苦。”

“对这么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你竟然如此心软。”他低下头，嘴唇开始吻她的脸颊。“这么光滑的皮肤……这么凉，像缎子一样。我要等着那一刻，吻遍你全身的每一寸肌肤！”

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她的嘴唇，粗鲁地、温柔地吻着，直到她紧紧地抱住了他。

“我的小野猫！”他喃喃道，感觉到她的狂热。

“你是我的英雄！”

“我知道。等你准备好的时候，就会是你的丈夫。”

“什么样的丈夫？”

“反正不会老老实实。”

她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喜悦。“我不要你老实，不要！”他激动、迫切、热情而又温柔。他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恋人，可以把她的身体完全熔化在欲望里。在他的臂弯里，让他漂亮性感的嘴唇触摸着她的皮肤，简直让她神魂颠倒。无限的渴望随之而来。

“我可是个人，罗丝，”他喃喃道，“我甚至都想梦游到你那儿。”

“对不起，我要信守誓言。”

“那我只好听你的话。”

“你以前爱过姬姆吗？”

“你觉得呢？”他干脆地问道，抬起头。

“只是好奇，没什么。”

“我从不乱说。”他简单地说，声音很冷淡。

“我也不是瞎说，只是这关系到我。”

“我只要你明白，”他抓起一把她的头发，“如果一定要



我讲真话，你是惟一能让我动心的人。”

“那你还抽时间去和其他人约会？”

“罗丝，为了不让自己发疯，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男人都是魔鬼！”她温柔而无助地低声说。她对他的需要如此强烈，简直要不顾一切。

“我要占便宜了。”他一只手抚摸着她，一把将她拽进怀里，美妙的嘴唇压在了她的唇上。

一阵阵热浪席卷上来。

炙烤着她……烧灼着他。

这就是马什，完全有能力摧毁她。

第 8 章

第二天晌午时分，桉树叶的叶面朝向太阳的时候，罗丝琳回到家找冷饮喝，却没想到会迎面撞上姬姆。她的马靴踩在花纹瓷砖的地板上，唧唧地响，刚刚要走进家门，就见姬姆从中间楼梯上冲了下来，一脸的怒容。

“你来了！”她叫道，朝罗丝琳逼过来。罗丝琳满脸的失望，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真是没想到，是吗？这真是缺乏教养的结果。没法让人相信你能做出体面的事来。好了，别在我身上要花招了，你这个阴险的小母狗！”

离得这么近，罗丝琳都可以感觉到姬姆高大身材上散发出的热气。罗丝琳的脸也沉了下来，但她还是尽力保持镇定。“什么事让你又来找我的碴儿？”她说，“你有什么权利？说到教养，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就非得告诉姑娘们吗？”

“什么？”

“噢，别装无辜了。真让我恶心！”姬姆气冲冲地说，“你保证过，怎么还能这样做？你让我丢尽了脸，可能还会让我失去最亲爱的朋友。”



“姬姆，你自己可得解释清楚，”罗丝琳的语气平静但依然有力，“否则我要去找冷饮了。”

“该死的，你给我站住，听我说！”姬姆伸出手，一把抓住罗丝琳的胳膊，长长的手指甲都戳进了她的皮肤里。

罗丝琳摇摇头，“把手拿开，姬姆。我可不吃这一套。”

“噢，我恨你，我恨你，”姬姆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回来？我们还以为可以永远摆脱你了！”她甩开罗丝琳的胳膊，罗丝琳马上退后。

“但我来了，姬姆，我要留下来。”罗丝琳平静但庄严地说。

“那么记住，你不受欢迎。”

“我关心的只是马什。”

“当然！”姬姆发出刺耳的笑声，“但什么时候你才能明白，他不会把你当回事的？他看不起你。他不——”她突然停下来，听到车轮在车道上吱嘎吱嘎地辗过。不一会儿，马什走上了台阶，但在门口停住，因为他感觉到两个女人之间的愤怒和紧张气氛。

“怎么回事？”他尖刻地问道，咄咄逼人的蓝眼睛从罗丝琳移到姬姆身上。

“没什么。”罗丝琳不愿意细说这件事，但姬姆不屑地笑起来。

“不，是她说的，是她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刺伤了

我，让我丢脸。”

马什表情严肃。“嗨，先别这样！”他反对道，向前厅走去。

罗丝琳朝他伸出手，想避免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有件事让姬姆很难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那她最好解释清楚。到底怎么了，姬姆？也许我们能澄清一下。”

姬姆转向他，用恳求的态度说：“你不能相信她，马什，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你鼓励她，等于是在玩火。她不属于我们。”

“我倒觉得，姬姆，你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马什用这样尖刻的语气回答，气得姬姆脸都变了形。

“你对我竟然说这样的话！”她叫道，无法掩饰所受到的伤害。“毕竟我们还是在一起过的。”

“姬姆，我们有好多年不在一起了。”他断然反驳道。

“你爱过我！”

他摊开手，“对不起，没有。你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不可能怎么样。”

“那段时光是那么美好！”姬姆盯着他，她的心迹在眼里表露无遗。“我会永远记住的，永远！”

“那就太傻了！”马什回答道，依然是毫不客气的态度。

罗丝琳觉得她都受不了了。她还从来不习惯看着别人痛



苦。“请原谅，”她说，“我的嗓子干得要命。”

“哈！”姬姆突然叫道，挡住罗丝琳的去路。“就是这个姑娘，是不是？就这个妈妈是你佣人的无名小辈。”

马什的蓝眼睛里闪着怒火。“你这副势利的嘴脸，太让人吃惊了。我真搞不懂怎么会这样！”

“那么，你姐姐们怎么办？”姬姆质问道，“你知道她们会怎么想吗？”

马什耸耸肩，“我一直希望她们能慢慢跟上新时代，太落伍了。但说到罗丝，我姐姐们没有任何发言权。如果罗丝和我想结婚的话，那我们会结的。”

姬姆傲慢而颧骨突出的脸气得煞白。“结婚？是谁提到这个词的？就连罗丝琳也不会傻到说这个。”

“我提到的，”马什严肃地告诉她，“罗丝一直瞒着你们，但我不在乎告诉你，我已经向她求婚了，她也同意了。”

姬姆站在那儿，一脸的不可理解。“你在开玩笑，”她最后说，“这只是个残酷的玩笑。你想报复我。”

“这是件太事！事实上，姬姆，在这件事上我根本就不会考虑到你。”

“啊，不！”姬姆还不相信，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

“你怎么告诉她了，马什？”罗丝琳苦恼地问道。

“别再荒唐了，罗丝！”他声音尖锐，不耐烦地说，“这事需要说出来。我支持你的想法，时间已经够长的了。但行

不通。”

“我不相信！”姬姆盯盯这个，又盯盯那个，目光很游离。

“我知道你不信。”马什回答道。

“别结婚，别！你母亲讨厌这个姑娘。还有她妈妈。你母亲会在这儿让你不得安宁的。”

“啊，是吗！”马什嘲笑道。

“我要回家！”姬姆叫道，意识到她的计划已经一败涂地。

“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马什耸耸肩。

“稍稍安静一下，姬姆，好吗？”罗丝琳恳求道，但姬姆厌恶地转向她。

“你做了这些事，还敢这样对我说话？你是巴不得让黛安娜和佳斯汀小看我。”

“怎么回事？”马什草草地问道，比罗丝琳显得暴躁多了。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姬姆无情地说，“她告诉她们昨天发生的事，但她答应过不讲的。她让我在姑娘们眼里变成了胆小鬼。”

“没有！”罗丝琳把黑亮的头发从脸上拂去，“你完全弄错了。”

马什高大、灵活的身躯绷紧了。“她不会说谎！要是罗



丝说她没说，那她肯定没说。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呢？”

“为什么不呢？”姬姆同意道，声音刺耳，呼吸急促。“至少你可以发现你的宝贝罗丝的真面目。”

马什的表情变得骇人，但他没有回答。他转过身，带她们穿过房子，找到了黛安娜和佳斯汀。她们俩正在后院的潭边埋头交谈着。

等他们走近的时候，两位年轻太太停止了谈话。

“你们好！”马什的声音如此短促，佳斯汀马上站了起来。

“发生什么事啦？”

“有一点儿小事要澄清。”马什猛地拿起那把有蓬边的大伞，撑开，让黛安娜完全坐在阴凉处。

“谢谢，马什。”她抬起头来说，“你好像不舒服？”

“你们知道为什么！姬姆认为罗丝琳对你们讲了马的事情，让她很丢脸？”

“噢，要我们谈谈吗？”黛安娜几乎呜咽地说，“这不像姬姆。我几乎不敢相信！”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罗丝告诉了我们，姬姆？”佳斯汀问道。

“难道不是她吗？”姬姆愤怒地脱口而出，显得很不耐烦。

“当然不是！”佳斯汀态度非常冷淡，她清楚地告诉她，“马什和罗丝让我们相信了你的说法。是恩绍尔太太把真相告诉了我们。她认为你的举动让罗丝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更不用说马什了！她可不愿意就这么原谅你的自私。”

“好了，谢谢，佳斯汀。”姬姆的声音听起来痛心疾首。

“我妈妈告诉你们的？”罗丝琳惊愕地问佳斯汀。

“是的！”佳斯汀转向她，“她对这件事很生气。她认为她没有义务替姬姆遮掩。为这事，姬姆早该挨骂了。我记忆里，她对罗丝琳和她妈妈几乎没怎么客气过。我认为，如果恩绍尔太太以莫蒂默太太的身份再回到马康巴，姬姆会在她面前低头的。”

“等着那一天吧！”姬姆语气生硬地嘲笑道，“哈里也许一点儿也没当真。一旦他回到自己的圈子里，就会把她忘得一干二净的。”

“你这么做，真是太让我难过了，姬姆，”黛安娜悲伤地说，“后果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我以为你也想让罗丝琳滚开！”姬姆抓住一把椅子摇晃着。

黛安娜的嘴巴张了张，“别胡说，姬姆！我和罗丝是一直有点儿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那是源于我个子越长越大，而罗丝还是那么娇小。”



“天啊！”姬姆厌恶地说，“那你就能定定心心地让她做弟媳，是吗？”

黛安娜一下坐直了，“什么？”她热切地询问道。

“我本想自己告诉你们，”马什突然插话，“但姬姆一心想报复。好在她已经答应收拾行李离开了。本来罗丝想等你们先安顿下来再说，但现在看来这事已经公开了。我已经向她求了婚，她也同意了。”

“但你不能娶她！”黛安娜喘着气，跌坐回坐垫上。“有罗丝琳做弟媳，我会发疯的。”

“噢，闭嘴，黛安娜，”佳斯汀立刻说，“你知道自己是在胡说八道。”她转向马什和罗丝琳，他们已经紧紧地靠在一起。“我现在就向你们表示我对你们的爱和最美好的祝福。我完全相信你们在一起会非常幸福的。”

“谢谢你，佳斯汀。”佳斯汀欠身去吻罗丝琳时，罗丝琳低下头。

“你真是个叛徒！”姬姆尖声叫道。“我太震惊了。震惊！你们就等着流言四起的时候吧。”

“什么流言？”马什的语气非常粗暴，姬姆一下子呜咽了起来。“我不是好对付的。”

“我们也不是！”黛安娜厉声说，“别再去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了。”

“可能你们都发疯了，”姬姆激动地叫道，“我不再是你

们的朋友了。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不到二十分钟后，姬姆已经准备好离开。

“你们都会后悔的！”她站在门厅大叫道，“马什娶了这个姑娘，不可能幸福的。”

尽管一再申明她不想理她们了，她们不是朋友了，黛安娜和佳斯汀还是送她到机场，佳斯汀开着吉普车。“她这样做真是不应该，”黛安娜后来一本正经地说，“我想让你知道，罗丝，我已经警告过姬姆，让她不要再去造谣伤人。如果你不得不成为我们家里的一员，那我们就必须齐心协力。”

“你真是太好了，黛安娜。”罗丝琳礼貌地表示感谢，努力把握好分寸。

奥丽对自己造成的麻烦一点儿也没感到不安。“这样的事，要在牧场保密是不可能的。”罗丝琳向她问起这件事时，她告诉罗丝琳，“虽然她自己已经说过了，我还不怎么相信。今早是小杰西在厨房里告诉我的。她是从她爸爸那儿听来的，她爸爸当时就在现场。我可以告诉你，大家对傲慢的彼得森小姐都没好感。我知道你和马什想让这事就这么过去，但我更想把它当做我们抓住的一个把柄。姬姆·彼得森那样对你，我早就一肚子气了。”

“我还是为她感到难过，”罗丝琳叹了口气，“她在姑娘们面前丢了面子，而且她仍然爱着马什。”



“是我太狭隘了，这让我很内疚。”奥丽苦着脸低声说。

“最近哈里怎么样啦？”罗丝琳问道。

奥丽把茶端到桌前，倒了杯茶。“他的那个亲戚好像恢复了点儿，原本医生讲他只能坚持到哈里回来的时候，但真没想到他凭着意志力又活了下来。哈里想让我圣诞节后过去。但是要忙着安排你们的盛大婚礼，恐怕不可能了。”

“当然不成问题，妈妈。这正是你需要的。这样你和哈里的事就能定下来。你决定了吗？”

奥丽摇摇头。“你了解我，亲爱的。我真的很慌乱。这个决定太重大了。我很喜欢哈里，他是一个好朋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都很舒服。但继承爵位这件事对我有点儿影响。我认识的势利小人已经够多的了，可不想再碰到了。”

“也有很多好人，妈妈，真正的人。而且，也没必要向每个人都汇报一下你的生活。你应该表现给他们，做给他们看。我知道哈里会为你自豪的。”

奥丽忧心忡忡地笑笑。“你有没有想过，亲爱的，他的感情可能也会变？”

“绝对不可能！”罗丝琳坚定地回答道，“哈里的心是不会变的。他要你过去。我建议马上订机票。”

“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两个姐姐，你知道，”奥丽说，眼里突然涌出了泪水。“他们小的时候，我很爱他们。”

“那去看看他们。他们完全有可能会张开双臂欢迎你。”

“要是他们变得像迪莉娅，就不可能了。”奥丽叹气道，“马什扔下那颗炸弹以后，姑娘们怎么样啦？”

“没事，”罗丝琳说，“‘那我们就必须齐心协力。’黛安娜这么说。”罗丝琳将黛安娜傲慢的口气模仿得惟妙惟肖。

“嗯，佳斯汀的脾气一点儿也不像以前那么坏了，”奥丽评论道，“结婚让她大大地改变了。黛安娜还远着呢。顺便说一下，谢波德夫妇明天下午到。中介公司给他们的评价非常高。他们会马上管起这个家，不过我会在旁边帮忙的。从现在到圣诞节，我们会有很多客人。”

“马什告诉我，他非常想把我作为他的未婚妻来介绍。”罗丝琳语气有点儿不安地说。

“好呀，”奥丽猛地拍了一下女儿的手，“我从未想过他会同意为这事保密。这不是他的风格。”

“不，但马什从没有处于我的地位；无论如何，姑娘们接受这事的態度比我预想的好多了。”

“我不知道该鼓掌还是该哭。你到哪儿都可以适应。但是你得记着，姬姆·彼得森一定会来找麻烦的。”

“那她是想不顾一切来疏远这个家了。”罗丝琳迅速地回嘴说，但突然意识到事实就是这样。

次日，当第一批客人飞来以后，紧接着又是好几十个。



有一次，罗丝琳数了一下，大约有三十架轻载飞机像大鸟一样纷纷在机场降落。姑娘们的丈夫在中间的时候来了，带着一大堆礼物。显然，他们已经得知马什和罗丝琳要结婚的消息，但罗丝琳私下认为，他们俩都很难接受这件事。他们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名字：姬姆·彼得森，这才是他们一致认为的最佳人选。

事情变化得多快！

但是川流不息的来客们都纷纷表示，他们很高兴得知马什最终决定做新郎了。由于姬姆·彼得森的原因，消息已经像野火般从一个牧场传到了另一个牧场，因此大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慢慢接受。但真正让他们感兴趣的是听说“老好人哈里”现在是莫蒂默爵士了。所有人都向奥丽表示祝福，显然对她和哈里将要结为夫妻一点儿不感到奇怪。

与此同时，谢波德先生和太太处事的僵化和浮夸让罗丝琳尤其感到不快。正如他们的推荐书所说，他们确实非常能干，但罗丝琳希望能更自然些，少点繁文缛节。她试图指出这点，希望表达得婉转些，但事实很快表明，谢波德夫妇还是要墨守成规。马歇尔一家似乎并没注意到。他们早就习惯了有仆人围着他们团团转，而且一般视若不见。这根本不适合罗丝琳。很明显，大家风范是必不可少的，但装腔作势就让她感到很讨厌。

“那以后换掉他们，”奥丽建议道，“作为马康巴的女主

人，你应该随心所欲。”

“马康巴的女主人！”罗丝琳轻轻地叫道，“福克纳太太在九泉之下会大受刺激的。”

“这让你害怕了吗？”

“不，”罗丝琳摇摇头，“真正让我烦的是克里斯还是喜欢粘在我身边。真是头驴！难怪黛安娜要嫉妒、忿恨。我试着羞辱过他，可好像无济于事。尽管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我也戴上了订婚戒指。”她举起左手，中指上戴着一枚图案精致的钻石戒指。

“他们的婚姻很稳固，”奥丽沉思着说，“只是你还是让他着迷。我看他是准备着在鼻子上挨一拳了。马什对他烦透了。他也烦透了佳斯汀的丈夫，总是不厌其烦地讲他那些辉煌业绩。也许谢波德夫妇能适应他，他们倒挺投缘。”

总之，节日的休假反倒变得很紧张，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怎么，局面竟越来越糟。

“我觉得我们的假日过得一点儿也不好，”傍晚一起骑马时，佳斯汀私下里对罗丝琳说，“我从来没意识到我们所有这些人有多招人烦。当然不是指你，天知道，也不是马什，而是我们其余的人。伊恩才只有三十五岁，说话的口吻已经像个政界元老了。他其实很可爱，你知道，但当上王室律师以后对他影响太大了。以前我可以理解，但现在我看他太当回事儿了。你会明白那些关于兰博的故事并没有完全夸张。



而且，还有克里斯，要是他还这样子，会倒霉的。昨天我看见了马什的脸色。我都纳闷他怎么克制得住自己。”

罗丝琳叹了口气，“我一点儿也没给克里斯机会，倒是他紧追不放。”

“噢，我们都知道！”佳斯汀大声说出她的反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你，是他在做飞蛾扑火的傻事。但你的的确确要比我们漂亮得多，这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我想我们会早点儿离开，过了新年就回家。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对你说——”佳斯汀一本正经转头对她说，“等你妈妈去了英国和哈里在一起后，你决不能和马什待在这儿，会有很多闲言碎语的。我想让你到我那儿去，一直到婚礼举行。你需要有人帮忙把一切安排好。那会多么有趣！组织安排是我的事，这是我的特长。”

“我还没想过呢，佳斯汀，”左思右想之后，罗丝琳说道，“我还有自己的房子。”

“那一定非常漂亮，但想想看，我们的房子会更好些。这件事要我们全家人来做。一切必须安排得妥妥当当。马什告诉我，对那些我们没法安排参加婚礼的人，你要为他们举行一个特别盛会。这我可以帮你。所有你需要了解的人，我都认识。我想晚会可以在博蒙特酒店的大堂里举行。他们那儿的侍应生做事极为认真，这非常重要。当然了，是正规的服务员嘛。我会作你的首席女候相。黛安娜怀着孕，恐怕作

不了女侯相。”

“别担心黛安娜，”佳斯汀停顿了一下，安慰罗丝琳，“一旦她想通了，她会和我一样兴奋的。你还得帮我们准备全套服装。这方面你非常在行。”

谈话就这么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不想让你去任何地方，”罗丝琳和他讨论这事时，马什说，“一天也不许离开。”

他们终于找到时间单独在一起，开着车来到沙丘边。四周是海市蜃楼的景观，产生了一种迷人的视觉效果。远处，一段长长的干涸河床闪烁着微光，奇怪的棍状影子在闪烁的银光之上优美地舞动。

“我想我们应该做得光明正大，”罗丝琳分析道，“在家待在一起会有很多闲话的。”

“有谢波德夫妇在场，我们怎么可能单独在一起？”马什不无嘲讽地问道。

“我原以为你对他们很满意呢。”

“听着，还不如雇两名演员呢，那样我会好过多了。他们太死板，礼数太多。但是新年前，我还找不出替换人选，只好用着他们，权当一次教训。这是中介所做的是。下次得由你来做了。”

“那时情况会不同的。”

“这我不管。马康巴是个家，不是供人参观的豪华住宅。



还有一个我想赶走的就是克里斯。他要是个孩子，还可以容忍。看来，你以前的魔力未减半分。”

“我已经在努力疏远他了。”罗丝琳委婉地说。

“你没掌握技巧，做起来不大容易。”

“我可以试着蓄胡须，”罗丝琳开玩笑道，“听起来你不大高兴。”

“你真聪明！实际上我快发疯了。如果不是考虑到黛安娜，我会把他塞进第一架航班，让他回家去。”

“没那么严重，马什。佳斯汀提到了这件事。只不过是种迷恋，没什么恶意。”

“是没什么恶意，但让人讨厌，”马什有点儿恼怒地回答，“黛安娜一定觉得很尴尬。”

“她没向我提起。”

马什耸耸肩。“我了解黛安娜，她得顾全自己的面子。我真不想这样说，但是，如果他们全都回家，我会高兴的。”

“佳斯汀想新年过后走。”

“她很可爱！”马什由衷地说，“但我不同意她带你一起走。”

“妈妈已经提出要留下陪我，但我拒绝了。没人要催她嫁给哈里。但事实上，她确实需要别人推她一下。”

“那就来吧，好好推她一把。”马什慢吞吞地说。

“你好像不舒服！”罗丝琳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徘徊。

“我想要你。”

“我也想要你。”她的声音沙哑，凝脂般的皮肤上泛起了粉红。她简直要迫不及待地承认，她有多想要他。

“那为什么和我保持距离？”他烦躁地问。

“你讨了便宜后会不要我的。”

“又来了，罗丝。”他用一种危险的口吻警告说。

“好吧。那就这样讲，我不想让我们俩陷入危机。”

“危机？什么危机？上帝，我们已经订婚了。”

“我戴着戒指。”她展开漂亮的小手，晃动着那枚钻石戒指。戒指中间是两克拉的钻石，四侧是狭长形宝石，汇集成一束亮光，令人炫目。“总共是四克拉，对吗？”

“将近五克拉。”

“简直太美了。”

“比不上你美。”马什轻声地抱怨，一点儿不像在说情话。

“你只想让我和你上床。”

“越快越好，”他干脆向她保证说，“你以为你会怎么样？怀孕吗？”

“你想这样吗？”

他看着她，眼睛像蓝色的海洋，“我当然想。”他用令人心悸的声音说，“我甚至都掉过眼泪。我想拥有你，哪怕只有片刻。”



在你抛弃我这么多年后？这念头不由自主地闪现在她的脑海，表明即使她现在已经是他的准新娘了，她也忘不了过去的伤痛。受过伤的人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的，她想，但同时竭力以相当冷静的口气说：“听起来是很正常，但对我来讲，我不想提前过新婚之夜。”

他伸出一只手摸摸她的脸，装作颤抖的样子，好像她的皮肤冻上了。“你肯定不想在梳妆室里为我摆张沙发吗？”

“没错，我要坚持我的立场。”

他沉默了片刻，凝视着外面连绵起伏的原野上那种原始的美。一直盘旋在上空的一只苍鹰突然从容地猛扑向一群在地上觅食的斑胸草雀。小鸟们根本来不及逃。它们从来都逃不脱的。

“你以此为乐，是吗？”他说，他颤抖的声音里含着些奚落。

“为什么这么说？”她避而不答。

“因为我非常了解你，罗丝，”他捏着她的下巴，让她正视着他。“我了解你的恐惧，你的怨恨。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在驱使着你。你曾经软弱过，你不想让旧事重演。”

“这样做很明智，不是吗？”他们之间又充满了往日的敌意。

“但这么做的动机并不是出于明智，”他放开她，说道。

“更像是为了惩罚，我想我们俩都知道原因。”他发动引擎，转向她。“如果你认为应该，就和佳斯汀一起回去吧。我不会拦你的。”



第 9 章

那段时期真是繁忙。罗丝琳住在佳斯汀和她的丈夫伊恩靠港口的漂亮房子里差不多有三星期了。她已经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社交聚会了。佳斯汀决意把罗丝琳引荐给所有她认为应该认识的人。人多得像一支大军。她非常想念马康巴，尤其是马什。到这儿来以后，她已经和马什通过几次电话。但奇怪的是电话里的谈话显得很不自在，这让她更加感到孤独和脆弱。他们的盛大宴会定于下星期六晚上举行。马什已经答应最迟星期五下午到达悉尼，他会驾驶着他自己的飞机来。他也会和佳斯汀和伊恩住在一起，利用一下伊恩从他外祖母那儿继承来的这所大宅院。

因为房子和庭院都很宽敞，这儿已经确定为举行婚礼聚会的场所，而不是原来计划中的博蒙特酒店了。佳斯汀能从容地料理一切事情，这让罗丝琳很高兴。她们不常见到黛安娜。黛安娜似乎不想参加没完没了的社交聚会、晚会和婚礼的计划与筹备工作。她怀孕了，这是一部分原因，但罗丝琳必须接受她和黛安娜永远无法真正相处的事实。这是无法改变的，她必须得忍受。而佳斯汀却一直可以让人信赖。正如她自己宣称的，她擅长安排事情，兴奋、忙碌，但是很有收

获。

“计划周密才能万无一失！”她经常告诉罗丝琳，怎样在最后阶段进行准备，如何能够取得成功，而且从来没有落空的。“你看着吧，一切都会令人满意。婚礼会吸引每一个人。”

下星期就要开始分发请柬，离在马康巴举行婚礼只有一个月。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选已经确定。罗丝琳还邀请了她大学时的两位最亲密的朋友做伴娘。佳斯汀当首席女傧相。罗丝琳没考虑过别人。婚礼的礼服已经定好，正在由一位专门设计精致浪漫婚纱的高级设计师裁制。这位设计师的另一项任务是做罗丝琳星期六晚上穿的礼服，但由于她现在瘦了，上身和腰部要改小些。

在裁改她的晚礼服和婚纱时，罗丝琳在婚纱室里毫无倦意地站了一个小时。这位设计师有一大批漂亮的礼服、织品和小配件，但在罗丝琳看来，没有一件比得上她自己那件快要做好的婚纱。丝绸的裙身，用蕾丝装饰着，美得像仲夏夜之梦；有衬里的长身花边上衣，露肩、长袖，胸部收得恰到好处，漂亮的丝裙从臀部蓬开。而且紧身上衣和长可曳地的丝裙都镶着同样精致的珠串。她的头饰非常漂亮、精致，上面手绣的花朵有粉红色的、淡黄色的和木兰花色的，零星点缀的珍珠轻柔得让人想起婴儿的呼吸。看起来真是非常浪漫，罗丝琳觉得太适合她了。就连设计师和他那些能干的助



手也这么想，指望着能一举轰动。

佳斯汀从不觉得自己属于那种“浪漫型”的人，她会穿上罗丝琳建议的非常好看又合身的紧身连衣裙，戴上一顶小帽，罩上网眼面纱。一切都很理想，每个人都为她们的服装感到高兴。罗丝琳本应该非常兴奋，但她却意识到自己高涨的情绪里充满了沉重的焦虑。佳斯汀非常好，实际上她们已经好得不分彼此，但罗丝琳还是希望妈妈回家。虽然她和妈妈通过几次电话，但这并不够。奥丽已经说出了哈里在这个世界上最想听到的话。在马什和罗丝琳举行过哈里称之为是“超级婚礼”的仪式之后，他们不久会在伦敦结婚。这意味着罗丝琳和马什就能够一起参加。奥丽几天后该到家了。本来婚礼前的时间还很充裕，但由于哈里要忙于家里的生意，可能要在英国待到办完事情。在婚礼上要由哈里把罗丝琳交给马什。哈里，一位完美的绅士。哈里，一位英国的爵士。佳斯汀认为爵位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罗丝琳回到佳斯汀家不久，佳斯汀的女管家就来告诉她，佳斯汀和她的一位朋友正在用午餐的花厅里等她。佳斯汀的朋友圈子很广。罗丝琳马上想，是否自己以前见过她。在每次大型聚会上似乎总有同一批人出席。她径直走到自己房间梳洗打扮，然后下楼回到花厅。称它为花厅，是因为房间里满是茂盛的绿色植物和令人惊叹的吊蕨，室内布置很随意，一眼望出去是漂亮的庭院和远处光波闪烁的蓝色海港。

罗丝琳马上要到门口了，她露出甜甜的笑容，但突然听见佳斯汀的朋友在说话。

“好吧，有你这么帮忙，亲爱的，场面应该很壮观。罗丝琳不知道她有多幸运。”

罗丝琳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怒火。是姬姆·彼得森！脸皮像犀牛一样厚！一想到她，罗丝琳的脑海里马上会出现她那副怨恨和愤怒的样子。但看到她来，自己为什么会那么震惊呢？肯定是不可避免会再见到姬姆·彼得森的。福克纳一家和彼得森一家一辈子都是朋友。伊莱恩·彼得森太太和福克纳夫人过去还是密友，一对同谋，亲密如知己。也许姬姆的出格行为已经得到了宽恕，这是可以理解的。

罗丝琳深吸了口气，走进房间，没意识到她那双金色的眼睛已经开始冒火了。

“啊，你来了，罗丝！”佳斯汀欠身叫道，看起来好像聊得并不是很开心。“你猜不到谁来看我们了。”语气有些冷淡。

“不会是姬姆吧？”

“你好，罗丝！”姬姆从孔雀椅后背转过满头金发的脑袋，声音愉快而友好，目光却像玛瑙一样冷硬。“我是到悉尼来过把消费瘾的，顺便来看望一下，问声好。”

罗丝琳很好地掩饰住了自己的厌恶之情，“你好吗，姬姆？”她平静地问道，在门口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好极了！”姬姆笑道，露出她的一排皓齿。“你瘦了，是吗？你看起来很累。”

“是太兴奋了！”罗丝琳不理睬这一丝恶意。

姬姆点点头。“佳斯汀什么都告诉我了。让悉尼城满城倾倒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做到了吗？”

“佳斯汀好像是这么认为的。瞧，我真正想请你们俩，或者说，求你们俩帮个忙，不要在意我在圣诞节发的小脾气。我真的很后悔。我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再不会发生了。”

“听起来不错，但那确实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罗丝琳说，直视着她。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姬姆尽量想表现得谦逊些，但却只能扮出一副顽固的样子。“佳斯汀和我是一生的朋友。我不能想象没有她和黛安娜的生活。如果可以，罗丝，我也愿意和你交朋友。”

罗丝琳站起来，走到法式门口，然后转回身。“可能吗，姬姆？”她用冷静而通情达理的口吻问道。

“噢，别这样，请再坐下。”姬姆乞求道。“我这样想，也这样希望。如果我们不能成为朋友，很多事情就很难办。我们全家正期待着婚礼的请柬呢。”

佳斯汀看起来很不安，扫了一眼她那份倒计时阶段的准备计划。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罗丝琳问道。

“姬姆，我没想到你想参加。”佳斯汀在椅子上坐立不安。

“我当然想来！”姬姆叫道，“如果我没被邀请，会有很多闲话的。而且我父母又是你们父母的亲密朋友。我们当然应该受到邀请，这很清楚。”

罗丝琳倒在椅子上。“可我不清楚。这毕竟是我的婚礼。一般来说，应该我想请谁就请谁。”

姬姆一把抓住她的亚麻布宽松裤，往下拉过膝盖。“好了，我知道由于我的行为，你完全有权利这么说。但你必须知道，我对你不会再有什么威胁。”

“我依然不愿无视你的存在。”罗丝琳干巴巴地说。

“那想毕是太痛苦了。”佳斯汀声音拘谨得近乎清教徒。

“你高估了我的感情，佳斯汀，”姬姆灰绿色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我知道为了追求马什，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但已经结束了。他有了自己的选择。他想要罗丝，实际上，我也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克雷格和我在考虑订婚的事。”

佳斯汀的脸色豁然开朗。“真的？妙极了。克雷格一直在爱着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你告诉黛安娜了吗？”

“事实上，我已告诉她了。我一到这儿就打电话给她。听起来她很不舒服，可怜的宝贝。其实克雷格现在就在城里办事儿。他最想见的就是马什。我们俩星期六晚上都没事，



希望能被邀请参加晚会，不知道这是不是很过分？要是克雷格选择男候相的话，他会选上马什的。你不介意吧，罗丝？”

“这事不好办。我想我会在意的。”

“这对我意义太重大了，对我们俩。”姬姆从她的名牌包里摸索出一块手帕，实际上只是在眼睛上碰了碰。“你不知道我和你们上次闹别扭，对我影响有多大。”

“求你，姬姆，别跟自己过不去。”佳斯汀说，神情苦恼。

“我已经受够了惩罚。我知道我必须到你们俩这儿来，乞求原谅。黛安娜多么善良啊，她说她永远不会不理我。”

“那好吧，我也不会的，”罗丝琳嘲讽地说，“如果这对你很重要的话，欢迎你 and 克雷格星期六一起来。你觉得可以吗，佳斯汀？”

“这样不错。”佳斯汀低声说，她的表情流露出并不很乐意。

“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找件与众不同的衣服来穿。”姬姆跳起来，坚持要亲吻俩人。“马什星期五到？”她坐回原位时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罗丝琳觉得自己的声音尖锐，带着质问。

“黛安娜告诉我的，”姬姆轻快地回答，“佳斯汀告诉我你的婚纱快做好了，罗丝。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当做最新消息来四处散布？噢，不！

“这是秘密。”佳斯汀抢在罗斯琳之前说。

“这有什么！”姬姆愉快地笑了笑，“你会是个漂亮的新娘，罗斯。佳斯汀老在跟我说你对她比亲姐妹还好，在你的帮助下她变了模样。”

“她塑造了我的新形象，”佳斯汀由衷地感激道，“我从来（180）不注重服饰，你知道。但无疑，人要靠衣装。我现在有一套崭新的行头。罗斯为我设计了发型，还新化了妆。”

“我发誓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姬姆的声音显得有些刺耳。

事实上，佳斯汀确实长得像她母亲一样引人注目。一头精心修剪过的浓密卷发是她的宝贵财富。光亮的皮肤保养得很好，并且巧妙地上过妆。罗斯琳建议佳斯汀把以前保守的服装换成了一套更有活力的样式。这就彻底改变了佳斯汀的“外貌”，更显出她苗条的曲线和茶褐色的肤色。

“你从哪儿买的这件丝绸衬衫？”姬姆突然发问，紧盯着那件很有特色的黄棕色衬衫。

“是我买的，”罗斯琳回答道，意识到佳斯汀一时语塞，“但我记不得在哪儿了。”如果她说出在哪儿买的，有可能姬姆马上就会去那儿。

“你留下来吃午饭吧，姬姆？”佳斯汀有气无力地问道。

“我很乐意！”姬姆热情洋溢地点点头，“有什么好吃



的？”

“乳酪汉堡。”罗丝琳恶作剧地说。

星期五上午，工人们开始涌入庭院，他们在花园和池潭周围竖起三个纯白大帐篷。这家公司还负责购买亚麻布、水晶、刀叉餐具、瓷器、枝形吊灯、椅子和树上的彩灯。下午，一个花卉装饰家来把房间和帐篷里放满了鲜花，还有各种各样的垂花和所有需要的室内植物。食物是由另一家服务公司负责准备，提供绝对丰盛的自助餐和酒吧服务。一队乐队将在花园里自己的顶棚下演奏。另一个乐队是雇来在房子里的舞厅演奏的。已经请了一百名客人，但糟糕的是，罗丝琳认为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番。天气始终风和日丽。

下午，罗丝琳在自己的卧室里正想休息一下，猛地听到一辆汽车急驶上车道，停在了台阶前，打火还没熄掉。一定是马什。他说过会从私人飞机终点站坐出租车过来的。她冲向窗口，向外看，心跳得飞快，她几乎是在用手攀着窗口。是马什！她冲出前门。这时他正站在车道上，给司机付钱。从每个角度看过去，他都棒极了。她爱他的后脑勺；他的宽肩膀，瘦削紧实的腰部，还有他窄窄的臀部和修长的腿。她感到一阵爱的潮水涌来，飞奔下台阶，头发和百褶裙在海湾的微风中飞舞。

守住我们不惜一切得到的东西，她想。有一天他会告诉

我，他爱我。

马什转过身，露出灿烂的微笑，张开一只手臂。

怎样来形容他的反应？狂喜。她扑进那迷人的怀抱，感到他的胳膊强烈地、迫切地搂紧了她。她的孤独感奇迹般地消失了。她仰起容光焕发的脸，他不知不觉要吻她。不是热情的问候，而是一个激起她兴奋、让她陶醉的吻。

“我的准新娘怎么样啦？”他问道，蓝蓝的、熠熠生辉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表情。“你肯定是瘦了一点？”

“都是那些社交聚会，”她解释道，“我都记不清参加过多少午宴和晚宴了。你呢，旅途怎么样？”

“太慢了。我简直等不及要见我美丽的罗丝。”

“我一直在想你。”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长久地注视着她，抚摸她在阳光下闪着深梅红色光泽的头发。

“真没想到！我想你说的是真话。”他漂亮性感的嘴唇微微动了动。

“你难道不相信我？”

“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再让我相信吧。”

“事实上，我等不及了。”

他压低嗓子笑着说：“看来，确实是久别胜新婚啊。”

“你还没说你想我。”

“你是说那个吻还不够吗？”他抬起头，看见姐姐走过前



门，站到阳台上朝他挥手。“嗨，佳斯汀，你看起来棒极了！”

“可不是！”罗丝琳高兴地闪到一旁，看着姐弟俩相互热烈地拥抱。

“看来，你一直藏而不露啊。”马什低低吹了声口哨，说道。

佳斯汀高兴得脸都红了。“这全是罗丝的功劳，她简直像个魔术师。”马什转回身，搂住罗丝琳的腰。“我不是经常说，她有种魔力吗？你看起来非常时髦，佳斯汀，坚持下去。”

“伊恩很激动，”佳斯汀吐露道，“他不停地对我说，我看起来很迷人。”

“他说得不错！”马什搂着两人的腰。“很多活动都在准备吧？”

“你得付账，亲爱的，”佳斯汀欢快地说，“不能便宜了马什·福克纳和他美丽非凡的未婚妻。”

罗丝琳带着点儿苦笑道：“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人们总是问，然后迫不及待提出下一个问题。我想他们有一天会明白的。”

“没必要保守什么秘密。”马什坚定地说。

“你可以告诉每个人，莫蒂默爵士将在婚礼上把你交给马什，”佳斯汀狡黠地说道，“很多人对爵位还是很看重的。”

“反正我不是这样，”马什干脆地说，“重要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是这样看，”佳斯汀说，带他们走进房间，“我想你最好应该知道，姬姆·彼得森小姐又回到我们生活中来了。”

沉默了一会儿，“那又怎么样？”马什语气疲倦地说，
(184) “姬姆这人有时候拦也拦不住。”

“恐怕是这样，”佳斯汀走进卧室，他们俩跟随其后。“她改天来，说她现在正在疯狂购物。还说想让我们大家都成为朋友。”

“老天爷！”马什嘲笑道，“多半是她想被邀请参加婚礼。”

“你怎么猜到的？”罗丝琳抬头凝视着他。

“亲爱的，这将会是一次非常盛大的社交活动。而且根据对以往的判断，这甚至可能是近十年来最隆重的一次。”他的目光扫视着房间里绚丽的花卉和浓浓的节日气氛。“姬姆当然想到这儿来。她母亲也想来，即便她的希望已经完全落空了。她们要是被排除在外，会受不了的。”

佳斯汀点点头。“我也这么想。”

“反正她当不了新娘。”罗丝琳声音清亮地说道。

马什握着她的手，放到唇边，“那只能是你的角色，罗丝。你是惟一可以充当这个角色的人。”



“多么浪漫!”佳斯汀喊道,拍着手,“说到姬姆的事——”

“我们必须谈吗?”马什低声道,“我们的生活不能让她来支配。”

“是啊,是啊。”罗丝琳会心地表示赞同。

“我只想说,她告诉我们她要和可怜的老克雷格订婚了。真是让人大大地松了口气。”

“嗯,那可怜的家伙一直抱着希望。你说松了口气,我看未必。我个人认为,要眼见为实。”马什把罗丝琳拉到沙发上,坐在他身旁。“要是不麻烦的话,佳斯汀,给我来杯不加糖的咖啡,或者再来块三明治。下了飞机后,我还没吃东西呢。”

“真的?”罗丝琳关切地看着她。

“谢波德夫妇是不会给我带野餐的。”他淡淡地说。

“我们马上弄好!”佳斯汀立即朝门口走去,这是她亲爱的弟弟。没有什么事她不能为他做的。只是她还没告诉他,实际上是姬姆自己要求和克雷格明天晚上来参加晚会的。不过罗丝琳会告诉他的。她真是为他们感到太高兴了。当然一定不能让姬姆来捣乱。

晚会在当晚七点举行。罗丝琳站在长长的镜子前,审视着她那件漂亮礼服的效果。虽然价格是个天文数字,但非常

值得。她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漂亮过，同时，她也从没有拥有过这样的一件礼服，实际上也没被邀请参加过任何可以穿这种礼服的场合。

按照设计师的浪漫设计思路，这件衣服是《飘》里的郝思嘉可能穿过的那种传统的舞会长裙！罗丝琳无法形容华丽的塔夫绸的颜色。是藻绿、柳绿还是交织着金色的绿？总之非常不寻常，但又非常柔软、性感。这使她的眼睛焕发出奇异的光彩，就像马什说的，是她那种富有“魔力”的神情。她伸出手，触摸了一下短短的泡泡袖，又往起蓬了蓬。领口勾勒出她的双肩，开的比她想的要低一些，但设计师一定要这样，认为这是件华美的礼服，露出胸部若隐若现的撩人曲线是很正常的。

因为想到了《飘》，罗丝琳决定把一头如云般的黑发披到后面，然后在两边梳起。她有几副非常漂亮的耳坠，想拿来佩戴。她的脸色有点苍白，也许还有些脸红？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很紧张。这还是她和马什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他所有的朋友面前。现在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姬姆·彼得森这种感情讹诈，自己竟然做了让步，同意她来参加。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尽管姬姆公开表示想交朋友，并且透露了她即将订婚，马什对此几乎不信。而让罗丝琳害怕的是，在姬姆的目光深处，好像有种很邪恶的东西。

她全身不禁一阵颤抖，转过身来，她那张开的裙裾发出



可爱的窸窣声令她感到欣慰。颈上该戴点什么呢？她有条工艺时新的项链，也许能行。尽管和耳环不配，但她经常这样搭配着戴，而且事实上还让人非常羡慕。她确实很有品位。佳斯汀形象的改变令人耳目一新，这让她大为满意。她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当然为了她的弟弟马什，佳斯汀可以无所不为，但无可否认，一种真正的友谊正迅速在她们之间产生。佳斯汀比她妹妹更善良，更敏感，与已故的福克纳太太完全不同。想起过去，淡淡的悲伤笼罩在罗丝琳心头，她努力摆脱掉这种情绪。她必须抓住她的新生活，认识到自己的价值。确实有几个人在用猜测的眼神同她打招呼，但大部分时候，那些佳斯汀坚持让她认识的人都能够非常热情地欢迎她。这同她弹钢琴弹得非常好也很有关系。等阿加莎夫人海外讲学回来，她会找个合适的机会，感谢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非常遗憾的是，她不得不浑身長那么多刺儿才能生存下来。

187

一声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路。她想可能是佳斯汀，就去开门，却发现马什穿着睡袍站在门口。他看起来这么英俊，她的眼神一定暴露了自己的心思。

“罗丝，亲爱的。你简直妙不可言！来，向后站，让我好好看看你。”

“你肯定不能相信花了多少钱！”她张开双臂，侧身迈了个华尔兹舞步，低头旋身时又冲他回眸一笑。耀眼的灯光照

在她身上，让她的眼睛发出令人炫目的光辉。她感觉有些虚幻。也许这一切都是个梦？

“最可恶的是，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马什低低的声音压抑着激动。

“是什么？”她优雅地停下来，站在他面前。

“吻你，吻你，吻你。永不停止。”

“那太棒了。”她轻声耳语道。

“别闭上眼睛，否则我会不顾一切的，”马什温柔地警告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待会儿吗？”

“我一直祈祷着这一时刻。那是我梦寐以求的。”

他们就那么站着，凝视着彼此的眼睛，直到后来马什突然想起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你要在脖子上戴点儿东西。这个应该非常合适。”他递给她一只深蓝色天鹅绒盖的狭长盒子。

“珠宝？”她自己的眼睛像宝石一样熠熠发光。

“为了表示我对你永远的爱。”

“我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起。”

“你可以。打开它吧。”

罗丝琳打开了盒子，马上发出一声轻轻的惊叫。“马什，多么精美啊！”

“不一定，肯定比不上你美。我帮你戴上它好吗？”

“请吧！”她把头发从颈上撩起，扭转头，“我从来没有



过这样的礼物。”

“这不会是最后一件。”他扣紧链扣，手指触着她的颈背，暖暖的，痒痒的。“来看看。”他握着她的手，把她拉到长镜前。他就站在她身后，手搭在她的肩头，“你不知道你有多美。”

罗丝琳有些惊愕地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项链贴在她胸前的白皙皮肤上，光彩夺目的珍珠用金链串起来，中间那引人注目的挂件是镶嵌着钻石的一颗心形蛋白石。耀眼的光芒照亮了熠熠发光的深黑色宝石。蓝色、绿色、火红色，还有她眼睛的黄褐色。

“你定做的？”她抬起一只手，抚摸着心形蛋白石。

“当然，因为心里有你。我知道你喜欢蛋白石。这颗心也象征着我对你爱。”

“我会珍藏一生的。”

“就像我会珍藏你的样子。”他低下头，他的唇触着她锁骨上方小小的凹处。“我美丽的罗丝！”

感觉是如此奇妙，整个人好像都融化了。随着他的手温柔地向上抚摸，她把头向后仰。手停在了她的乳房下面，麻酥酥的。她把自己的手盖在他的手上，引导着向上。她的身体如此渴望着他，简直快要无法忍受。她的胸部剧烈地一起一伏。

他在她耳边喃喃地说着爱语，柔柔的，温存的，让人无

法自拔。

我爱你爱得要死，她想。马什，我一生的归宿。

“噢，这不可能，”他说，“我不能吻你，会弄坏了你的妆。快帮帮我，我快发疯了。”

“人们往往把爱描述成疯狂的行为，你不知道吗？”她放下手，颤声笑了笑。

“告诉我，你爱我，罗丝。”他说，“现在只有我们俩。”他的表情很严肃，还匆匆闪过一丝狂野。

“马什……你不可能知道……我……”

她要说什么，他当时是无从知道了。卧室门微微地开了，还没敲几下，佳斯汀就急急地走进来。“亲爱的！”她喊道，“我们得下楼准备好招待客人。”她的目光落在罗丝琳的项链上，突然停住不动。“漂亮，”她说，“非常漂亮。金光闪闪，但不落俗套。真是少见，就像你一样，罗丝琳。瞧瞧你们俩，在这儿！非要把我急哭了不成？化这个妆整整花了我一个小时。”她摸摸额头，有点儿着急地揉了一下。“耳环，耳环怎么样？”

“我这是怎么啦？”马什惊叫道，“在我口袋里。”

“当然在，我早知道会在的。”佳斯汀说，“你从不健忘的。”她突然猛地亲了一下罗丝琳像缎子般柔滑的面颊。“还好吗？不紧张吧？”

“现在还不紧张。”罗丝琳夹好耳环，耳环上扭成丝的金



边镶着大颗的珍珠。

“把你两边的头发拂开一些。”佳斯汀建议道。她穿件白色的单肩宽松长袍，像古罗马托加袍一样，显得特别引人注目。“现在，下楼吧，亲爱的。伊恩想给我们拍几张全家福。别指望着照片会好，但他就是要拍。”

九点钟的时候，晚会达到了高潮。宾客们在庭院里和主接待室之间来来往往，悠扬的音乐声充斥着整个空间，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自助餐桌上盖着一张浆过的白色织花台布，上面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有蜜汁火腿、美味八宝烤火鸡和风味各异的鸡肉，银色的浅盘上托着冰镇的海鲜大餐；还有熏制三文鱼、龙虾、对虾、牡蛎、扇贝、蟹和烘烤的贻贝；鹌鹑蛋堆放在一个个碗里，各种各样的沙拉应有尽有。除了冷盘，还供应热菜：有泰式口味、印度尼西亚口味，看上去无比诱人，配着传统的米饭。另外一张桌子专门摆放甜点，有让人垂涎欲滴的松软奶油冻，还有香味扑鼻的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和果子奶油蛋糕。穿着黑裤和漂亮短夹克的侍者穿梭不停地端上香槟酒、古典鸡尾酒、樱桃酒、贝利尼，以及各种汽水与软饮料。

①9①

喧闹声不时淹没了草坪上乐队的演奏，尽管欣赏音乐的听众不断变换，他们依然尽心尽力地演奏。

来宾们全都衣着光鲜。系着黑领结的男士们啧啧赞叹着

妻子或是女友的漂亮服装。许多昂贵的珠宝是专门从银行保险库里借出来的，有人甚至头戴花冠，罗丝琳觉得这有点儿傻。直到后来罗丝琳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大的面子，她被引见给一位美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真正的欧洲公主。这位公主握着罗丝琳的手，朝她微笑着说：“真可爱，真是太可爱了！”

到十点半时，罗丝琳觉得自己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她只喝矿泉水，或者橘子汁，来使自己保持清醒。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带一点点的醉意。

她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姿势、每一个动作都处于监视之下，除非她不想让别人看到。然而，她感到高兴、自信，对所有的应酬镇定自若。大部分人看起来都很高兴认识她，一点儿也不挑剔。也有些人的确用猜疑的眼光审视着她。这些人大多数是年纪比较大的女人，也许是彼得森一家的朋友。但基本上她觉得自己给客人们的印象不错。马什的蓝眼睛每次落在她身上时，都表露出极大的自豪和喜悦。她怎么可能不发光呢？甚至连黛安娜在他们经过时，也朝他们愉快地挥手微笑。黛安娜已经开始留头发了。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愈发显得容光焕发，面色柔和。克里斯一定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警告，因为虽然还是表现出友好，但已没有了往日轻浮的傻样。也许是想到要做父亲，他变得成熟起来。

姬姆和克雷格来晚了。姬姆比克雷格要高出半个头，显得人高马大。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穿一身長及脚面的鲜红色



雪纺绸，裙子故意开着几处叉口，以显示她那双修长的美腿。衣服的颜色更衬托出她金褐色的皮肤和缕缕金发。罗丝琳觉得她美得炫目，只是眼神有点儿怪怪的。极度的自信和明显的蔑视态度，令人惊讶地在她身上同时体现出来。在她身旁，克雷格是个不起眼的人。他已过早地脱发，这很不幸，但他继承了有四分之一的家产，估计个人资产大约有五千五百万美元。他在公众面前一向显得多疑、偏执，但现在挽着姬姆，却喜笑颜开。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就不能事先告诉我他们也来吗？”在马什和罗丝琳走上前同他们打招呼时，马什质问道。

“我想说来着，但只是不忍心让你担忧。那并不说明我不再继续留心你了。”

“噢，别说傻话了！”马什笑道，“我只希望他们是打算突然宣布订婚消息。在我们的晚会上，插出这条好消息，这正是姬姆会做的事。”

“确实大有可能。”罗丝琳说。

姬姆却挽起马什的手臂，身子靠前，实实在在地在他的嘴唇上亲了一下，“亲爱的，祝贺你！场面非常盛大。”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克雷格连忙附和，朝罗丝琳模棱两可地笑笑，“听说我在城里，就邀请我来参加；你们俩真是太好了。你看起来漂亮极了，罗丝琳，令人倾倒！”

“我真想偷了你的项链，”姬姆笑道，“马什送的礼物，

我说的对吗？”

“当然了！”罗丝琳把手放在马什手臂上。他把她一把搂过来，蓬开的裙子微微摆动着。“是我们爱的象征。”

“蛋白石对我来说有点儿不吉利。”姬姆有点儿不自在地颤抖了一下说。

“你不是迷信吧？”克雷格问道，很窘的样子，“我觉得①94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项链，非常适合罗丝琳。”

姬姆轻轻地拍拍他，眼睛骨碌碌地转，一副“你知道什么？”的神情。“房子装饰得很气派，一切都很完美。是黛安娜安排的吧？”

“当然是她！”马什说，听起来他很吃惊，“黛安娜才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嗯。”姬姆看上去好像不信。

“啊，芒罗一家来了，”马什说着，目光掠过姬姆的头，“两位请原谅，我待会儿会去找你的，克雷格。有些事可能你想知道。”

姬姆一下子变得一蹶不振，好像这些事情可能和她有关，但也有可能是生意上的事，或是马球啦，诸如此类的事情。

“今晚当心姬姆，”离开时，马什警告罗丝琳，“她明显带着恶意。而且，几杯酒下肚，她会疯到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怎么会同意她来呢？”罗丝琳回答道，声音苦涩。

“肯定我们会后悔的，她给我的感觉是来找麻烦的。”

晚饭后，罗丝琳上楼稍稍休息了一下，补了补唇膏。她看起来面色很好，这让她感到很宽慰。目前为止，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姬姆和克雷格已经和他们的朋友打成一片。有没有可能，克雷格可以控制她的过激行为呢？他毕竟是个很精明的商人。

罗丝琳决定穿过后面的楼梯走到一楼的大厅，这样她就不大会被人注意到。她刚走到第一个拐角处，就听到一群女人正躲在楼梯下面讲话。她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是该继续走呢，还是返回去从正面楼梯下去。说不清楚为什么，她心里很虚，怀疑姬姆可能就在里面。马什说对了。姬姆今晚有点儿不对头，有种“我要小小报复一下”的感觉。她这样做并不是很聪明。罗丝琳并不担心自己会和马什有什么正面冲撞。而且要是佳斯汀和伊恩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们也会马上发作的。但关键是姬姆会私下里嚼舌头。

罗丝琳还没来得及动，她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是姬姆。

“噢，我知道她看起来不错，但她实际上一点儿也没信心。”

另一个女人抢白道：“你撒谎！我认为她表现得泰然自若。我根本不会想到她是一个害羞的小教师。卡罗告诉我她

钢琴弹得棒极了。我非常喜欢古典钢琴曲，希望能听她弹一下。

“恐怕你会大失所望的，”姬姆回击道，“她总是弹过头。”

“亲爱的，你怎么会知道的？你对音乐一点儿都不懂。”另一个人说。这人罗丝琳认识，是安妮·弗莱彻。“我想不通为什么你今晚要来。我们觉得很遗憾，你的马什被人抢走了，也知道你非常难过，但现在一切都成了过去。他做出了选择。还是接受现实吧。”

“我何尝不想，只是很难。我们曾经为彼此付出了那么多，要是福克纳太太还健在的话，决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快别提那个可怕的女人！”安妮低声埋怨，话语里带着几分黑色幽默。“你见过她那副冷酷和傲慢的样子吗？瞧瞧她让姑娘们过的日子，却把马什无情地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好在他忍了没多久。”

“查尔斯先生死得真惨，”另一个声音说，“正当壮年就去世了。真遗憾他们的婚姻并不成功。”

“这要怪那个小新娘的妈妈，那个女管家。”姬姆这种恶毒的话让罗丝琳觉得恶心。她不想再听下去了。她把手放到长裙上，提起来，正准备下去，听到安妮说话，又停了下来。

“我敢肯定，我们都不愿听你讲这个。你今晚怎么这么



讨厌。你和马什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如何如何亲密。而且，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以前的那些风言风语。”

“那么你应该相信！”姬姆语气生硬地坚持道，“这对母女，都是两个擅长投机取巧的人。罗丝琳缠住马什不放。母亲呢，勾不住别人，就勾住哈里·渥伦斯。顺便提一下，哈里现在是莫蒂默爵士了。我想你已经听说了。真是怪事连篇！福克纳家的女管家马上要变成莫蒂默夫人了。”

“这对她很公平！”另一个人说，“凭什么只有有钱人才能开心！”

“你们干吗这么帮腔！”姬姆抱怨道，显然被同伴们的反应刺痛了。

“说得对。”安妮表示赞成，“我们和福克纳家一直以来都是朋友。我们可不想现在吵架，吵了又能怎样呢？我看不出他们在一起不会幸福美满。现在，我要去喝点饮料，谁还一起去？你们有没有觉得佳斯汀今晚漂亮极了？她总算会打扮自己了。”

等这些人离开后，罗丝琳接着下楼。姬姆说的话让她很难受，尤其是关于妈妈的话，但姬姆的话并没有得到多大响应，这点又让她很受鼓舞。安妮是年轻人社交圈里的头儿，显然她愿意接受马什·福克纳的妻子。但姬姆绝对会搞破坏的。

晚会进行到后来，马什告诉她，许多客人都表示希望听

到她弹钢琴。“你不介意，是吗？”他望着她，眼睛闪闪放光，“要是你能弹的话，那就太好了。”

“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我相信他们都很懂得欣赏。”

“而且，伊恩已经把钢琴盖打开了。”

马什突然低下头，吻了吻她的脸颊。“给大家露一手。你会弹那么多曲子，先来段《火祭舞曲》怎么样？祝我们都连交好运。然后嘛，或许可以弹一首肖邦练习曲，我喜欢那首行云流水一样的曲子。”

“是《海洋》，”她笑道，“还好我滴酒未沾。这种高难度的乐曲只有在全神贯注的时候才能弹得出来。”

马什温柔地笑笑，引她走过人山人海的大厅，一张张脸上都满怀着微笑，充满了期待。罗丝琳在钢琴前坐下，把长长的钢琴凳向后移了移，理一下垂在踏板和脚面上的长裙。等最后坐定，她开始用平静的声音宣布要弹的两首曲目，西班牙作曲家法里雅的《火祭舞曲》和肖邦著名的C小调练习曲。宽敞的客厅里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所有的法式门都是朝阳台开的，这样音乐就会飘出到草坪上。显然，有人让乐队停止了演奏，喧嚣声几乎一下子就停止了。许多客人都听说过罗丝琳很有音乐天赋，但只有一小部分人亲耳聆听过她的演奏。

在通向门厅的双开门附近，姬姆在克雷格耳边窃窃私



语，“看在上帝的份上，真烦人！人人都以为她是个著名的音乐会钢琴演奏家，其实她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我要去呼吸些新鲜空气，你想留就留下来吧。”

“那我想留下来，”克雷格说，听起来非常震惊，“姬姆，要是我们待会儿再去溜达，那可能更好。你那杯贝利尼酒喝得太多了。”

即便他们俩现在正如胶似漆，受到这样的对待，姬姆也觉得受不了，她的双颊顿时热辣辣地涨红了，狂怒地回过头，“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克雷格·麦克唐纳，你这个妄自尊大的小子！”

“妄自尊大？”克雷格品味了一会儿，“多可爱的称呼！”然后从容地转身离去。

姬姆等也不等，跌跌撞撞地大步走进拥挤的门厅，朝前门走去。这时振奋人心的《火祭舞曲》开头几节奔泻而出，溢入暮色中……

罗丝琳坐在马什身旁，感到非常轻松愉快。她的小小演奏会真是一招妙计。看来凭本事她已经奠定了自己的位置。马什正给她讲一个让人捧腹大笑的故事，这时一位侍者走进来站在她面前。

“对不起，恩绍尔小姐，”他道歉道，“佳斯汀·赫伯特夫人想见您一下。”

罗丝琳马上起身离开，手指轻轻一挥，冲马什示意。大概和那帮行为出格的客人有关吧。她该怎么办，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佳斯汀可能也不喜欢这样的解决办法，但她可能不得不向这些人暗示他们可以回家了。

花厅并不对客人开放。罗丝琳到了那儿以后，发现房间里灯光昏暗。背后打光的玻璃墙上是一片黯淡的金色，巨大的吊蕨和彩釉花盆里的金色藤茎更显出了清晰的轮廓。

透过山茶花树篱，她可以看到人们在成双结对地散步，再远些，有些人在草坪上翩翩起舞。

“佳斯汀？”她喊道，这时才开始觉得不对劲。佳斯汀不可能待在这么暗的地方。

“罗丝琳？”声音从树阴的某个地方传来。

她感到一阵恼怒蹿上心头。“是你吗，克里斯？”她朝声音传来的地方走去。“你在这儿干什么？”上帝保佑，不要再出现上次在他和黛安娜的订婚晚会上，他强行要和自己接吻的那一幕。“开个玩笑。”他当时是这么说的。

“克里斯？”她又厉声叫道。

“别发火。我在这儿。”他突然出现，按住她的胳膊。“佳斯汀让人告诉我，说她需要我。我想一定是池潭里的那些傻瓜很难对付。”

“谁告诉你的？”罗丝琳追问道。

“你说什么？”克里斯用他那种目空一切的语调回答道。



“谁告诉你佳斯汀要你到这儿来的？”

他摸摸她的头发。“噢，一个侍者，我肯定是个侍者。”

“好了，她不在这儿。最好找到灯的开关。”

“我倒是喜欢待在黑暗里，只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但你已经在这儿住了几个星期了。”

罗丝琳走回到门口。“是住了几星期了，但我一次也没在这儿开过灯。看看在什么地方能找到电闸，可这个也不是。老实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离开这儿。”

“什么，你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弄到这儿来，就为了说这个！”他笑道。

“你说什么梦话！”

“我怀疑。我敢说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

“为了什么？”她冷冷地问道。

“闹事，我只能这么想。这很适合你。人人都知道，你是个喜欢惹是生非的人。圣诞节那事也是你干的，暗示别人是我在骚扰你，你这手法也太拙劣了。”

在罗丝琳的眼睛适应了昏暗的灯光以后，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表情，这让她感到厌恶。“你疯了？”她责问道，“我从来没见过什么。”

“对不起，罗丝，我不相信。马什就差把我撵走，黛安娜呢，被气得脸色发青。真不该在这种时候让她心烦。我爱她，我们从来还没有这样不愉快。”

“一派谎言。你要是总去和女孩子调情，那你们之间经常会有麻烦的。”

他愤怒地盯着她。“与女孩子调情？我向你保证，我这样做并不讨人厌。大部分女孩都喜欢的。”

“哼，这里就有一个不喜欢的。我认为有人故意安排我们在这儿会面。我不会这样，甚至你也不可能笨成这样。”

“笨？哎呀，是的。因为这就是我能成功的原因。我确实相信你被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是有什么恶作剧，大概也都与你有关。当然我知道是为什么。我整晚都没注意你，让你恼羞成怒。姬姆说得对，你拼命要挤进这个家庭，还想捉弄我。”

罗丝琳气得脸色变红，“我发誓，我想都没想过！”

他嘲笑地哼了一声，“你没捉弄我，罗丝。看看你的样子，还有你那个刻薄的小舌头。这些也许是你魅力的一部分吧，但我怀疑你本质上就是个小泼妇。我想让你知道，要是你再惹出不愉快——”

“你会怎么样？”

“我不会让黛安娜难过的，”克里斯用虔诚的语气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制造混乱。我现在要你停止！”

“真让人受不了！”罗丝琳惊叫道，“你想结束这一切，而我却不得不容忍你的愚蠢，你真让我恶心！”说到这里，罗丝琳变得心平气和了。她急转向后，但是克里斯抓住她的



胳膊，脸上的表情同样既愤怒，又很兴奋。

“噢，真的？那么，我承认，你对我一直很有吸引力。”

“放开手，克里斯。”罗丝琳喝道。

“有几件事我们首先要讲讲清楚。”

“那么到马什和黛安娜面前去讲吧。”

“看来你已经把马什攥在掌心里了，”克里斯不怀好意地讥笑道，“可惜只是暂时的。他会和姬姆重新和好的。他们彼此了解。”

“我说放手！”

“闭嘴，闭会儿嘴，”克里斯催促道，“有人朝这边来了。”

转眼间，通向阳台的一扇门开了，房间里顿时灯火通明。

“嗨，你们俩！”一个浑身湿漉漉、像幽灵一样的十来岁孩子叫道，“我们打断了你们的幽会啦？”

克里斯惊恐地放下罗丝琳的手。“你究竟来这儿干什么，玛西，还这副样子？”更糟糕的是，这女孩由姬姆·彼得森陪着，她用厌恶的眼光公然看着罗丝琳和克里斯。

“你能说点儿事儿都没有吗，罗丝！”她鄙视地说。

玛西咯咯地笑，显然喝醉了。“淘气，真淘气，克里斯！”

“别胡说八道了！”他说，看起来疲惫不堪。

“这可不好，”玛西幸灾乐祸地说，“你不想想有马什在，谁还愿意看你。”

“你最好给我马上住口，玛西，”罗丝琳警告道，突然冒出她当老师时那种最有威慑力的口吻，“也别把你讲过的话再在我未婚夫、黛安娜和你父母面前说。”

这话起了一些效果，因为玛西突然就抽泣起来。“别，
(204) 别！我只是想消消身上的热气。”

“那么我敢说，你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我对你刚才话里的含义非常生气。”

“那我道歉。十二分地道歉，”玛西回答道，透过她湿淋淋的长发，看到她眯着眼，一副急切的样子。“嗨，等一下。姬姆也侮辱了你。让她道歉，就是她给了我一杯香槟，还激我跳进水池里。”

“我没做过这种事！”姬姆强烈抗议，从背后推了玛西一下。

“你也是这么推我的！”玛西指控她，“去问克雷格，他把我捞上来的。我本来整晚都在喝橘子汁，就是因为后来的一杯酒，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的。”

“你把水滴得满地都是。”罗丝琳不动声色地说，“我们身材差不多，我可以借你件衣服穿上，然后也许该考虑让你回家。”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样的事，”玛西突然哭叫着说，“妈



妈会杀了我的。”

她刚发出又一声哭叫，佳斯汀就走过来了，她已经听说了这件事。“天哪，玛西，瞧你干的蠢事！”她顾不得自己昂贵的衣裙，走到女孩面前搂住她，“你一直都很懂事的呀。”

“我只喝了一杯，佳斯汀，”玛西几乎愤慨地说，“姬姆给我喝的，但她不愿承认。”

“因为这不是真的！”姬姆冷冰冰地说，“你首先应该学的第一件事儿，玛西，就是承认自己犯的错误。”

“洗手间在哪儿？”玛西说，“我觉得恶心。”

佳斯汀匆匆把她带走。罗丝琳决定说出她的想法。

“姬姆，我知道你今晚来的时候就已经策划好了，准备让我名誉扫地，或者想破坏掉整个晚会。”

姬姆看上去无动于衷，“亲爱的，你在这黑暗中和黛安娜的丈夫到底干些什么，恐怕是很难向她解释了。”

“是她给我捎口信的。”克里斯站在姬姆一边说。

“你真可怜，克里斯！”罗丝琳说，“你根本都不必向姬姆解释什么，整件事都是她一手策划的。我猜恐怕她给那姑娘杯里多倒了点酒。真够厚颜无耻的！花厅一直是禁止客人入内的，为什么带那姑娘来这儿？你该带她去泳池休息室。那儿到处有毛巾和长袍。”

“但我想要件干衣服。”姬姆语气傲慢地说，“首先我非常清楚佳斯汀是不会介意的，其次我对这房间也了如指掌。”

“那你一定也知道灯的开关在哪儿。今晚早些时候，我还不小心听到你和你朋友的谈话，你说了我和我妈妈的很多坏话。”

“那么，你知道她们说的话了，亲爱的，”姬姆冷笑着说，“好偷听的小人。”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声音责问道。他们全部转过头，看到黛安娜朝他们走来，眉头紧锁，“外面在开晚会，难道你们不知道？罗丝，马什在到处找你。大家都以为你被绑架了！”

“我这就去他那儿。”罗丝琳说道，急着离开，担心会有更尴尬的局面出现。

“她要跑了，就像上次一样。”姬姆对黛安娜说道，声音刺耳、难听。

“你们在谈什么，姬姆？”马什的语气铿锵有力，他已经在整幢房子搜寻了半天，总算在花厅找到了他们，英俊的脸上泛起了怒容。

“她要毁了你的一切，”姬姆叫道，“你难道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我才会说出来！罗丝琳是我们中间的催化剂。一切的改变都是因她而起。”

“爱情真复杂！”黛安娜叫道，“但愿我知道，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姬姆。看来你受了刺激。”



“那么让我来解释一下，”姬姆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周围，因为喝了酒，又打算不顾一切，她显得面红耳赤。“这是她的老一套了，就是为了征服。她以前在你的订婚宴上就干过这种事。她性格中有种怪怪的特点——”

“我记得，是你让母亲注意到这件事的。”黛安娜打断她的话，好像她突然想起了某件重要的事情。

“我只能这样，就像现在一样。罗丝琳是那种不甘罢休的女人，她需要别人的倾慕，觉得自己错过了那么多机会。所以尽管你和克里斯生活幸福，她才不在乎呢。看你怀了孕，就安排在这儿和克里斯会面，而且是单独约会。

“难以置信！”马什完全不相信地说，“你是不是只会做这些事？是不是已经策划了好几周了？罗丝溜走去和克里斯会面？你最好醒醒酒吧。”

“事情确实是这样，”姬姆愤怒地说，“我有证人，玛西·哈里特。我们俩把他们吓了一跳。”

让罗丝感到非常恐慌的是，黛安娜开始哭泣起来。“黛安娜，请别这样。她是在胡说。克里斯和我没干一点儿亏心事。有人告诉我们俩佳斯汀想在这儿见我们，可她并没在。这一定是姬姆想出来的拙劣的伎俩。我敢说，她甚至还带来了什么东西想放在我的饮料里，还好我什么也没喝。只要能诋毁我，她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克里斯相信我，”姬姆说，“也许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

了解罗丝琳。”

“你这条响尾蛇！”罗丝琳脸气得煞白。

马什这时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也许你该走了，姬姆，”他厉声说道，“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在这儿把我们的今晚破坏掉。坦白地讲，我认为你是故意的。”

他讲的话和说话的语气，都给了罗丝琳最充分的信任。
(208) 我们的今晚。他们共同分享的幸福。毫无疑问，她对马什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他所做的每件事都表达着对她的爱和承诺！

然而，姬姆还是固守着她长久以来的妄想，不肯放松。“恨我，来呀，来恨我吧。这是没办法的事。我是你的朋友，马什。黛安娜和佳斯汀一直像我自己的亲姐妹一样。我们的关系里交织着很多种感情。福克纳家的好名声对我至关重要。罗丝琳·恩绍尔可是个小妖精。我承认她的演技很不错，但她是个冒牌货！”

“冒牌的已经被揭发了。罗丝琳才是真的。”

“她抓住一切机会要挑起这个家庭的不和，”姬姆脸上烧起两团红晕。“我爱过你，马什。爱得要命。我们本来是要长相厮守的。你答应过我，你知道你答应过的。我们做爱后，总是那么静静地、静静地躺着，筹划着未来。”

“你不是想把这故事卖给报社吧？”马什挖苦地问道，“他们是会出版这种纯粹的幻想小说的。”



姬姆把一只手放到心口，做出只有戏剧表演才会有心痛的姿势。“我也知道，我没有撒谎！”

“啊，上帝，姬姆，”黛安娜说道，声音突然变了，“你难道不能闭嘴？你总是有见不得人的一面。”

“原谅我，宝贝儿，”她伸出手，摸了摸黛安娜黄褐色的头发，“要是我以前让你难过，那这事也同样糟。”

“对不起，我要走了。”罗丝琳突然说，转身要离去。

“绝对不行！”马什搂着她的腰，把她拉过来，“这是我们俩的晚会，其他人可以走。”

姬姆仰起头，挺直身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什么好说的，只有抱歉，马什。我只是想作为你的一个忠实朋友来提醒你。”

“出去！”马什说道，语气不容质疑。

“你爱我，亲爱的，爱吗？”克里斯把妻子带走，边走边问道。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看你这么难过，我真的很心痛，黛安娜。”姬姆叫道，紧追在他们身后。

“我可以想象！”黛安娜的声音飘过来，语气冰冷如灰。

“罗丝，我可怜的小甜心，”马什低声道，在罗丝琳的头顶上吻了一下，“但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她说的话真是令人作呕。”

“这要归咎到她小时候。”马什简洁地说道。

“还有你。全都是因为你。”

马什嘴角一撇，嘲笑道：“别斗嘴了，罗丝，至少现在不要这样。我受不了。今晚真是很理想，你也非常出色。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他的一双蓝眼睛像石潭里的水一样清澈，她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马什，你对我的完全信任，还有对我的承诺，对我来说就是一切。但是你还没有听我把整个事情说一遍。”

“亲爱的，如果对你无所谓，那我真的不想知道，”马什带着幽默说，“我想开车送姬姆到沙漠，然后放她下来。她应该算是黛安娜的朋友，却一点儿也不在乎让她难过。”

“我敢说，听黛安娜的语气，她真的信以为真了。克里斯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让她平静下来。他这么自负，真是太可怕了。”

马什看着她，轻轻碰碰她的下巴，笑道，“嗨，这是我们的晚会，还记得吗？”

“我爱你。”她说道。解除了最后一道防线后，她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

“再说一遍！”他的蓝眼睛闪闪地放着异彩，她感到都照亮了自己。

“我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永远，永远！”

他的胳膊紧搂着她，带点粗暴，带点凶狠。“你总算说



出来了。”

“我受过伤，马什。”

“告诉我，是不是伤口已经愈合啦？”

她抬头凝望着那张心爱的脸庞，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力量。“只要你让我成为你的一部分。”

他的手臂急切地搂紧了她，“但是，罗丝，你要知道，你一直都是我的一部分。你是我心中的火焰，是我一生的爱。我们的内心一直都很清楚，所有的一切都能说明，我们彼此相爱。”

“为什么说出来就这么难？”

“因为有段时间，我们俩对彼此都不能够完全信任。我们不该让太多的往事阻碍了我们的道路，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会成为我光彩照人的太太，罗丝。我会好好地爱你，珍惜你，给你所想要的一切。我要让你在所有事情上都做我的搭档。我想让你运用、展示你的天赋。我想有我们的孩子，我们共同的结晶。你是我一生惟一的女人，我可爱的罗丝。”

“你过去可是个让人神魂颠倒的情人！”她耳语道。

“过去是？”他说着，大笑，“我最好告诉你——”

“吻我！”她带着热烈的爱请求道，“我需要你——”

“天哪，罗丝！”他喃喃道，英俊的脸庞因为情绪高涨而绷得紧紧的。他吻着她，她热烈的回应又让他欢欣鼓舞。她

这么美丽……迷人……她的唇像一朵花苞一样为他而开放。他曾梦想着这样一天，她会告诉自己，她又爱上了他。他无法完全表达出他的爱。不在今晚，也不是明晚。他们爱情的一部分是表现在精神上的。不到一个月，他们就要在马康巴举行婚礼。他们的新婚之夜将会成为永远难忘的一夜……

“马什！”罗丝琳喘息道，几乎要被激起的爱火吞噬掉。

“这还只是演习，”他把双手放在她脸颊的两侧，拇指抚摸着她下巴可爱的曲线。“还记得我们俩的秘密地方吗？”他低语道。

罗丝琳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往日。“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那个地方。那里沙漠的夜空，总是繁星闪烁；紫色的夜幕里，白桉树干会闪闪发光；芸香灌木发出阵阵芳香，一小团一小团可爱的紫红色雾气会绕着礁湖慢慢连成一片。我们脚下的沙子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不时有风儿呼呼吹过树林。过去多少次让我魂牵梦绕的那块神奇地方，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们属于那里，可惜后来我们分开了。”

“我们已经重新拾回了我们的梦，罗丝，”马什深情款款地说，“我们也一样可以重新回到那块美丽无比的秘密地方。我们可以在新婚之夜回到那儿。悄悄溜走应该不费什么事。”

她一时说不出话来，担心自己会哭出来。“那太好了！”

“那么，约定啦？”



“我答应！”她那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

马什低下头，吸吮着她的唇，开始时缓缓的，渐渐地就涌起了一层层的渴望。

这一切正好被匆匆走进房的佳斯汀看见。她刚刚处理完小玛西的事情，这个小姑娘还在为晚上的事懊恼呢。然后又去招呼姬姆和克雷格，他们俩没说几句话，就匆匆告别了。佳斯汀如释重负，几乎哭出声来。让姬姆来参加晚会，她觉得自己真是个十足的笨蛋。

“亲爱的，亲爱的！”她叫道，叫第四声时，来到他们面前。“这一切都有足够的时间，几十年都有！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你们俩在哪儿。”

“只是想安安静静地一起待一会儿，佳斯汀。”马什有气无力地说着，抬起英俊的脸。

“这场面确实也非常感人！”她从容地笑道，“但是我们必须回去招待客人。马什，你和乐队谈谈好吗？他们似乎不大听伊恩的话，音量大得都没了感觉。罗丝，你也要补补唇膏，好像已经被马什吻掉了。老实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高兴了。今晚太棒了，但你们不知道，我多期待着婚礼那天。”

马什蓝色的眼神掠过姐姐的满头褐发，与罗丝琳的目光相遇。“我们又何尝不是呢。”他说道。